

風月傳

新式標點 風月傳目錄

- 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伴苦.....一
-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.....九
- 第三回 水小姐俏膽移花.....十八
- 第四回 過公子癡心捉月.....二四六
- 第五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福.....五五
- 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報恩.....四三
- 第七回 五夜無欺敢留髡以飲.....五二
- 第八回 一言有觸不俟駕而行.....六〇
- 第九回 虛捏鬼哄佳人正月佳人噴飯.....六九
- 第十回 假認真參按院反令按院吃驚.....七八
- 第十一回 熱心腸放下千里難赴.....八七

- 第十二回 冷眼孔翻得轉一席成仇……………九六
- 第十三回 出惡言拒聘實增奸惡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第十四回 捨死命救人爲識英雄……………一一四
-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嚀焉敢過辭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-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斷纏實難領教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- 第十七回 察出隱情方表人情真義俠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- 第十八回 驗明完璧始成名教結好逑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
新式
標點
風月傳

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伴苦

詩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，萬千年來萬千年，前人過去後人續，幾個男兒是聖賢。

寤寐相求反側思，有情誰不愛蛾眉，但須不作鑽窺想，便是人間好唱隨。

話說前朝北直隸大名府有一個秀才，姓鐵，雙名中玉，表字挺生，生得風姿俊秀，就像一個美人，因此里中起個渾名，叫做鐵美人。若論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該溫存，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，性子就似生鐵一般，十分執拗，又有幾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，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，倘或交接富貴朋友，滿面上霜也刮得下來，一味冷淡，却也作怪，若是遇着貧交知己，養酒論文，便終日歡然，不知厭倦，更有一段好處，若緩急求他，便不論賢愚貴賤，慨然周濟，若是諛言諂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當作不曾聽見，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。父親叫做鐵英，是個進士出身，爲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諫之名，母親石氏，隨父在任，因鐵公子爲人落落寡合，見事又敢作敢爲，恐怕招惹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姿既高，學問又出人頭地，因此看他人不在眼上，每日只是閉戶讀書，空讀書有興，便獨酌陶情，雖不叫個沉酣麴蘖，却也朝夕少他不得，再有興來，便是尋花問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歲時，父母便要與他結親，他因而說道：「孩兒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可也。夫婦乃五倫之一，一偕伉儷，便是白頭相守，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強周全，則傷性去之，擲之又傷儉，安可輕議。」萬望二大人少寬其期，以圖選擇。」父母見他說得有理，便因循下來，故

年二十尚未有配，也不在心上。一日在家飲酒讀書，忽讀到比干諫而死，因想道：「爲臣盡忠，雖是正道，然也要存些權術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見才幹。若一味耿直，不知諱忌，不但事不能濟，每每觸主之怒，成君之過，至於殺身，雖忠何益？」又飲了數杯，因又想道：「我父親官居言路，賦性骨鯁，不知機變，多分要受此累。」一時憂上心來，恨不得插翅飛到父親面前，苦勸一番，遂無情緒，徬徨了一夜。到次日天纔微明，就起來分付一個託得的老人家，管了家事，又叫收拾了行李，備了馬匹，只叫一個貼身伏侍的童子，叫名小舟，跟隨進京，去定省父母，正是

死君自是忠臣志，憂父方成孝子心，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來還是五倫深。

鐵公子忙步進京，走了兩日，心焦起來，貪着行路，不覺錯過宿頭，天色漸晚，沒個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帶路，轉入一個鄉村來借住。到了村中來，看見這村中雖有許多人家，散散的住開，不甚相連。此時鐵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揀擇大戶人家，只就近在村口一家門前，便下了馬，叫小舟牽着，自走進去，叫一聲有人麼？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婆子來，看見鐵公子秀才打扮，忙問道：「相公莫非是京中出來，去看韋相公不認得他家，要問我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不是看甚麼韋相公，我是要進京，貪走路，錯過了宿頭，要借住的。」老婆子道：「若是要借住，不打緊，但是窮人家沒好床鋪供給，莫要見怪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都不消，只要過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謝。」遂叫小舟將行李取了進來。那老婆子叫他將馬牽到後面菜園破屋裏去餵，又請鐵公子到傍邊一間草屋裏去坐，又一面燒了一壺茶出來，請鐵公子吃。鐵公子吃着茶，因問曰：「你方才猜我是京裏出來，看韋相公的，這韋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人來看他？」老婆子道：「相公你不知道，我這地方不叫個韋村，只因昔年出了一個韋尙書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人家，十停到有六七停姓韋，故此叫做韋村。不期興衰不一，過

了數十年，這人也不值人家窮了，窮人了也少了，就有幾家，不是種田，就是挑擔，從沒個讀書之子。不料近日風水又轉了，忽生一個章相公來，纔十六七歲，就考中了一個秀才。京中又遇了一個同學的秀才，人家愛他年紀小，有才學，又許了一個親事，只因他家一貧徹骨，到今三四年，尚不會娶得。數日前忽有一個豪富大官府，看見他妻子生得美貌，定要娶他，他父母不肯，那官府惱了，因倚着官勢，用強叫許多人將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來報知章相公，章相公慌了，急急進京去訪問，不期訪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沒有蹤跡，連他丈父母也沒個影兒，欲要告狀，又沒個指實見證，况他對頭又是個大官府，如何理論得他過。今日氣苦不過，走回來對他母親大哭了一場，竟去長溪裏投水，他母親急了，四下央人去趕，連我家老官兒也央去了。故此相公方才來，我只道他的好朋友，知他着惱來看他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聽得門外哄嚷之聲，二人忙走出來看，只見許多鄉人，圍護着一個青衣少年，掩着面哭了過去。老婆子見他老官兒也同走着，因叫說道：「家裏有客，你回來吧。」內中一個老兒聽見，忙走回來道：「我家有甚客？」忽抬頭看見鐵公子，因問道：「莫非就是這位相公？」老婆子道：「正是，因走錯了路徑，與借宿。」老官兒道：「相公既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飯，望站在這裏看些甚麼？」老婆子道：「不是我來看，也是這相公問起章相公的事來，故此同看。我且問你，章相公的妻子，既是青天白日抬了去，難道就沒有有人看見，爲何章相公訪來訪去，竟不見些影兒？」老官兒道：「怎的沒影響，怎的沒人看見，只是他的對面利害，誰敢多嘴，管這閑事，去招災攬禍？」老婆子道：「果是不敢說。」老兒道：「莫道不敢說，就是說明了，這樣所在，也救不出來。」婆子道：「若是這等說，章相公這一條性命，活不成了，可憐可憐！」說罷，就進去收拾夜飯。鐵公子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們鄉下人，怎這樣胆小沒義氣，只怕還是沒人知道消息，說這寬皮話兒。」老兒道：「怎的沒人知道下落消息，莫說別人，就是我也知道。」

鐵公子道：「你知道在那裏？」老兒道：「相公是遠方過路人，料不管這閑事，就說也不妨。相公你道他將這女子藏在那裏？」鐵公子道：「無非是公侯的深閨秘院。」老兒道：「若是公侯深閨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還容易緝訪。說起來這個對頭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馬功勞，朝廷特賜他一所養閒堂，叫他安享，閒人不許擅入。前日我姪兒在城中賣草，親眼看見他將這女子藏了進去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既有人看見，何不報知章相公，叫他去尋？」老兒道：「報他沒用，就是章相公知道，奈何他不得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養閒堂在何處，你可認得？」老兒道：「養閒堂在齊化門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認得的，可是誰敢進去？」說完，老婆子已收拾夜飯，請他吃了。次早鐵公子叫小舟，稱了五錢銀子，謝別主人，然後牽馬出門。老兒又叮囑道：「相公昨晚說的話，到京中切不可吹風，恐惹出禍來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關我甚事，我不露風，老丈只管放心。」說罷，遂出大路而行，正是

奸狡休誇用智深，誰知敗露出無心。勸君不必遮人目，上有蒼蒼目鑒臨。

鐵公子上馬，望大路而走，不到二三里，只見昨晚看見的那個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，一步一步，頓足大哭一聲道：「蒼天蒼天，何令我受害至此！」鐵公子看明了，忙將繯繩一提，趕到前面，跳下馬來，將他肩頭一拍道：「章兄不必過傷，這事易處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歸趙。」那少年猛然抬頭，看見鐵公子是個貴介行藏，却又不認得，心下驚疑，說道：「兄長自是貴人，小弟貧賤，素不識荆，今又正在患難之中，怎知賤姓，過蒙寬慰，自是雲天高誼，但小弟冤苦已難申訴，縱有荊棘，使腸嵬崑妙手，恐亦救援小弟不得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蜂蟻小難，若不能爲兄排解，則是古有豪傑，今無英雄矣，豈不令郭解齒冷？」那少年聽了，愈加驚訝道：「兄長乃大教高賢，小弟在困頓中，神情香憤，一時失敬，且請問貴姓尊表，以誌不朽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弟賤名，仁兄且

不必問，到是仁兄的尊字，與今日將欲何往，到要講教了，我自有的說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小弟韋佩，賤名桑敷，令不
幸遭此強暴劫奪之禍，欲要尋個自盡，又奈寡母在堂，欲待隱忍了，又正當此聖明之朝，况在輦轂之下，豈容
純穉奸候，強占人家受聘妻女，以敗壞朝廷綱常，論情理心有不甘。昨晚躊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張揭帖，今欲
進京，拚這一條窮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門去告他，雖知貴賤相懸，貧富不敵，然事到頭來，也說不得
了。」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張揭帖，遞與鐵公子道：「長兄請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」鐵公子接了揭帖，細
細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一個秀才，叫做韓愿，搶他妻子的是大夫候。因說道：「此揭帖做得盡善，然事關
助爵，必須進呈御覽，方有用處。若只遞在各衙門，他們官官相護，誰肯出頭作惡。吾兄自遞，未免空費氣力，終
是無用。若付與小弟帶去，或別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」韋佩聽了，即忙深深一揖道：「長兄垂憐，不啻枯木逢春，
但長兄任勞，小弟安坐，恐無此理，莫若追隨長兄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招
搖耳目，使人防閑，兄請回，不出十日，當有佳音相報。」韋佩道：「長兄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，但恐小弟命薄，徒
費盛意。」說到傷心，不覺墮下淚來。鐵公子道：「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事何不可為，莫只管做些兒女態，令英
雄短氣。」韋佩聽了，忙歡喜致謝道：「受教多矣。」鐵公子說罷，將揭帖藏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馬帶着小
舟，匆匆去了。韋佩立在道旁相送，心下又驚又疑，又喜又感，就像做了春夢一般，不敢認真，又不敢猜假，恍惚
之間，望不見鐵公子的馬，方才回去。正是

心到亂時無是處，情到苦際只思悲。漫言哭泣爲兒女，豪傑傷心也淚垂。

原來只章村到京，只有四十五里，鐵公子一路趕行，日纔過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打算將這揭帖與父親
相商量，要他先勸了疏奏明，然後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門前，靜悄悄一個衙役也不見，心下暗着驚道：「

這是爲何？一慌忙下馬到堂上，也不見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忽走入內宅，見內宅門是關的，忙叫幾聲，內裏家人聽見，認得聲音，忙取鎖匙開了門，迎着叫：「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爺前日上本，傷觸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獄去了，幾乎急殺。大相公來得好，快到內房去商量。」鐵公子聽了大驚道：「老爺上的是甚麼本，就至於下獄？」一頭問，一頭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內房。母親石夫人看見，忙扯着衫袖大哭道：「我兒來得正好，你父親今日也說要做個忠臣，明日也說要做個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却弄出一場大禍來了，不知是生是死。」鐵公子先已着急，又見母親哭做一團，只得跪下，勉強安慰道：「母親不必着急，任是大大事情，也少不得有個商量。母親且說父親上的是甚麼本爲甚言語觸犯了朝廷？」石夫人方纔扶起鐵公子，叫他坐下，因細細說道：「數日前你父親朝罷回家，半路上撞見兩個老夫妻，打得蓬頭赤脚，衣裳粉碎，攔着馬頭呼屈。你父親問他是甚人，有何屈事，他說是生員叫個韓愿，因他有個女兒，已經許字與人，尚未會娶去，忽被大夫侯就訪知，有幾分顏色，劈頭叫人來說，要討他作妾。這生員說已經受聘，抵死不從，又挺觸了仙幾句，那大夫侯就動了惡心，使出官勢，叫了許多豺狼，不由分說，竟打入他家，將女兒搶去。這韓愿情急，追趕攔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狽不堪。你父親聽了，一時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書，參劾這大夫侯。你父親若有細心，既要上本，就該將韓愿夫妻拘禁，做個證據，叫他無辭使好。你父親在忿怒中，竟不提防，及聖旨下去，着刑部審問，這賊候奸惡異常，有財有勢，竟將韓愿夫妻捉了去，并這女子藏得無影無蹤，到刑部審問時，沒有對頭。大夫侯轉辦一本，參你父親毀謗功臣，欺誑君上，刑部官受他的囑托，也上本參論，聖上惱了，竟將你父親拿下獄去，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門官，欲代上疏辨救，苦無原告，沒處下手，這事怎了，只怕將來有不測之禍。」鐵公子聽完了，方定了心，喜說道：「母親請寬懷，孩兒只道父親論了宮闈秘密之事，便難分辨，韓愿這件事，不過是民間

搶奪，貴豪窩藏，有司的小事，有甚難處。」石夫人道：「我兒莫要看輕，事雖小，但沒處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若是父親造捏假名，果屬烏有，故入大罪，便是欺君。若韓愿係生員，并他妻女明明有人搶劫，萬姓共見，台宦居言路，目擊入告，正其盡職，怎麼叫個欺君？」石夫人道：「我兒說都是太平話，難道你父親不會說，只是一時間沒處拿這兩個個人，便塞住了口，做聲不得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怎拿不着？就是盜賊奸細，改頭換面，逃出天涯海角，也要拿來。況這韓愿三人，皆含屈負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遠去不得的，不過窩藏葦穀之下，捉他何難。況此三小孩兒，已知蹤跡，包管到手擒來，母親但請放心。」石夫人道：「這話果是真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母親面前，怎敢說謊？」石夫人方歡喜道：「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可吃了飯，快到獄中通知父親，免他愁煩。」一面叫僕婦收拾午飯，與鐵公子吃了，又替他換了青衣小帽，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獄中去。公子又走到書房，寫了一道本，又叫母親取出御史的關係，又將韋佩的揭帖，包在一處袖了，方帶着家人，到刑部獄中，來看父親。正是：

任事不宜憑胆大，臨機全靠有深心；若將血氣雄爲勇，豪傑千秋成嗣音。

鐵公子到了獄中，獄官知是鐵御史的少爺，慌忙接見，就引入小軒子裏來道：「尊公老爺在內，可進去相見，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。」鐵公子謝了一聲，就走入軒內，只見父親沒有拘繫，端然危坐，便忙進前拜了四拜道：「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疏，負罪不淺。」鐵御史突然看見，忙站起來，驚問道：「這是我爲臣報國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學業，却到這裏來做怎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大人爲臣既思報國，孩兒聞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來？」鐵御史聽了，沉吟道：「來因汝之孝思，但國家事固多端，我爲諫官，盡言是我的職分，聽與不聽，死生在於朝廷，你來也無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諫臣言事，固其職分，可言則言，不可言則不言，以期于事之有濟，若不管事之

齊否，只以敢言爲盡心以塞責，則不諳大體，與不知變通之人，捕風捉影，嘵嘵於君父之前，以博高名，豈朝廷
 設立言官之本意耶？鐵御史道：「諫臣言事，指望事成，誰知奸人詭計百出，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韓愿
 夫妻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聖旨着刑部拿人，而韓愿夫妻已爲奸候藏過，並無蹤影，轉坐罪於我，我本心
 豈捕風捉影，欺誑君父，其變出意外，誰能預知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事雖不能預知，然凡事不可不預防，前之失既
 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禍已臨身，急急料理，猶恐奸候復生他變，大人奈何安坐圍圍靜聽奸人誣害？」鐵御史
 道：「我被害坐圍圍，也是出於無奈，若說急急料理，原告已被藏匿，無蹤無影，不知料理何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
 怎無蹤影，但刑部黨護奸候，自不能捕，父親宜急請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」鐵御史道：「請旨何難？但恐請了旨，
 無處捕人，豈不又添一罪？」鐵公子道：「韓愿妻女三人蹤跡，孩兒訪的在此，但干係禁地，必須請旨去拿，有
 個把柄，方可下手。」鐵御史道：「我也曾託相好同官，着精細人役，四路緝訪，並無一點風聲，你才到京，忽能
 訪得的確，莫非少年孟浪之談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此事關係身家性命，孩兒怎敢孟浪？」因看四下無人，遂悄悄
 的將韋佩并老兒傳言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又取出韋佩的揭帖，與鐵御史看了，方歡喜道：「有此一揭帖，韓
 愿妻女三人縱捉獲不着，也可消我妄言之罪，但所說窩藏之處，我尙有疑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此係禁地，定藏於
 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」鐵御史道：「我只慮奸候事急，將三人謀死，以絕迹疑。」公子道：「大夫候雖奸惡，不過
 酒色之徒，恃着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殺人之心，况貪女子顏色，念念不捨，既有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黨護，又見大
 人下獄，事不緊急，何至殺人？大人請放心勿疑。」鐵御史道：「我想我兒所論，殊覺有理，事到頭來，也說不得
 了，只得依你，待我親寫一本汝回去，快取關防來用，以便奏上。」那公子道：「不須大人費心，本章孩兒已寫
 在此，關防已帶在此，只消大人看過，若不改就可上了。」因取出遞與鐵御史，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着：

河南道監察御史現繁，獄罪臣鐵英，謹爲忠孤莫辨，懇降勅自捕，以明心跡事。竊聞耳目下求，人主之盛德，芻蕘上獻，臣子之盡心，故言官言事，尙許風聞，未有據實入陳，反加罪戾者也。臣前劾大夫侯沙利，白晝搶擄生員韓愿，已聘之女爲妾，實名教所不容，禮法所必誅。繳旨敕刑部審問，意謂名教必正，禮法必申矣。不料奸候如鬼如蜮，暗藏原告以瞞天，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，明縱犯人爲惡，反坐罪臣鐵英。臣素絲自信，料難宛轉，竊臣赤胆天知，只得哀求聖主，伏望洪恩，憐臣樸直遭誣，乞降一敕，敕臣自捕，若朝奉敕而夕無人，則臣萬死無辭矣。若獲其人，則是非曲直，必明白辨矣。倘蒙天恩，准須秘密其事，庶免奸候又移巢穴，再敢不論禁地，則臣得以展布腹心，臨表不勝激切待命之至。外章佩揭帖一紙，開呈御覽，以明實據。

鐵御史看完大喜道：「此表愷切詳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」一面封好，一面就請獄官煩他代上，獄官不敢推辭，只得領命，到通政司上達去。只因這本一上，有分教，打碎玉籠，頓開金鎖。鐵御史上有此本，不知上意如何，且看上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還

詩曰：治世咸誇禮法先，誰知禮法有時愆。李膺破柱方稱智，張儉投門不算賢。
木附草依須着鬼，鷹拿雀捉豈非神。始知爲國經常外，禦變觀通別有權。

話說鐵御史依了鐵公子上疏請旨自捕，在獄中候不到兩日，早頒下一道密旨，到獄中來，鐵御史接着，暗暗開看，見是准了他的本，命他自捕，滿心歡喜，因排起香案來，謝過了聖旨，仍舊將聖旨封好，不許人見。因自

想道：「聖旨雖准，只愁提不出人來，却將奈何？」即與鐵公子商量，要出獄往捕。鐵公子道：「且慢！大人一出獄招搖，妄自驚動了大夫侯，使他提防，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時，待孩兒悄悄出去，打開了養開堂，捉了韓愿夫妻，報知大人，然後大人飛馬來宣旨拿人，方爲萬全之策。」鐵御史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因將密旨藏好，又囑獄官勿言。暗暗吩咐鐵公子道：「此行必要小心。」鐵公子領命，即悄悄走回私衙，與母親說知，又叫母親取出小時用的銅鎚來，原來鐵公子十一二歲時，卽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自將熟銅打就一柄銅鎚，重二十餘斤，時時舞弄。鐵御史進京做官，恐他在家要鑿，惹出事來，故此石夫人收了他的，帶到京中，公子不敢有違親命，只得罷了。今日石夫人忽聽見討取，因驚問道：「前日你父親一向不須你用，爲何今日又要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此去深入虎穴，帶去防身。」石夫人見說得有理，便不拘他，因叫人取了出來，付與他，因囑咐道：「只可防防身，不可惹事。」鐵公子應諾。又叫人暗暗傳呼了一二十個能事的人役，遠遠跟隨，以備使喚。又叫人取酒來飲，飲到半酣，却換了一身武服，暗帶銅鎚，裝束得天神相似，外面仍照儒衣，騎了一匹馬，只叫一人跟隨，竟暗暗出齊北門來，並不使一人知覺，出了城門，放開轡頭，霎時間就望見了一所大宅院，橫於道左，十分富麗。鐵公子心知是了，遂遠遠下了馬，叫小舟牽着，自却慢慢踱到面前，細細一看，只見兩旁是兩座牌坊，那牌坊上寫有四字，一邊是功高北關，一邊是威鎮南天，牌坊中間，却是三個虎座門樓，上面直立着一扁扁上寫的是欽賜養閒四個大金字，門樓下三座門，俱緊緊閉着。鐵公子看了一回，看沒有人出入，心下想道：「此正門不開，側首定有傍門出入。」因沿着一帶高牆，轉過一條橫路，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門，橫兩扇朱門，却也閉着，上却鎖了一把大鎖，又十字交貼着兩張封皮。那鐵公子細細一看，封皮雖在上面，却是常時開的，門雖閉着，却露條亮縫，內裏不會上拴。門傍粉壁上有貼着一張告示，寫着：「大夫侯示：此係朝廷欽賜禁地，官民人等，不得至

此窺探取罪，特示。一門樓兩傍，有兩間門房，許多家人在內看守。鐵公子看在眼裏，也不去驚動他，急回身走到小舟牽馬的所在，將儒衣服脫去，露出一身武裝，手提銅鎚，翻身上馬，因吩咐小舟道：『你可招呼衆捕役，即便回來，緊緊伺候，倘捉了人，可卽飛馬報知老爺，請他快來。』小舟應了，然後一轡頭跑到門樓前，跳下馬來，手執銅鎚，大聲叫道：『奉旨要見大夫侯，快去通報。』門房一時摸不着頭腦，慌張張啓應道：『老爺在府中，不在此處。』鐵公子大喝一聲道：『胡說！府中人明明俱說在此，你這班該死的奴才，怎敢隱瞞，違背聖旨，都要拿去砍頭。』嚇得衆家人面面相覷，倉卒中答應不來。鐵公子又大聲叫道：『還不快快開門，只管挨死。』內中一個老家，人見嚷得慌，只得大着胆說道：『公侯人家，老爺不在此，誰敢開門？就是開了門，此係朝廷欽賜禁地，老爺也不敢進去。』鐵公子聽了，大怒道：『奉聖旨拿人，怎麼不敢進去？你不開，等我自開。』因走近前，舉起銅鎚，照着大鎖上只一鎚，豁喇一聲響，早已將大鎖並銅環打在地下，那兩扇門便豁喇刺自開下。鐵公子見門開，大踏步竟往內走，衆家人看見鐵公子勢頭勇猛，誰敢攔住，只亂嚷道：『不好了！』都跑進去報信。原來大夫侯因一時高興，將韓愿女兒搶了來家，也只道窮秀才無處伸怨，不期撞見鐵御史作對頭，上疏參論，又不料聖旨准了，着刑部審問，一時急了，沒擺佈，只得將韓愿夫妻一并搶來，藏在養開堂內，以絕其迹。却上疏胡賴，初時還怕有人知覺，要移地方，後見刑部用情不肯力追，反將鐵英下了獄，便十分安心，不復他慮。只恐怕韓氏女子尋死覓活，性烈難犯，韓愿夫妻反論長論短，不肯順從，每日備酒醴相求，韓愿一味執拗。這日急了，正坐在養開堂，叫人將韓愿洗剃了捆起，用刑拷打，要他依允。因說道：『你雖是箇秀才，今既被我捉了來，要你死，只當死一雞一狗，那裏去伸冤。』韓愿道：『士雖可殺，只怕天理難欺，王法不漏，那時悔之晚矣，老大人還須三思。』大夫侯道：『你既要我三思，你何不自思，你一窮秀才，女兒與我公侯爲妾，也不爲玷』

辱了你，你若順從了，明日錦衣玉食，受用不盡，豈不勝似的你淡飯黃齋。」韓愿道：「生雖貧士，野語。」甯爲雞口，勿爲牛後。」豈有聖門弟子，貪執袴之膏梁，而亂朝廷之名教者乎？」大夫侯聽了，勃然大怒，正吩咐家人，着實加刑，忽管門的四五個，一齊亂跑進來，亂嚷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！外面一個少年武將，手執銅鎚，口稱奉旨拿人，小的們不敢放他進來，他竟一鎚將門鎖打落，闖了進來，不知是甚麼人，如今將到堂了。」老爺急須準備。」大夫侯聽見，驚得呆了，正東西顧盼，打算走入後廳，鐵公子早大踏步走到堂前，看見大夫侯立在上廳，因拱手道：「賢侯請了，奉旨有事商量，爲何抗旨不容相見？」大夫侯見躲不及，只得下堂迎着道：「既有聖旨，何不先使人通知，以便排香案迎接，怎來得這等鹵莽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聖旨祕密緊急，豈容漏洩遲緩。」因迎上一步，右手持鎚，左手將大夫侯一把緊緊捉住道：「請問賢侯，此乃朝廷欽賜養閒禁地，又不是有司衙門，這階下洗剝受刑的却是甚人？」大夫侯藏匿韓愿，先着了忙，及聽來人口稱聖旨，愈加驚得呆了，要脫身走，又被來人捉住，只得硬着胆答應道：「此乃自治家人，何關朝廷禮法，既有旨議事。」因叫家人帶過鐵公子攔住，正要再問，韓愿正在階下叫喊道：「生員韓愿，不是家人，被陷於此，求將軍救命。」鐵公子聽識是韓愿，心先安了，佯驚問道：「你既是生員，韓愿，朝廷着刑部四處拿你，爲何却躲在這裏，背旨藏匿，罪不容於死矣。」此時小舟已趕到，鐵公子將嘴一努，小舟會意，忙跑出門外，一面招集衆衙役擁入，一面卽飛馬去報鐵御史，鐵公子見衆衙役已到，因提着銅鎚，指着韓愿道：「此是朝廷欽犯，可好帶起。」因問韓愿道：「你既稱含冤負屈，就該挺身到刑部去對理，爲何却躲在此地私自認親？」韓愿聽了，大哭道：「生員自小女被惡侯搶劫，叩天無路，逢人哭訴，尙恐不聽，既刑部拘審，安肯躲避，無奈貧儒柔弱，孤立無援，忽被豪奴數十人，如虎驅羊，竟將生員夫妻捉到此處，沉埋海底，自遭筮楚，勒逼成親，已死在旦夕，何幸得遇將軍，從天而下，救

攔殘生，重見天日，此係身遭坑陷，誰與他結親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你的妻女亦在此了。」韓憲道：「正是亦在此處，老妻屈氏，現拘禁在後廳廂房中，小女湘絃，聞藏祕在內閣樓上，朝夕尋死，如今不知是人是鬼。」鐵公子聽了大怒，因指揮衆捕役，押韓憲入內拿人。大夫侯見事已敗露，又自料不能脫身，又見衆捕役往內要走，萬分着急，只得拚着性命，指着鐵公子說道：「這裏乃是朝廷欽賜的第宅，我又參爲公侯，就有甚麼不法不公的事，也要請旨定奪。你是甚麼人，怎敢手執銅鎚，擅自打落門鎖，闖入禁堂，凌辱公侯，自己的罪名還當不起，還要管他人的閒事。」因反過手來，也要將鐵公子扭住，却又不能，因叫家人道：「快與我拿下。」此時衆家人聞知主人被捉，都紛紛趕來救護，躡了一堂，只因見鐵公子手執銅鎚，捉住主人，十分勇猛，不敢上前，今見主人吩咐拿人，有幾個大胆的就走上前來拿鐵公子。鐵公子大怒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你拿那個？」因換一換手，將大夫侯攔腰一把提起，照衆家人只一掃，手勢來得重，衆家人有掃的都跌倒的。大夫侯年已五十之人，身子又被酒色淘虛，况從來嬌養，那裏經得這一提一掃，及至放了，已頭暈眼花，喘個一團，只叫莫動手莫動手，原來大夫侯有一班相厚侯伯，有人報知此信，都趕了來探問，及見鐵公子扯住大夫侯，狼狽狼狽，因上前勸解道：「老先生請息怒，有事還求商量，莫要動粗，傷了助爵的體面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他乃欺君的賊子，名教的罪人，死有餘辜，甚麼助爵甚麼體面？」衆侯伯道：「沙老先生就有甚麼薑薑不飭處，也須名正其罪，朝廷從無此拳足相加之法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諸公論經亦當達權，虎穴除凶，又當別論。」衆侯伯道：「老先生英雄作用，固不可測，且請問今日之舉，還是大俠報仇，還是代削不平，必有所爲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俱非也，但奉聖上密旨拿人耳。」衆侯伯道：「既奉密旨，何不請出來宣讀，免人疑惑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要宣讀也不難，可排下香案。」衆侯伯就吩咐打點大夫侯喘定了，又見衆侯伯人多胆壯，因又說道：「列位老先生，勿聽他

胡講，他又不是有司捕役，又不是朝廷捕役，如何得奉聖旨？他不遇是韓恩私黨，假稱聖旨，虛裝虎勢，要騙人去。但看他來便來了，若無聖旨，擅闖聖地，毆打助位，其罪不小，切不可放他，今仗諸公助我一臂。」又吩咐家人快報府縣說強人白晝劫殺，若不救證，明日罪有所歸。衆侯伯見大夫侯如此說，也就信了。因對着鐵公子道：「大凡恃強劫奪，多在鄉僻之地，昏黑之時，便可僥倖。他乃公侯之家，又在輦轂之下，況當白晝之時，如何僥倖得來？兄此來也，覺太強橫了。若果有聖旨，不妨開讀，倘係詭詞，定獲重罪。莫若說出真情，報出真名，快快俛首階前，待我等與你消釋，或者還可苟全性命。若恃強恫嚇，希圖逃走，只怕你身入重地，插翅也難飛去。」鐵公子笑道：「我要去亦何難，但此時尙早，且待宣了聖旨，拿了人犯再去也不遲。」衆侯伯道：「既有聖旨，何不早宣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但我隻身，他羽黨如此之衆，倘宣了旨意，他恃強作變，豈不費力？他既報府縣，且待府縣來時宣讀，便無意外之虞矣。」衆侯伯道：「這到說得有理。」一面又着家人去催府縣，不一時，大興知縣早來了，看見這般光景，也決斷不出，又不多時，順天府推官也來了，衆侯伯訴說其事。推官道：「真假一時也難辨，只看有聖旨沒聖旨，便可立決矣。」因吩咐排香案。不一時，堂中焚香點燭，推官因對着鐵公子道：「老兄既奉旨拿人，宜對衆宣讀，以便就縛。若只這般扭結，殊非法紀。」鐵公子正要對答，左右來報，鐵御史老爺門前下馬了，大夫侯突然聽見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他繫在獄中，幾時出來的？」說還未完，只見鐵御史兩手捧着一個黃包袱，昂昂然走上堂來，却好香案端正，就在香案上將黃包袱展開，取出聖旨，執在手中。鐵公子看見，忙將大夫侯提到香案前跪下，又叫衆捕役將韓恩帶在階下俯伏，對衆說道：「犯侯沙利抗旨不出，請宣過聖旨，入內搜捉。」鐵御史看見衆侯伯並推官知縣都在這裏，因看着推官說道：「賢節推來，得正好，請上堂來。聖主有一道嚴旨，頒爲一宣。」推官不敢推辭，忙走到堂上，接了鐵御史，隨走到香案前，與大夫侯一同跪

下，推官因明宣聖旨道：

據御史鐵英所奏，大夫侯沙利，搶劫被害韓愿，并韓愿妻女，既係實有其事，刑臣何緝獲不到，即着鐵英自捉，不論禁地，聽其搜緝。如若捉獲，着刑部嚴訊同奏。限三日無獲，即係欺君，按律論罪。欽此。

當下宣畢了聖旨，鐵御史謝過恩，忙立起身，欲與衆侯伯相見，又誰知衆侯伯聽宣讀聖旨，知大夫侯事已敗露，竟一個個走乾淨，許多家人，都漸漸躲了，惟推官知縣參見。大夫侯到了此田地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起身，向鐵御史深深作揖道：「學生有罪，萬望老先生周旋。」鐵御史道：「我學生原不深求，只要辨明不是欺君之罪便了。如今韓愿既係在此，又供出他妻女在內，料難再匿，莫若招出來，免得待搜。」大夫侯道：「韓愿係自來，妻女實不在內。」鐵御史道：「老先生既說不在此，我學生怎敢執言在此。鐵英奉旨一搜，便見明白。」就吩咐鐵公子帶衆捕役押韓愿入內去搜。大夫侯要攔阻，那裏攔阻得住。原來此廳雖是宅房，並無家眷在內，衆人走到內廳，早聞得隱隱哭聲。韓愿因大叫道：「我兒不消哭了，如今已有聖旨拿人，得見明白了，快快出來。」只聽傍邊廂房內韓愿的妻子屈氏聽見了，早接應道：「我在此，快先來救我。」衆人趕到門前，門都是鎖的，鐵公子又是一錠，將門打開，屈氏方蓬着頭走出來，竟往裏走，口裏哭道：「只怕我兒威逼死了。」韓愿道：「不會死，方纔哭哩。」屈氏趕急奔得樓上，只見女兒聽得父親在外吆喝，急要下樓出來，却被三四個丫環僕婦攔生不放。屈氏忙叫道：「奉聖旨拿人，誰敢攔住。」丫環僕婦，方纔放鬆。屈氏看見房中錦綉珠玉堆滿，都推開一邊，單拿了一個素包頭，替女兒包在頭上，遮了散髮，扶了下來。恰好韓愿接着，同鐵公子并衆捕役一同領了出來，到了堂前，就教妻女跪在鐵御史面前拜謝不已。道：「生員并妻女三條性命，皆賴大宗師老爺保全，真是萬代陰功。」鐵御史道：「你不消謝我，這是朝廷的聖恩，然事在刑部助臣，本院尙不知如

何。因對着大興知縣道：「他們三人，係特旨欽犯，雖有捕役解送，但恐猶有疏虞，煩賢大尹押到刑部，交付明白，庶無他變。」知縣領命，隨領衆捕役將韓愿夫妻三人帶去。鐵御史然後指着大夫侯向推官說道：「沙老先生乃助爵貴臣，不敢輕繫，敢煩賢節推相倍，送至法司，本院原係繹臣，自當還獄待罪。」說罷，即起身帶着鐵公子，出門上馬而去。正是：

取探虎穴英雄勇，巧識狐蹤智士謀，迎得蚌珠還合浦，千秋又一許虞侯。

鐵御史去後，大夫侯款待推官，急託權貴親友，私行賄賂，到刑部與內閣去打點，希圖脫罪不題。却說鐵御史歸到獄中，即將大夫侯在養開堂搜出韓愿妻女，押送法司審究之事，細細寫了一本，登時奏上。到次早批下旨來道：

鐵英既於養開堂禁地，搜出韓愿并其妻女，則不獨心迹無欺，且參劾有實，着出獄暫供原職，候刑部審究定案，再加陞賞。欽此！

鐵御史得旨，方謝恩出獄，回到私衙，鐵公子迎着，夫妻父子，歡然不題。却說刑部雖受了大夫侯的囑託，却因本院提人不出，涉於用情，不敢再行庇護，又被韓愿妻女三人咬定搶劫真情，無處出脫，只得據實罪上疏奏聞。但於疏末回護數語道：「但念沙利年逾不惑，麟趾念切，故淑女情深，且劫歸後，但以義求，並未苟犯，倘念功臣之後，或有一綫可原，然恩威出自上裁，非臣下敢所專主，謹具疏奏請定奪，不勝待命之至。」過兩日，聖旨下了，批說道：

大夫侯沙利身享高爵重位，不思修身御下，乃逞豪橫，劫奪生員韓愿已受生員章佩聘定之女爲妾，已非禮法。及爲御史鐵英彈劾，又不悔過首罪，反捏韓愿夫妻藏匿，欽賜禁堂，轉抵鐵英爲妄奏，其欺誑奸

狡，罪莫大焉。據刑部斷疑，本當奪爵賜死，姑念先臣勛烈，不忍加刑，着幽閉養開堂三年，以代流戍；其俸米撥一年給韓愿，以賞搶刼散亡。韓女湘絃，既守貞未經苟合，當着韋佩擇吉成親。韓愿敦守名教，至死不殉，爲儒無愧，着准貢教授，庶不負所學。鐵英據實奏劾，不避權貴，骨鯁可嘉，又能窮奸虎穴，大有氣節。着陞都察院掌堂。刑臣督捕殉情，罰俸三月。欽此。

自聖旨下後，滿京城皆傳鐵公子打入養開堂，取出韓湘絃之事，以爲奇人，以爲大俠，爭欲識其面，拜訪請交者，朝夕不絕。韓愿蒙恩選職，韋佩奉旨成婚，皆鐵公子之力，感之不啻父母，敬之不啻神明。惟鐵御史反以爲憂，對鐵公子道：「天道最忌滿盈，禍福每相倚伏，我前日遭誣下獄，禍已不測，後邀聖恩，反加遷擢，可謂僥倖矣。然奸侯由此幽閉，豈能忘情？况你捉臂把胸，凌辱已甚，自必虎視眈眈，思爲報復。我爲臣子，此身已付朝廷，生死禍福，無可辭矣。你東西南北，得以自由，何必履此危地？况聲名漸高，交結漸廣，皆招惹是非之禍。莫若借遊學之名，遠遠避去，如神龍之見其首不見其尾，使人莫測，此知幾所以爲神也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孩兒懶於應酬，正有此意，但慮大人官居言路，動與人仇，孤立於此，不能放心。」鐵御史道：「我清廉自飭，直道而行，今幸又爲聖天子所嘉，擢此高位，即有小讒，料無大禍，不須在念。汝遠須勤修儒業，以聖賢爲宗，切不可恃肝膽血氣，流入游俠。」鐵公子再拜於地道：「謹受大人家教。」自此又過了兩三日，見來訪者愈多，因收拾行，拜辭父母，帶了小舟，竟回家中而走。正是：

來爲落思親，去疑因避禍，倘問去來緣，老大未說破。

鐵公子到了家中，不期大名府皆知鐵公子打入養開堂，救韓湘絃之事，又見鐵御史陞了都察院，不惟親戚殷勤，連府縣也十分尊仰。鐵公子因想道：「若終日如此，又不若在京中得居父母膝下，還是借遊學之名，

可以遠避。遂叫家人收拾行李資斧，帶小舟一人去遊學。只因這一去有分教，風流義氣冤難解，名教相思害煞人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水小姐俏膽移花

詩曰：柔弱咸知是女兒，女兒才慧有誰知？片言隱禍輕輕解，一轉飛災悄悄移。

妙處不須聲與色，靈時都是竅和機。饒他狡爭先用，及到臨期又悔遲。

話說鐵公子遵父命，避是非，出門遊學。茫茫道野，不知何處好因。想道：山東乃人物之地，禮義之邦，多生異人，莫若往彼一游，或有所遇。主意定了，因叫舟僮了一匹驢，山東而來。正是

讀書須閉戶，訪道不辭遠。遍覽大山川，方能豁心眼。

鐵公子往山東來遊學，且按下不題。却說山東濟南府歷城縣，有一位鄉宦，姓冰名居一，表字天生，歷官兵部侍郎，爲人任氣，敢爲到也赫赫有名。只恨年將望六，夫人亡過，不曾生得子嗣，止遺下一個女兒，名喚冰心。生得雙眉春柳，一貌秋花，柔弱輕盈，就像連羅綺也無力能勝；及至臨事作爲，又更却有才有膽，養過鬚眉男子。這水居一愛之如寶，因在京中做官，就將冰心當做兒子一般，一切家務都付他料理，所以延至一十七歲，尚未嫁人。只恨水居一有個同胞兄弟，叫個水遠，別號浸之，雖也頂着讀書之名，却也一字不識。單單依祖上是大官，自有門第之尊，便日日在不法不公處，覓飲食，誰料生來命窮，詐了些來，到手消了，只如沒有一般。却喜生下三個兒子，皆能繼父之志，也是一字不識；又生了一個女兒，十分醜陋，叫做香姑。與冰心小姐同年，只大得兩個月，因哥哥沒有兒子，官資又厚，便垂涎要想消受，只奈冰心小姐未曾出嫁，一手把持，不能到手，因

此日日挽出媒人親戚來攔攔冰心嫁人，也有說張家豪富的，也有說李家高官的，也有說王家兒郎年少才高，人物俊秀的。誰知冰心小姐胸中有主張，這些浮言一毫不入。水運無法可施，忽有同縣過學士一個兒子要尋親，他便要將姪女冰心嫁他。那過公子也是個色中餓鬼，因說道：「不知他姪女生得如何？」他就細誇說如何嬌美，如何才能過公子終有些疑心，不肯應承。水運急了，就約他暗暗相看。原來水運與居一雖然分居，已久而祖上的屋，却是一宅分爲兩院，內中樓閣連接處，尙有穴隙可窺。水運因引過公子悄悄偷看，因看見冰心小姐美麗非常，便眠思夢想，要取爲妻。幾番央媒來說，冰心小姐全然不睬。過公子情急，只得用厚禮求府尊爲主，初時府尊知冰心小姐是兵部侍郎之女，怎敢妄爲，雖攔不過過公子面皮，也只得去說兩遍，因見小姐不允，也就罷了。不期過了些時，忽聞得水侍郎誤用一員大將，叫個侯孝，失機敗事，朝廷震怒，將水侍郎削了職，遣戍邊庭，立刻去了。又聞報過學士新推入閣，又見過公子再三來求，便掉轉面皮，認起真來，着人請水運吩咐道：「男女婚配，皆當及時，君子好逑，不宜錯過。女子在家從父，固是常經，若時勢難待，又當從權。今姪女年已及笄，既失萱堂之靠，又無棠棣之依，孤處閨中，而僮僕如林，甚不相宜。若是令兄在京爲官，或爲擇婚，聽命可也；今不幸又遠戍邊庭，生死未卜，豈可不知通變，苦苦自誤，在令姪女閨中淑秀，似無自言之理。兄爲親叔，豈不念骨肉，而爲之主張？况過學士已有旨推陞入閣，過公子又擅科甲之才，展轉相求，自是美事。萬萬不可聽兒女一日之私，誤了百年大事。故本府請兄來諄諄言之，苦執迷不悟，不但失此良機，恐於家門有不利也。」水運聽了府尊之言，正中其懷，滿口應承道：「此事治過已久，已在家苦勸，只因名姪女爲家兒嬌養慣了，任情任性，不知禮法，故凡求婚者，只是一味峻拒。今蒙老翁親親示誦諭，愚蒙亦覺悔悟，願生歸去，即當傳訓舍姪女，舍姪女所執者，無父命也，今聞太公祖之命，豈不又過於父命，萬無不從之理。」說完辭出。

回到家，便來尋見冰心小姐，就大言恐嚇道：「前日府尊來說過，府只頭親事，我何等苦口勸你，你只是不理；常言說破家的縣令，一個知縣惱了，便要破人之家，何況府尊他前日因見侍郎人家，還看些體面，今見你父親得罪朝廷，問了充軍，到邊上去，他就變了臉，發出許多話來。若是再不從他，倘或作起惡來，你又是一個孤女，我又沒有前程，怎生當得他起。過家這邊親事，他父母又拜了相過公子，又年少才高，科甲有分，要算個十分全美了，你除非今生不打算嫁人，便誤過了這頭婚姻，也由你，倘或再捱兩三年，終不免要嫁人，那時要想大府官人家，恐怕不能得，你細細斟酌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非是姪女執拗，婚姻大事，當尊父母，今父親既遠戍，母親又早去世，叫我尊誰人之命？」水運道：「這話方纔府尊也曾說過，他說事若處變，便當從權，父命既遠不可尊，則我公祖之命，即父命也。既無公祖之命，你親叔叔之命，亦即父命也，安可執一？」冰心小姐低着頭想，「頭道：『公祖雖尊，終屬外姓，若是叔父可以當得親父，即可商量。』」水運道：「叔父親父俱是一脈，怎麼當不得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一人只以父母爲重，既是叔父當得親父，則凡事皆憑叔父爲之，不必更問姪女矣。」水運聽了，滿心大喜，道：「你今日心下纔明白哩！若是我叔父當不得親父，我又何苦來管這閒事？我兒你聽我說，過家這頭親事，實是萬分全美的，明日嫁過去纔得知，若是夫妻相合，你公公又是拜相，他上一本，你父親就可放回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得如此更好。」水運道：「你既依允，府尊還等我回話，你可親筆寫過庚帖來，待我送去了，使他們放心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寫不趕緊，叔父須製個庚帖來，我女兒家去製不使。」水運道：「你既認我做親父，此事都在我身上，誰要你製，只要你寫個八字與我。」冰心小姐就當面取筆硯，用紅紙寫出四柱八個字，遞與水運。水運接了，歡歡喜喜，走到自家屋裏，說與三個兒子道：「過家這頭親事，今日纔做妥了。」大兒子道：「妹子昨日還言三語四不肯順從，今日爲何就一口應承？」水運道：「他一心

只道尊父命，因我說叔父就與親父一般，他方依了。」大兒子道：「他一時依了，只怕想回來還要變更。」水運道：「再沒變更，連八字都被他寫來。」因在袖中取與三個兒子看。三人看了，俱歡喜道：「好好這再動不得了。」水運道：「好是好了，只是還有一件。」大兒子道：「還有什麼一件？」水運道：「他說認我爲父親，這些庚帖小禮物，便該我去料理纔妙。」大兒子道：「小錢不去，大錢不來，這些小事，我們不去料理，明日怎好受他的財禮與家私？」水運道：「說便是這等說，只是如今那裏有？」大兒子道：「這說不得。」父子商量，因將些衣服首飾，當了幾兩銀子來，先買了兩尺大紅緞子，又打了八個金字，釘在上面，精緻緻緻，做成一個庚帖，親送與府尊看道：「蒙大公祖吩咐，不敢抗違，謹送上庚帖。」府尊看了甚喜，因分付轉送到縣裏去，叫縣尊爲媒。縣尊却是府尊之命，不敢推辭，擇了遂個好吉期，用鼓樂迎送到過府來。過公子接着，如獲珍寶，忙忙受了，盛治酒筵，款待縣尊，過了數日，齊齊整整，備了千金聘禮，又擇了一個吉日，也央縣尊做大媒，吹吹打打，送到水家來。水運先一日就與冰心小姐說，叫他打點冰心小姐道：「我這邊因父親不在家，門庭冷落已久，既叔叔認做親父，爲我出庚帖，今日聘禮，也只消行在叔父那邊，方纔合宜，何況同一祖居，這邊那邊總是一般。」水運道：「受聘在我那邊罷了，只怕回帖出名，還要寫你父親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是要寫父親名字，則叔父終當不得親父了，况父親被朝廷譴是個有罪之人，寫了過去，恐怕不吉，惹過家憎厭。且受聘之後，往來禮文甚多，皆要叔父去親身酬應，終不成又寫父親名字，還是寫叔父的名字，不知不覺。」水運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因去買了幾個綉金帖子回來，叫冰心小姐先寫下伺候。冰心小姐道：「寫便我寫，向外人只說是哥哥寫的，恐被人取笑。」水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冰心小姐既寫了水運名字，又寫着爲小女答聘。寫完，念與水運聽了道：「怎麼寫小女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認做親父，怎麼不寫小女？」水運道：「只也說得是。」

因拿了帖子回來，說與兒子道：「禮帖又是我出名，又寫着爲小女答聘，莫說禮物是我們的，連這家的名分已定了。」父子暗暗歡喜。到了次日，過家行過聘來，水運大開中門，禮物進去，滿堂結綵鋪毡，鼓樂喧天，迎接縣尊進去款待。熱鬧一日，冰心小姐全然不管。到了客散，水運開了小門，接冰心小姐過去看盤。因問道：「這聘金禮物，還該誰收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父既認做親女，如此費心費力費財，這聘金禮物，自然是叔父收了。莫說禮物，就是所有產業，父親又不曾生得兄弟，也終是叔父與哥哥之物。但父親遠戍生死未知，姪女只得暫爲保守，不敢擅自與人。」水運聽了，鼓掌大喜道：「姪女真是賢淑，怎看得這等分明，說得這等痛快！」遂叫三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將行來聘禮照原單，都點明收了。正是

事拙全因利，人昏皆爲貪。慢言香餌妙，端只是魚饒。

過了日餘，過公子打點停當，又揀了個上吉之日，笙簫鼓樂，百輛來迎，十分熱鬧。水運慌作一團，忙開了小門，走過來道：「過家來迎娶，快收拾。」冰心小姐佯爲不知，懶懶的答道：「叫我收拾做甚麼？」水運聽了，着急道：「你說得好笑，過家今日來娶，鼓樂喜轎，都已到門了，你難道不知，怎說收拾做甚麼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過家來娶，是娶姐姐，與我何干？」水運聽了，愈加着急道：「過家費了多少情分，與人特爲娶你，怎說娶你姐姐？你姐姐好個臉，那過公子肯費這千金之聘來娶他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父親遠戍邊庭，他一生家業，皆我主持，我又不嫁，怎說娶我？」水運聽了，心下急殺，轉笑道：「據你說話，甚是乖巧，只是你做的事却拙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不嫁，誰能強我，我有甚事，却做拙了？」水運道：「你既不嫁，就不該寫庚帖與我，今庚帖已送至過家，只怕不嫁二字難說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不要做夢不醒，我既不肯嫁，怎肯就寫庚帖與叔父？」水運又笑道：「賢姪女，這個不消賴的，你只道我前日打金八字時，將你的親筆寫的弄落了，便好不認賬，誰

知我比你又細心，緊緊收藏，以爲證據，你就滿口排牙，也賴不去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若親筆寫了落付與叔叔，我自無辭，苦自不會寫叔叔却也冤我不得。你可取來，大家當面一看。」水蓮說：「這個說有理。」因忙走了回去，取了前日寫的庚帖，又叫三個兒子都過來當面對質，因遠遠拿着庚帖一照道：「這難道不是你親筆寫的，還有何說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且問叔叔，你知我是幾月生的？」水蓮道：「你是八月十五日亥時生的，那一夜你父親正同我賞月吃酒，我是你的親叔叔，難道不知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再請問香姑姐姐是幾月生的？」水蓮道：「他是六月初六日午時生的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可曾看見這庚帖上是幾月生的？」水蓮道：「庚帖上只寫八個字，卻不會寫得月日，叫我怎麼看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八個字叔叔念得出麼？」水蓮道：「念是念不出，只因前日打金八字時，稱分兩也說甲字是多重，子字是多重，故記得是甲子己未壬午丙午八個字，共衆一兩三錢四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是這八個字，却是姐姐的庚帖了，與我何干？怎來向我大驚小怪？」水蓮道：「分明是你自寫的，怎奈是他的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不須爭辯，只要叫一個推命先生來算一算，這八字是八月十五，是六月初六，便明白了。」水蓮聽了，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只怕真的到底假不得，莫說過家并府尊縣尊皆知我是爲你結親，就是合城人也知是過公之妾，你雖是庚帖被你作弄了，然大媒主婚衆口一詞，你如何推得干淨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是我推過家行聘，就該行到我這裏來，爲何行到叔叔家裏，叔叔竟受了，又出回帖，稱說是爲小女答聘，并無一字及於姪女，怎說爲我？」水蓮道：「我稱你爲小女，就是要認做父親，與你商量過的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是叔叔沒有兒，便認姪女爲女，也還可講，况叔叔自有親女，就要以姪女爲親女，又該分別個大小女，二小女，今但說小女，若講到那裏，就是叔叔自做官，也覺理上不通。」水蓮聽了這許多議論，急得捶胸跌足，大哭起來道：「罷了罷了，我被你害的苦了。這過公子奸惡

異常，今父親又將拜相，他爲你費了許多錢財，今日吉期，又請了許多顯親貴戚在家，設宴守候結親；鼓樂齊輪，早晨就來，伺候到晚，即要自騎馬來親迎。你若是不肯，沒人與他，他怎肯干休。我叔叔這條性命，活不成了，斷送在你手裏。你既來害我，我也顧不得你，先將你告到縣尊府尊處，訴出前情，見得是我騙我，不是我騙過家，聽憑官府做主，只怕到那其間，你就會講會說，也要拋頭露面，出乖露醜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若要害我，我只說叔叔乘父被誣，結黨謀陷孤女嫁人，要占奪家私，只怕叔叔罪名更大了。」水運聽了，愈加着急道：「不是我定要告你，只是我不告你，我的干係怎脫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若不牽連姪女，但要脫干係，却甚容易。」水運聽了容易，便坐了笑問道：「這個容易就是神仙，也解不開，怎說容易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若肯聽姪女主張，包管大變變成大喜。」水運道：「這事又奇了。此時此事，死在頭上，那裏還望大喜？只要你有甚主張，救得我不被過公子凌辱便好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我想香姑姐姐今年已是十七歲，也該出閨了，何不乘此機會，名正言順，就將姐姐嫁去，使一件事完了，何必別討愁煩？」水運聽了，再思沉吟，忽驚喜道：「到是一策，但恐你姐姐與你好醜不同，嫁過去過公子看不上，定然說話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送去的庚帖，明明是姐姐的，他行聘又明明到叔叔家裏來，寫的庚帖，又明明說是小女。今日他又明明到叔叔家來娶，若是將姐姐嫁去，有甚說話得？况叔叔已有泰山之尊，就是從前有甚不到處，也可消釋，豈不是大變變成大喜？」水運聽了到此處，不覺笑將起來道：「我兒！你一個小小女子，怎胸中有這許多妙用，將一個活活的叔子騙死了？又有本事救活轉來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是姪女欺騙叔叔，只因叔叔要尋事姪女，不得不自求解免耳。」水運道：「只是你姐姐粗手莽腳，平素又不曾收拾，今日忽然要嫁，你須過去替他裝束。」冰心小姐巴不得送了出門，只得帶了兩個丫環過去，替他梳頭剃面，擦齒脣眉，從午後收拾到曉，又將珠寶鋪了滿頭，錦綉穿

了滿身，又囑咐他到房中時，只說害羞，定要他吹滅了燈燭，然後與他見面就寢；倘飲合香，須叫侍妾門將新男灌醉，又分付他新男若見面，有些嫌你的話，你便尋死覓活驚嚇他。香姑雖說癡蠢，說道他痛癢處，便一一領略，剛剛裝束完，外面已三星在天，過公子騎着一匹馬，許多家人簇擁前來親迎。水運無法，只得將女兒扶上轎，聽衆人吹吹打打娶去了。正是：

奸雄雖然狡，無如慧智高；漫言鳩善奪，已被鵲移巢。

過公子滿心歡喜，以爲冰心小姐被他娶了來家，十分歡喜。迎到大門前，下了轎，許多媒婆侍女挽扶到廳中，錦帕蓋着頭，紅紅綠綠，打扮的神仙相似，人人都認做冰心小姐，無一個不嘖嘖贊好，拜過堂，一齊擁入洞房，排上合巹酒來，要他與新人對飲。香姑因有先囑之言，除去蓋頭，遂入帳幔之中，死也不肯出來。過公子認他是害羞，便不十分強他，竟出到外廳，陪衆親戚飲酒，一來心下歡喜，二來親戚歡賀，左一杯，右一盞，直飲到酩酊大醉，方入房中，一看只見燈燭遠停着，新人猶隱隱坐在帳中，過公子乘着醉性，忙走到帳中來，低低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何不先睡？」香姑看見，忙背臉去，悄悄叫侍妾吹燈；侍妾尙看着過公子，未敢就吹。過公子轉湊趣道：「既是新夫人叫吹燈，你們便吹息了去罷。」衆侍妾聽了，連忙將燈燭吹息，一閃散去。過公子急用手去摸新人，早已脫去衣裳，鑽入被窩去了。過公子心裏還忍的住，連忙也脫去衣裳，鑽到被裏，一心只說是偷相的那一位冰心小姐，快活不過，便于般摩弄，百種溫存着，姑也是及時女子，到此田地，豈能自持，一霎時帳攤流蘇，被翻紅浪，早已成其夫婦。正是：

帳底爲雲皆淑女，被中漫戰盡良人；如何曉起看顏面，便有相親方不親。

過公子姿意爲歡，直睡到次早紅日三竿，方才醒轉過來。過公子睜開眼，忙將新人一看，只見廣額方面，顰

蠢然那裏是偷相的那位小姐，忙坐起來，穿上衣服，急問道：「你又不是冰心小姐，爲何做冰心小姐嫁了來？」香姑道：「那個說我不是冰心小姐，你且細認認看！」過公子只得又看了一眼，卽忙連連搖頭道：「不是不是，是我認得冰心小姐，俊俏龐兒，如芙蓉出水，楊柳含煙，那是這等模樣，多被這水運這老狗騙了！」香姑聽了，着惱道：「你既娶我來，我就是你敵體夫妻了，你怎這無禮意，敢罵我的父親？」過公子聽了，愈加急道：「罷了！他原領我偷相的是姪女冰心小姐，你叫他做父親，莫非你是他的親女兒？」香姑聽了，也坐起來，穿上衣服，說道：「你這人怎樣糊塗，你既要娶他，就該到他那邊去求了來，怎求我父親，況我父親出的庚帖，又是我，回帖上又明明寫着爲小女答聘，難道不看見，怎說是姪女？你聘禮親迎，俱在我家，怎說不是我？今日明媒出娶，成了夫婦，却說鑽穴偷相，這等敗倫傷化的言語來，叫我明日怎能操持井臼，育嗣子女，看起來，不如死了罷！」遂卽哭天哭地的尋了一條汗巾，要去自縊。過公子見了，不是冰心小姐，已氣得發昏，又見香姑要去尋死，又吃一驚，只因這一驚，有分教，正是才被柳迷人，又遭花騙客，不知畢竟怎生結果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過公子癡心捉月

詩曰 人生可笑是蚩蚩，眼豎眉橫總不知；春夢做完猶想續，秋雲散盡尙思修。

天機有礙尖還鈍，野馬無繩快已遲；任是潑天稱大胆，爭如閨閣小心兒。

話說過公子與香姑做了親，看破不是冰心小姐，已十分氣苦，又被香姑前三後四說出一篇道理來，只要尋死覓活，又驚得沒擺佈，只得叫衆侍妾看守勸解，自己梳洗了，瞞着親友，悄悄來見府尊，哭訴被水運騙了。

道：「前回引我偷相的，却是冰心小姐，後因發財，帖受財禮，及今嫁過來，却是自家女兒，叫做香姑，銀錢費了，還是小事，只被他愚弄，情實不甘，必懇求公祖大人，推家父薄面，爲晚懲治他一番，方能釋恨。」府尊聽了，想一想道：「這事雖是水運設騙，然亦賢契做事不老，既受庚帖，也該查一查他的生年月日，此事連本府也被他朦朧了，還是出其不意。賢契行聘，怎麼不到水侍郎家，却到水運家去，水運與冰心係叔姪，回帖稱小女，就該動疑了，怎麼到迎娶這一日，又到水運家去，豈不是明明娶水運之女，今妻又娶了，親又結了，若告他抵換，誰人肯信？至於偷相一節，又是私事，公堂上怎講得出口，要懲治他，却也無詞。賢契請回，莫若好好安慰家里，不要急出事來，待本府爲你悄悄喚水運來，問他個詳細，再作區處。」過公子只得拜謝回家，到轉用好言安慰香姑不題。却說水運自夜裏嫁了女兒過去，捏着一把汗，睡也睡不着，天才亮，便叫人到過府門前去悄悄打聽，並不見一毫動靜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過公子又不是一個好人，難道就肯將錯就錯罷了！」滿肚皮懷着鬼胎，到了日中，忽前番府裏兩個差人，又來說太爺請過去說話。水運雖然心下驚突，却不敢不去，只得大着胆，去見府尊。府尊叫到後堂，便與他坐了，將衙役喝問，悄悄細問：「本府前日原爲過宅講的是你令姪女，你怎麼將你女兒騙充過去，這不獨是欺騙過公子，竟是欺騙本府了。今日過公子哭訴本府，說你許多奸詐，要我懲治，本府因你也是官家，又怕中別有隱情，故喚你來問你，你須實言告我，我好詳察定罪。」水運聽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官民既在太公祖治下，生靈俱蒙太公祖培植，怎敢欺騙。昨夜之事，實出萬不得已，內中有個千口，容罪民細述求太公祖寬宥開恩。」府尊道：「既有委曲，可起來坐下細講。」水運便起來坐下，說過公子議親，實在是爲舍姪女起見，不料舍姪女賦性堅貞，苦苦不從，罪民見他不從，後來就傳了命，未免說了些勢利的言語。不料舍姪女心靈性巧，就滿口應承，恐怕拗出禍來，就轉口道：「須

要我認做父親，方肯相從。」罪民只要事成，便認做父親。罪民恐他有變，就叫他親筆寫了庚帖爲定，又不料舍姪女機變百出，略不推辭，提起筆來就寫。罪民見寫了庚帖，萬萬無疑，誰知他寫的乃是小女的八字，罪民一時不察，竟送到太公祖案下。又蒙太公祖發縣裏送與過宅。一天喜事，可謂幸矣。那曉得俱墮舍姪女術中。又來回帖稱小女與罪民自受聘，俱是被他認親父之惑了。直到昨日臨期，催他整妝，他方變了臉，說出前情。一毫不認罪民事急，無可解救，要尋死，他又爲我畫出這條計來，逼得罪民不得已冒險，只得將小女嫁去實不是罪民之本心也。竊思小女雖然醜陋，但今既已親荐枕席，或者轉是天緣，統望太公祖開恩。」府尊一聽了，轉歡喜道：「令姪女小小年紀，怎有如此聰慧，真可敬可愛。據你這說來，雖是情有可原，只是過公子受了許多播弄，怎肯甘心。」水運道：「就是過公子不甘心，也只爲不娶得舍姪女。舍姪女今日嫁了別人，便難處了。昨日之事，舍姪女雖然躲過，却喜得仍靜守閨中，過公子若不忘情，容罪民緩緩騙他，以消前愆，未嘗不可。」府尊道：「若使令姪女終能歸於過公子，這便自無說了，只是你姪女有如此才智，如何騙得他動？」水運道：「前日小女未曾嫁時，他留心防範，故被騙了。如今小女嫁過去，他心已安了，那裏防備得許多？只求太公祖請了過公子來，容罪民設一妙計，包管完成其事。」府尊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本府且不深究，若又是謊言，則斷不輕恕。」因又差人請過公子來相見畢，水運又將前事說了一遍，與過公子聽了，過公子聽完，因回噴作喜道：「果有妙計，仍將令姪女嫁過來，則令媛我也不敢薄待，只是令姪女如此靈慧，請問計將安出？」水運道：「也不須別用妙計，只要賢婿回去，與小女歡歡喜喜，不動聲色，到了三六九作朝的日期，大排筵席，廣請親朋，外面是男親，內裏是女眷，男親須求太公祖與縣尊在座，女眷中舍姪女是小姨娘，也該來赴席，待他來時，可先將前日的庚帖，改了他的八字，到其間賢婿執此，求太公祖與縣父母理論，我便在旁攬弄，便不怕他

飛上天去，安有不成之理？」過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府尊道：「此言雖妙，只怕你姪女乖巧有心不肯來。」水蓮道：「他見三朝六朝沒話說，小女名分已定，他自然不疑，到了九朝十三朝，事愈沈了，既係至親，請他怎好不來？」商量停當，過公子與水蓮遂辭謝了府尊出來，又各各叮囑，算計停當方別。正是：

大道分明在，奸人曲曲行，若無貞節女，名教豈能成。

過公子回家無話，再說水蓮到家，將見府尊的情事，瞞着不說，歡歡喜喜。見冰心小姐道：「我兒！昨日之事，真正虧了你，若不是這個法子，連天也亂下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理該如此，也不是甚麼法兒。」水蓮道：「我今早很就憂，這時候不見動靜，想是大家相安無事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相安也未必，只是說也無用，故隱忍作後圖耳。」水蓮道：「有甚後圖？」遂走了過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了頭，怎料事這等明白。過家請他，只怕還不肯去。」到了十二朝，先三日過家就下了五個請帖來，一個請水蓮，三個請三個兒子，俱是過公子出名。一個是請冰心小姐的，是香姑出名。水蓮接了，都拿過去，與冰心小姐看，因笑道：「這事果都應了你的口，大變變成大喜。他今請我們合家去做十二朝，須都去走走，方見親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個自然都該去。」水蓮道：「既是都該去，再無空去之理，須備禮物，先一日送去，使他知道我們都去，也好備酒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正該先送禮去。」水蓮取了個大紅帖子來，要冰心小姐先寫定，好去備辦。冰心小姐全不推辭，就舉起筆，定了許多禮物，與水蓮去打點。水蓮拿了禮帖，滿心歡喜，以為中計，遂暗暗傳信與過公子，又叫算命先生，將他八字推出，暗暗送與過公子，叫他另打金字換過，以為憑據。又時時在冰心小姐背後，探他說些甚麼，恐怕他到期有變。冰心小姐却毫不露相，也不說不去，也不說去。水蓮心下拿不穩，只得又暗暗通信，叫女兒頭一日你先看兩個婢女來請，說道：「少夫人多多拜上小姐，說凡事多虧小姐扶持，明日千萬要請小姐早些過去面謝。」

冰心小姐道：『明日乃少夫人的吉期，自然要來奉賀。』就叫人取茶，與他二人吃。一面吃茶，一面問道：『你少夫人在家做甚麼？』一個回道：『不做甚麼。』一個道：『今早釘金的紅緞子，不知做甚麼？』冰心小姐道：『釘在上面的，可是幾個金字？』婢女道：『正是。』冰心小姐聽了，就推開說別話。婢女吃完茶，辭去。冰心小姐親口許他必來。水蓮聞知，滿心歡喜。到了次日清晨，過家又打發兩個婢女來請，取出一個小金盒，見內中盛着十粒黃豆大的滾圓珠子，送與冰心小姐道：『這十顆珠子，是少夫人叫我暗暗送與小姐的，小姐請收了，我們好回話。』冰心看一看，因說道：『明珠重寶，不知是賣，不知是送，若是賣，我買不起。若是少夫人送我，你且暫帶回，待我少停面見少夫人收罷。』婢女不知，依舊拿了回去。婢女纔去，水蓮就過來問轎子傘要用幾人。冰心小姐道：『父親被謫，不宜用大轎黃傘，只用小轎爲宜。』昨南莊有莊戶來交租米，我已留下兩人伺候，不勞叔叔費心。』水蓮道：『今日過家貴戚滿門，我們新親，必須齊整些爲妙。若是兩人轎，又不用傘，冷冷落落，豈不惹人恥笑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笑自由他笑，我却不犯。』水蓮強他不過，因說道：『轎子既有了，我們男客先去，你們隨後就來罷。』竟帶了三個兒子先去。正是

拙計似推礮，慧心如定盤，收來還放去，偏有許多般。

却說過公子打聽得冰心小姐許了准來，不勝之喜。又拜懇府尊與縣尊，爲他作主；又請出三四個學裏相公，要他作價相贊成十顆珠子，要賴作他受聘定的金字庚帖，要做見證。又選下七八個有力氣的侍妾，叫他只等下轎進門，便上前攙扶定了，防備他事。尋死。又收拾一間精緻的內房，內鋪的錦繡珠翠，十分富麗，使他動心樂從。清晨使婢妾相請，絡繹不絕，直到請到午後，方有人來報道：『冰心小姐已上轎出門了。』不一時，又有人來報道：『冰小姐的轎子，已到半路了。』過公子聽了，喜得心花俱開，忙叫樂人伏於大門左右，只

候轎一到門，就吹打迎接。過公子心急，自走出門去，遠遠望見一乘小轎，四個丫環，列在前面，後面幾個家人跟隨飄飄而來，就像仙子臨凡一般。將及到門，過公子不好意思，轉走了進去。府尊與縣尊坐在大廳上，聽說到了心下，暗想道：「這女子前面多少能幹，今日到底還落在他們圈套裏，可憐又可惜。」不期冰小姐的轎，直抬到門前，剛剛登門歇下，四個丫環，捲起轎簾，冰心小姐露出半身，正打算出轎門，裏面七八個侍妾，正打算來攙扶，忽門旁鼓樂吹打起來，冰心小姐聽了，便登時變了顏色道：「這鼓樂聲一團殺氣，定有奸人設計害我，進去便落陷坑。」因復轉身坐下，叫快抬回去。那兩個抬轎的莊戶，早是分付的，不等冰心小姐說完，早已抬上肩，如飛的一般奔回去了。四個丫環，與跟隨的家人，也忙趕去。正是：

珠戲不離龍領下，鬚偏擦到虎腮邊。始知肝胆如金玉，看得癡愚不覺憐。

過公子聽得鼓樂響，只認做進來了，忙躲在小廳旁邊看。不期鼓樂響不得一兩聲就住了，忽七八個侍妾，亂跑進來尋公子，公子走出來，問道：「怎麼冰小姐不進來？」衆侍妾道：「冰小姐轎已下了，因聽見樂人吹打，忽吃驚道：『這鼓樂聲一團殺氣，定有奸人害我，進去便落陷坑，快回去。』遂復上轎，抬回去了。」過公子跌足道：「你們怎不扯住他？」衆侍妾道：「去的甚快，那裏容你扯。」過公子急叫人快趕時，轎已去遠了，趕之不上。過公子氣得呆了，忙到大廳來，向府尊縣尊訴說其事。府尊與縣尊聽了，又驚又喜。府尊因說道：「這女真希奇了，怎麼聽見鼓樂聲，就如要害他？」因又對着水蓮說道：「你姪女平素曉得術數麼？」水蓮道：「他自小跟着父親讀些異書，可能務知禍福，我們也不信他，不期今日到被他猜着了。」衆親友聽見，俱皆驚訝。過公子尚不死心，又吩咐兩個婢女去請說道：「今日十二朝，是親皆來，故請小姐會一會，家公子並無他意，爲何到門就轉？」婢女去了，回覆道：「水小姐說：『我只道是親情好意，請去會會，故一請便來，誰知你公

子不懷好意，已將庚帖改了，又要將珍珠作聘，叫府縣官逼勒我，若不是樂鼓聲告，幾乎落你公子圈套。你多多拜上公子，可好奸與少夫人受用，我與他不是姻緣，不要妄想。『府尊與衆親友聽見，一發贊羨道：『這水小姐可不是凡人。』大家亂了半日，只得排上酒來，吃了散去。過公子心下不甘，因又留下水運，說道：『我細想令姪女縱然聰慧，那裏半是神仙？說得如此活現，定是你通謀騙我。』水運聽了，就跪在地上，對天發誓道：『我水運若要與姪女通謀，哄騙公子，我就全家遭瘟。』過公子忙扶起來，說道：『你若是不與他通謀，老實對你說，這樣聰慧女子，實實放他不下。』水運道：『賢婿不必冤我，我還有一計。』過公子道：『又有甚計？』水運道：『這九月二十日，乃他母親忌辰，年年到這日，必要到南莊母親墳上去祭掃，兼帶着催租看菊花，已有了常規。公子到這日，必須騎匹快馬，帶幾個健僕，躲在南莊前後等他去祭掃完了，轉回家去，打開轎夫，抬着便走，到了家中，便是公子的人了，聽憑公子調停，成不成却冤我不着。』過公子聽了，連聲道：『此計甚妙！定要如此行了，但恐怕到那日，或遇風雨不去。』水運道：『舍姪女爲人最孝，任是大風雨，也要去的。』過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兩下約定，方纔別去。正是：

凡人莫妄想天仙，要識麻姑有鐵鞭，畢竟此中尋受用，嘴邊三尺是垂涎。

按下過公子打點九月二十日搶親不題。且說水運回家，因走過來對姪女道：『過家一團好意，你因甚疑心到了門，却又抬回來，叫我們掃興，連我也帶累沒趣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不消我說，他做的事，他心下自能明白。』水運忙合掌道：『阿彌陀佛，不要冤屈他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我先聽得鼓聲甚暴，突然三擲，他這造謀不淺，今日雖被我識破，決不住手，必然還有兩番來尋我。到明日驗過，叔叔方知，不是我冤他。』數語說得水運毛骨竦然，不敢開口，只得走了過去。到了九月二十，冰心小姐果然叫人打點祭禮，到南莊拜掃。先一日就請

水運與三個兄弟同去。水運想道：「明日過公子帶領多人來搶親，那時少不得有一番吵鬧，我若同去，未免也打在渾水裏，招惹是非。」因回說道：「我有要緊事務要出門，恐怕不能去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叔叔既不去，哥哥與兄弟，難道也不去？」水運道：「你兩個哥哥要管家，只好叫你兄弟同去。」說定了，就暗通信與過公子，說自去不便，只叫小兒子同去，作個耳目。原來這南莊離城有十二三里，冰心小姐曉得路遠，清晨就起來收拾，坐一乘大暖轎，轎幔四面遮得沿沿的，又一柄黃傘在前引道，後面是個丫環，乘了小轎，小兄弟與家人俱騎馬在後面隨行，竟從容出城往南莊去祭掃，正是：

鏡裏花枝偏弄影，水中月影慣撩人，誰知費盡扳撈力，總是河明不可親。

冰心小姐轎已到了南莊，莊戶將大門開了，讓轎子直抬到大廳上方下。冰心小姐既進了莊門，便依舊關上，幾匹馬拴在莊外了。冰心小姐纔坐下，莊婦便搬出茶來，冰心小姐就叫小兄弟同吃。吃完茶，就問莊婦道：「後面墳上祭禮，可曾打點麼？」莊婦答道：「俱已齊備，只候小姐行禮。」冰心小姐隨起身，同小兄弟直走到後面母親的坟上，哭祭了一番，直等化了紙錢，方回身到莊西一間閣上去看菊花。原來這南莊有東西兩層高閣，東邊閣下栽的都是桃花，以備春祭玩賞；西邊閣下栽的是菊花，以備秋祭賞玩。今日是秋祭，冰心小姐上了西閣，往下一看，只見閣下滿地鋪金，菊花開得正盛，有踏沙行詞爲證：

瘦影滿籬，香疎三徑，深深淺淺黃相映，露下繁英，飢可餐，風前雅緻，誰堪並談？到可憐？
癩如新病，厭厭
開出秋情性，漫言盡日，只閒閒，須知詩酒陶家興。

冰心小姐在西閣上看菊，又四郊一望，正是秋成之時，收的收，割的割，鄉人奔來奔去，手脚不停。忽看見兩個閒漢，立在一間草屋邊看攬稻，有些詫異，因再向西邊一看，又見三個閒漢，坐在一堆亂草上，或眠或起，再

看看，又見小兄弟與一個青衣小廝，掩在照牆後說話。冰心小姐心下明白，並無言語。不多時，莊婦擺飯在後廳，請冰心小姐去吃。冰心小姐下來後，叫人尋了小兄弟來同吃，吃完飯，小兄弟催冰心小姐道：「路遠沒事，早些回去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你且再玩耍片時，我還要吩咐莊戶，催討租米。」小兄弟又去了。冰心小姐因叫衆莊戶將田莊事務，一分付明白發放了，然後坐在後廳房小房裏，叫丫環將大皮箱出空了衣服，用包袱包起，又取了許多碎石塊，放在空箱裏，抬到空轎底下放了，又叫家人尋一大塊石，用包袱包了，放在轎櫃上，然後將轎門關上，用鎖鎖了，放下轎幔，遮了，又叫衆家人進來，分付如此如此。衆家人領命，然後自家換了一件青衣，坐在四乘小轎內，却留下一個丫環，叫莊戶另尋一轎送來。收拾停當，却教家人開了莊門，喝道：「轎夫快來，小姐已上轎了。」轎夫正在外面伺候，聽見叫，便一齊湧入，各認原轎，照了舊抬出來。黃傘又在前引路，家人又尋了小兄弟來，同着騎馬跟隨。纔離莊門，不上一箭之路，早有東邊兩個，西邊三個，一霎時跳出一二十脚夫來，有幾個將大轎捉住不放，有幾個將抬轎的亂打道：「這地方是我們的生意，你怎麼來抬？」打得四個轎夫披頭散髮，各各放手，另有四個轎夫，接上肩頭，抬着飛跑去。後面騎馬的家人看見，忙忙加鞭趕上前來，喝道：「作死的奴才，這是城中水侍郎的小姐，怎敢搶抬？」那抬轎的聽見說是水小姐，一發跑的快，後面家人的馬將近趕上，只見過公子帶一簇人，從林中出來，攔住大叫道：「你家小姐，已是過大爺娶了，你們還趕甚麼？」家人看見，慌忙勒住馬道：「原來是過姑爺抬回去，小人不該，恐怕小姐明日責罰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快回去，小姐若責罪你，都在我身上。」說罷，將馬加鞭去了。衆人去看前面轎子，衆家人借此縮住，等小姐上來，小轎悄悄的抬了回家不題。却說過公子趕上大轎，歡歡喜喜，擁進城來。只因這一搶，有分教，歡顏變怒，喜臉成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一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激義氣鬧公堂救禍得禱

詞云：纔想鯨吞，又思鳩奪，好人偏有多般惡，誰知不是好姻緣？認得真真還又錯，恰恰迎來，剛剛遇着，冤家有路原非闊，不因野蔓與閒藤，焉能引作桃夭合。

右調踏沙行。

話說過公子自與水運定下搶水小姐之計，恐怕他來了，不能貼服，依舊請了府尊與縣尊，在家坐等，要他執庚帖判斷，方沒話說；仍又請了許多親戚在家，要顯他手段，終是娶了水小姐來家。這日帶着許多人，既搶到手，便喜氣揚揚，蜂擁回家。到了大門前，脚夫便要住轎，過公子連連揮手道：「抬進去。」過了小廳，過公子還叫脚夫抬進去，直抬到大廳月台下，方纔歇下。府尊與衆親友看見，都起身迎下廳來作賀道：「淑女原不易求，今日方成正恭喜了。」過公子到此際，十分得意，搖搖擺擺，走上廳來，對着府尊縣尊打一恭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不是治晚生越禮，但前日所聘定者是冰心小姐，現有庚帖可證；不料後來背約負盟，移花接木，治晚生心實不甘，故今日行權娶來，求太公祖與老父母作主。」府尊縣尊同說道：「這婚姻始末，皆本府本縣所知，今既迎歸，可快快送入洞房，成其佳禮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這使不得，若單單結褵，恐涉私不服，必經明斷，方彼此相安。」府尊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可請新夫人出來面講。」過公子因叫出幾個侍妾，去開轎門。衆侍妾上前，掀起轎幔，看見轎門有小鎖鎖着，忙說與過公子，過公子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因走上前，將小鎖扭去。衆侍妾轉入轎中，將兩扇轎門打開，一看，却驚得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過公子看見衆侍妾，呆立不動，因罵道：「蠢奴才，快些扶新人出來，呆立着做甚麼？」衆侍妾忙回道：「轎內沒有甚麼新人，却扶那個？」過公子聽說沒有新夫人，吃了一驚，忙走到轎前一看，只見轎中一個黃包袱，那裏有個人影，急得連連跌脚道：「明明看見他在

閣下上轎，怎時又被這了頭弄了手脚，殊屬可恨！」府尊縣尊衆親友聽見，都到轎前來看，內實無人，一齊贊嘆道：「這水小姐真是個神人了！」因對過公子說道：「我勸賢契息了念頭罷！這女子行事神鬼莫測，斷不是個等閒人。」過公子氣得半句話也說不出，只是垂頭嘆氣。府尊叫取出黃包袱並皮箱，打開一看，却都是些大小石頭，又笑個不了。大家亂了半晌，見沒興頭，便陸續散去。獨有一個在門下常走動的朋友，叫做成奇，却坐着不動身。過公子與他說道：「今日機會，可謂湊巧，今怎又脫空想，是命裏無緣。」成奇道：「事不成便無緣，事若成包管你又有緣了。凡是求婚，斯斯文文，要他心服便難了；若有勢力，可以搶奪，事便容易。以公子之勢力，何謀不成？何須嘆嘆？」過公子道：「兄不要將搶奪看輕了，他是個深閨女子，等閑不出來，就總有撥天本事，也沒處下手。」成奇道：「我却想了一個妙計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有甚妙計請教請教。」成奇道：「我聞得他父親水居一被謫邊庭，久無消息，又聞得水小姐是個孝女，豈不想望赦，公子只消假寫一張紅紙報條，說是都察院上本請赦，蒙恩准復還原職，叫一二十人，假充報子，出其不意，報進他門去報喜，要他出來計賞，他若不出來，再說又有恩赦詔書，要他親接，他歡喜不過，自然忘了情況，聞有旨，不能不出來。等他出來，看明白了，暗暗的藏下轎子，撮上就走。他一個柔弱女子，縱說得伶俐，何如拗得衆人過？」過公子聽說歡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成奇道：「此計雖妙，只怕搶到家來，他的性情極烈，猶有那長道短，那時禍便當不起。公子莫慌，先動一張呈子，與府縣說明了，先抬到縣，後抬到府，要府縣做主批一筆，既前經聘，批准抬回結親，那時便安穩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越加歡喜道：「如此尤妙！」二人算計定了，便悄悄打點行事不題。正是：

一奸未了一奸生，人世如何得太平。莫道紅顏多跌剝，鬚眉男子也難行。

却說冰心小姐，自用計脫了南莊之禍，便閉門靜處，就是婦女，也不容出入，只是父親被竊，久無消息，未免

愁煩，忽一日梳妝纔罷，忽聽得門外一陣喧嚷，許多人擁進門來，擎了一張大紅條子，貼在正廳屏門上，口裏亂嚷道：「老爺奉旨復任，特來報喜討賞。」又有幾個口稱：「還有恩赦詔書，請小姐開讀。」人多語亂，說不分明，小姐只得自走到堂後來觀看。只見那張紅條子，貼在上面，堂後又看不見，衆報人又亂嚷着：「快接詔開讀。」冰心小姐恐接旨遲了，只得帶着兩個丫環，走出堂來細問。脚還未曾站穩，報人早將冰心小姐圍在中間道：「聖旨，在府堂上，請小姐去聽開讀。」說完，外面早抬進一乘轎子來，小姐上轎，冰心小姐看見光景，情知中計，便端端正正，立在堂中，面不改色，從容道：「你衆人不得囉哩，聽我說來。你等不過是過公子道來迎我，恐我不從，故用計來強我。此去成親，過公子是你主人，我便是你主母了，你們衆人若是無禮囉哩，我明日到了過家，便一一都要懲治到那時莫說我今日不與你們先講明。」原來成奇也混在衆人中，忙答應道：「小姐已明見萬里，但求就行，誰敢囉哩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可退開一步，好好伺候，待我換過衣服，吩咐家人看守門戶，方可行得。」衆人果退開一步。冰心小姐因吩咐丫環，去取衣服，就悄悄叫他帶了一把有鞘的解手刀，暗藏在袖裏。一面更換衣服，又說道：「你們若要我與你公子成全好事，須要聽我吩咐。」成奇道：「小姐分付，誰敢不聽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公子這段姻緣，雖非我所願，然他三次相求，禮雖不正，而意實殷勤，我也却他不得。但今日你們設謀詭詐，若竟抬我到過家，我若從之，便是草草苟合，雖死亦不肯從，蓋無可從之道也。莫若先抬我到府縣，與府縣講明，若府縣有撮合之言，便不爲苟合矣。那時纔抬到過家，或者還好商量。不知你們衆人可知這些道理麼？」成奇聽了，正合他的意思，因答道：「衆人雖不知道理，但小姐分付要見府縣，誰敢不從？」就叫抬了轎過來，請小姐上轎。冰心小姐又分付家人看守，只帶兩個丫環，兩個小童跟隨，又悄悄吩咐家人，暗暗揭了那張報大紅條，帶到縣前，欣然上轎去了。正是

眼看鬼怪何曾怪，耳聽雷驚却不驚，謾道落人圈套死，却從鬼裏去求生。

衆人將冰心小姐擡上肩頭，滿心歡喜，以爲成了大功，便二三十人圍成一陣，鴉飛鵲亂的往縣前飛奔，又倚着過家勢力，亂冲不怕人不讓。不期將到縣前，忽撞着鐵公子，到河南來游學，正游到此處，僱了二匹騾，後面跟着小舟，踽踽涼涼，劈面走來，恰好在轉灣處，不曾提防，被衆人蜂擁撞來，幾乎撞倒，跌下騾來。鐵公子大怒，就跳下騾來，將抬轎的當胸一把扭住，大罵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你們又不遭傷喪失火，怎這等亂擾，幾乎將我鐵相公撞下騾來，是何道理？」衆人正跑得有興頭，忽被鐵公子攔住，便七嘴八舌的亂嚷道：「你這人好大胆，這是過學士老爺家娶親，你是甚人，敢來攔阻？莫說你是鐵相公，你就是金相公、玉相公，拿到縣中也要打的粉碎。」鐵公子聽了，愈加大怒道：「既是過學士家裏娶親，他詩書人家，爲何沒有鼓樂燈火，定然有搶劫行爲，須帶到縣裏去問個明白。」此時成奇也雜在衆人中，看見鐵公子青年儒雅，像個有來歷之人，便上前勸道：「偶然相撞，出于無心，事情甚小。我聽老兄說話，又是別府人氏，管這閑事做甚麼？請放手去罷。」鐵公子聽了，到也有個放手的意思，忽聽得轎中哭着道：「冤屈冤屈，望英雄救命！」鐵公子聽見，復將抬轎的扯緊道：「原有冤屈，這是斷然放不得，快抬到縣裏去講。」衆人看見鐵公子不肯放手，便一齊擁上來，逞蠻動粗，要推開鐵公子。鐵公子按捺不下，便放手開去，東一拳西一脚，將衆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成奇忙攔住道：「老兄不必打這事弄大了，私下開不得交，莫說老兄到縣裏，若不到縣，恐過府也不肯罷了，快讓他們抬到縣裏去。」鐵公子那裏肯依，却喜得縣衙不遠，人又多，便抬的抬捉的捉，你扭我結，一齊闖到縣前。鐵公子見已到縣裏，料定走不去，方放開手，走到鼓架邊，取出馬鞭子，將鼓亂擊，擊得嘩嘩的聲響。已驚動縣前衆衙役，都一齊跑來，將鐵公子圍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來擊鼓快進去見老爺。」原來縣尊早有過家人來報知搶

得水小姐來，要他斷歸過公子，故特地坐在堂上，等候多時。不期水小姐不見來，忽聞鼓響，衆衙役擁進一書生來，稟道：『擅擊鼓人帶見老爺！』那書生走到堂上，也不拜也不跪，但將手一舉道：『老先生請了！』縣尊看見因問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？因何事擊鼓？』鐵公子道：『我學生是甚人，老先生不必問我，我學生也不必說。但我學生方纔路過一件槍劫冤屈之事，私心竊爲不平，敢擊鼓求老先生判斷，看此事冤也不冤，并仰觀先生公也不公。』縣尊看見鐵公子人物俊爽，語言伶俐，不敢輕信他，見動聲色，便問道：『你且說有甚搶劫冤屈之事？』鐵公子道：『現在外面，少不得傳他進來。』說未完，只見過府家人早已將冰心小姐圍擁着進來，冰心小姐還未走到，成奇早充做過府家人，上前說道：『這冰心小姐，是家公子久聘定的，因要悔賴婚姻，故家公子命衆人迎請來，先見過太爺，求太爺明斷，好迎請回去結親。』縣尊道：『既經聘定，禮宜迎歸結親，何必又斷？不必進來，竟迎去罷。』成奇聽了，就折回身攔住衆人道：『不必進去了，太爺已經明定，吩咐叫迎回去結親罷了。』冰心小姐，剛走到角道中間，見有人攔阻，便大聲叫起冤屈來，因急走兩步，要奔上堂來，分訴，旁邊皂快早用板子攔住道：『老爺已吩咐出去，還要來做甚麼？』冰心小姐見有人攔阻，不容上堂，又見衆人推他出去，便將盤膝坐在地下，放聲大哭道：『爲民父母，職當伸冤理屈，怎麼不聽一言。』縣尊還指手叫去，早急得鐵公子暴跳如雷，忙趕上堂來，指着縣尊亂嚷道：『好糊塗官，怎公堂之上，只聽一面之詞，全不聽人分訴，就是天下之官，貪賄慕勢，也不至如此。要是這等作爲，除非天下只有一個知縣方好，只怕還有府道巡台在上。』縣尊聽見鐵公子嚷得不成體面，便也拍案大怒道：『這是朝廷設立的公堂，你是甚麼人，敢如此放肆？』鐵公子復大笑道：『這縣好個大公堂，便是公侯人家，欽賜的禁地，我學生也曾打進去，救出人來，沒人敢說我放肆。』原來這個知縣新選山東，不久在京時，鐵公子打入大夫侯養開堂，這些事都是知道。

的今見鐵公子說話相近，因大驚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老長兄莫非就是鐵都院的長子鐵挺生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老先生既知道我學生的賤名，要做這些不公不法之事，也該收斂些。」縣尊見果是鐵公子，忙走出公位，深深施禮道：「小弟鮑梓，在長安時，聞長兄高名，如雷灌耳，但恨無緣一面，今辱下臨，却又作此委曲，得罪長兄，統容自判請罪。」一面看坐，請鐵公子分賓主坐下，一面獻茶。茶罷，縣尊因說道：「此事始末，長兄必然盡知，非小弟敢於妄爲，只緣撇不過過公子情面耳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此事我學生不知，方纔偶然撞見，其中始末，到實是不知，轉求見教。」縣尊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小弟只道長兄此來，意有所爲，不知竟是道旁之冷眼熱心，一發可敬。」因將水小姐是水侍郎之女，有個過公子，聞其秀美，怎生要娶他，他叔叔水運，又怎生是攬撥要嫁他，他又怎生換八字，移在水蓮女兒名下，後治酒騙他，他又怎生到門脫去，前在南莊槍劫他，他又怎生用石塊抵去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喜得個鐵公子心窩裏都跳將起來，因說道：「據先生如此說來，這水小姐竟是個千古的奇女子了，難得難得！莫要錯過！」也顧不得縣尊看着，竟抽起身來，走到角門上，將冰心小姐一見，果然生得十分美麗，可觀得，但見

嬌媚如花，而肌膚光豔，羞灼灼之浮華，輕盈似燕，而舉止安詳，笑翩翩之失措；眉畫春山，而淡濃多態，覺春山之有態；眼橫秋水，而流轉多情，怪秋水之無神；腰纖欲折，立亭亭不怕風吹，俊影難描寫。

最宜月照髮光可鑑，不假塗膏，秀色堪餐，何須膩粉，慧心悄悄越掩越靈，望而知其爲仙子中人，俠骨冷冷，冷愈愈烈，察而識其非閨閣之秀，蕙性關心，初只疑美人顏色，珠圓玉潤，久方知君子風流。

鐵公子看了，因暗暗驚訝，走上前一步，望着冰心小姐深深一揖道：「小姐原來是蓬萊仙子，謫降塵凡，我學生肉眼凡胎，一時不識，多有得罪，但聞小姐前面，具如許才慧智巧，怎今日忽爲鼠輩作弄，是所不解，竊敢

請教。『水小姐見了，忙立起身來還禮道：『自嚴君被謫，日夜憂心，今忽聞有恩赦之旨，下頒竊謂詔旨誰敢假傳，故出來迎接，不意遂爲人裁辱至此。』因取出解手刀來，拿在手中，又說道：『久知覆盆難照，已畢命如此，幸遇高賢大俠，倘蒙憐而垂手，則死之日猶生之年矣。』鐵公子道：『甚麼恩旨？』冰心小姐因叫了環問家人取了大紅報條，遞與鐵公子看。鐵公子看了，因拿上堂來，與縣尊看道：『報條是真是假？』縣尊看了道：『本縣不曾見有此事，是那裏來的？』鐵公子見縣尊不認帳，便將條子袖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『罷了罷了！勒取宦女，已無禮法，怎麼又假傳聖旨？我學生明日就去見撫台，這假傳聖旨之人，却都要在老先生身上不可走了一個。』說罷就起身要走。縣尊慌忙留住道：『長兄不須性急，且待本縣問個明白，再作區處。』因叫過成奇衆人來問道：『你們這班不知死活的奴才，這報條是那裏來的？』衆人你看我，我看你那裏應得出來。縣尊見衆人不言語，就叫取夾棍來，衆人聽見叫取夾棍，都慌了亂叫道：『老爺這不干小人們事，皆是過公子寫的，叫小人們去貼的。』縣尊道：『這是真了，有貴客在此，且不打你這些奴才。』一面差人押去揭了一面，就差了人另取一乘煖轎，好好送水小姐回府，一面就吩咐備酒，留鐵公子小飲。鐵公子見送了水小姐回去，心下歡喜，便不推辭，食至半酣，縣尊乃說道：『報條之事，雖係過公子所爲，然他尊翁過老先生，未必知也。今長兄若鳴之上台，不獨過公子不美，連他過老先生，也未免有罪，煩望長兄周旋一二。』鐵公子道：『我學生原無成心，不過偶然爲水小姐起見耳。過兄若能忘情於水小姐，我學生與過兄面也不識，又何故苛求？』縣尊聽了大喜道：『長兄真快士也，不平則削，平則舍之。』又飲半晌，鐵公子告辭，縣尊聞知，尙無居處，就差人送在長壽院作寓，諄諄約定明日再會。這鐵公子去了不題。那邊過公子早有人報知此事，慌忙去見府尊，說水小姐已抬到縣中，忽遇一個少年，不知是縣尊的甚麼親友，請了進去，竟叫輪將水小姐送了回去，轉將

治晚生的家人，要打要夾，動下了鋪，不知是何緣故？府尊聽了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待本府喚他來問。」正說未了，忽報知縣要見，連忙命請。相見過，府尊就問道：「貴縣來的那個少年，是甚麼人？貴縣只等優禮？」縣尊道：「大人原來不知，那個少年，乃是鐵都憲之子，叫做鐵中玉，年纔二十，智勇蹈天，前日知縣在京候選時，聞知大夫侯強娶了一個女子，竊藏意欲賜的養開堂禁地內，誰敢去惹他？他竟不怕，持一個三十斤重的銅鎚，竟獨自打開禁門，直入內閣，將那女子救了出去。朝廷知道，轉歡喜贊羨，竟將大夫侯發在養開堂，幽閉三年，以代道戍。長安中誰不知道他名字？今早水小姐抬到縣時，誰知湊巧，恰恰遇他，到問起根由，竟將過兄寫的一張大紅報條補了，說是假傳聖旨，要到撫院處去講。這一准了，不獨連過老先生，就自老大人與知縣，也有許多不便，故本縣款留他徐圖之，不是實心優禮。」府尊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委曲在其中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他縱然英雄，不過只是個都憲之子，治晚生雖不才，父親也忝居學士，與他也不相上下，他爲何管我的閑事？老父母也該爲治晚生主持一二。」縣尊道：「非不爲兄主持，只因他拿了長兄寫的報條，有礙唐突他，不得故不得已，轉用周旋。」過公子說道：「依老父母這等周旋，則治晚生這段姻緣，付之流水矣。」縣尊道：「姻緣在天，謀事在人，賢契爲何如此說？」過公子道：「謀此而不成，更有何謀？」縣尊道：「謀豈有盡彼孤身耳，本縣已送，在長壽院作寓，兄且去與智略之士，細細商量，或有妙處。」過公子無奈，只得辭了府尊縣尊，回來尋見成奇，將縣尊之言，說與他知，要他算計。成奇道：「方纔縣尊捕我們，也是掩飾那姓鐵的耳目，今既說他是孤身，又說已送在長壽院住，這是明明指一條路與公子，要公子用計害他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是了是了，但不知如何害他，還是明明叫人打他，還是暗暗叫人去殺他？」成奇道：「打他殺他，俱是不妙。」因對着過公子耳朵說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好妙算，但事不宜遲，莫要放他。」

去了。」因與成奇打點行事，只因這一打點有分教：恩愛反成義俠，風流化出綱常。不知怎生謀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 知恩報恩

詞曰：仇旣難忘，恩須急報，招嫌只爲如花貌，誰知白璧不生瑕。任他染涅難成皂，至性無他，慧心有竅。

孤行決不將人靠，漫言明燭大綱常，坐懷也是真名教。

上調踏沙行。

話說過公子自與成奇算出妙計，便暗暗去叫人施爲不題，却說鐵公子，旣爲差人送到長壽院作寓，並認做縣官一團好意，坦然不惑。但因見水小姐美貌異常，又聽見說他妙用，便暗想道：「天下怎有這樣女子，父母爲我求親，若求得這般一個，便是人倫之福了。」又想到有美如此，這過公子苦苦相求，却也怪他不得，但只是人倫風化所關，豈可搶奪妄爲，今日我無心救出他回去，使他不遭欺侮，也是一樁快心之事。這夜雖然睡了，然水小姐三字，魂夢中也未嘗能忘。到次日天明，就叫小舟收拾行李要動身，只見住僧獨修和尚忙出來留住道：「縣裏太爺旣送鐵相公在此，定然還要請酒，或是用情，鐵相公爲何就忙忙要去了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與縣尊原非相識，又不是來打抽豐，不過偶因不平，暫爲一鳴耳。事過則已，於理旣無情可用，於禮也不消請得，我爲何不去？」獨修和尚道：「在鐵相公並無干求，去留原無不可，只是小僧爲難，其實不敢放行。」正要不了，只見縣尊已差人來下請帖請午餐吃酒。獨修和尚道：「如何幸是不曾放去？」鐵公子見縣尊來意殷勤，只得復住下，不多時獨修和尚備早飯來用，剛吃完飯，只見一個青衣家人尋將來說道：「是水小姐差來訪問鐵相公寓處，好送禮來謝。」鐵公子聞知，忙出來相見，因回說道：「你回去多多拜上小姐，昨日之

事是偶因路見不平，實在無心偏護小姐，故敢任性使氣，唐突縣尊；若小姐送禮來，使縣公聞知，便是爲私了，斷乎不可。」家人道：「小姐在家說，昨日防範偶疎，誤落虎口，幸遇恩人，未遭凌辱，若不少致一芹，於心不安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你小姐乃是閨閣中鬢眉君子，我鐵挺生也是個血性男兒，道義中別有相知，豈在此儀文瑣瑣？你若送禮來，不是感我，到是污我，我也斷然不受。今日縣尊請酒，明日就要行了，只囑咐小姐，虎視耽耽，千萬留心保重。」家人應諾回家，因對冰心小姐細細述了一遍。冰心小姐聽了，不勝感激，暗想道：「天地間怎有這樣俠烈之人，真令人可敬！只可恨我水冰心是個女子，不便與他交結，又可恨父親不在家中，無人接待，致使他一片熱腸，有如冰雪而去，豈不辜負心下欲要叔子水運去拜，卽以道殷勤，恐他心術不端，於中生釁，欲要備禮相送，又見他豪傑自居，議論侃侃，恐怕他說小視，欲要做些詩文相感，又恐怕墮入私情。」真是千思百想，無計可施，只是時時叫家人去探聽，看鐵公子有甚行事，來報再作區處。到午後有人來報，鐵相公縣裏太爺，請他喫酒去了；到夜又有人來報，鐵相公被太爺請去，喫得爛醉回來了。到次早又叫家人去探聽，鐵相公可曾起身回去，家人打探了去回覆道：「鐵相公因昨夜多飲了幾杯，今日起身不得，此時還睡着哩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沉吟放心不下，又叫家人去打探。家人去了半晌，又來回覆道：「鐵相公還未去哩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昨日說今日就行，爲何又不去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問獨修和尚，他說府裏太爺知道他是鐵都堂的公子，吩咐留下，也要備酒請他，故此未去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還只認做勢利常情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又過了兩日，忽家人來報道：「昨夜本寺獨修和尚，請鐵相公喫了些素菜，今日鐵相公肚裏疼有些破腹，就厭厭的坐在那裏，茶也不喫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便有些疑心，暗想道：「喫素菜爲何便至破腹，此中定有緣故。」因吩咐家人快再去打聽看，可曾請醫人調治否？家人去看了，又來回覆道：「已請縣前的太醫看過，說是脾胃偶被飲食傷了，

故致泄瀉，不打緊，只消清脾理胃，一兩服就會好的。」冰心小姐聽了，心略安些。到了次日，天纔明就打發家人去看，家人去看了，又來回覆道：「鐵相公昨晚喫了藥，一夜就瀉了有十餘遍，如今瀉得有氣無力，連水也下不得。」冰心小姐聽了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中了奸人之計了，却怎麼處！」欲要來看他，自家又是個女子，怎好去得，尋思不出計來，只急得轉來轉去，跌足嘆道：「這都是爲救我，惹出來的禍患，我不去救他，再有誰人？」躊躇半晌，忽想道：「事急了，避不得嫌疑，只得要如此了。」因問家人道：「鐵相公有甚人跟來？」家人道：「只有一個童子，叫做小舟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小舟有多大了？」家人道：「只有十四五歲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小舟乖巧麼？」家人道：「甚是乖巧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是乖巧，你可去悄悄的喚他來，說我有要緊言語與他說，你可着兩個去，一個同他來，留一個暫時伺候。」鐵相公要留心看定，不可走開。」家人領命去了，來不多時，忽然領着小舟來見，冰心小姐因問道：「你家相公前日在縣時，甚是精神，爲何忽然生起病來？」小舟道：「我相公平時最有氣力，自從在歷城太爺那裏，喫酒醉了回來，便有些倦倦，怠怠，前日本寺獨修和尚又請他喫了些素齋，便漸漸腹痛，生起病來，昨日又喫了太醫一劑藥，便瀉了一夜，走不得了。」冰心小姐又問道：「你相公身子雖然瀉倒了，心下也還明白否？」小舟道：「相公心裏原是明白的，只是瀉軟了，只了不開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你家相公既心裏明白，也還可你回去，可悄悄稟知你相公，就說我說縣尊留他不是好意，皆因前日你相公救了我回家，沖破了過公子的奸計，又挺觸了他許多言語，他欲要硬做對頭，又被你相公拿着他假傳聖旨的短處，一時爭勢不來，又見相公孤身異地，故假獻殷勤，要在飲食中，暗暗害你相公性命。你相公若不省悟，再喫他一茶一飯，便性命難保矣。」小舟聽了，連忙點頭道：「小姐見得最是，若不他們用的奸計，爲何昨夜吃了藥，轉瀉的不住，想起來連寺裏和尚，也不是好人，怪道方纔還勸相公喫哩。我回去對相

公說破了，等相公嚷罵他一場，使他不致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和尚雖然不好，只怕還是奉知縣之命，你相公若嚷罵他，他去稟過知縣，知縣此時是騎虎之勢，必然又要別下毒手，你相公正在病中，身體軟弱，如何敵得他過，只好假做癡呆，說是病重，使和尚不防備，捱到晚間，我這裏備一乘小轎，悄悄的在寺門外等候，你可勉強扶你相公出來，上了轎，一徑抬到我這裏來。我收拾了書房，請你相公靜養數日，包管身體自然強健，且待身體強健了，再與他們講話，也不為遲。」小舟道：「既承小姐美意，小的回去，就扶相公上轎來罷。」說完就走，冰心小姐又喚他分付道：「還有一句要緊的言語與你說，你須記着。」小舟道：「小姐又有甚話說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你相公是個禮義俠烈之人，莫要說我是孤女之家，甯死避嫌疑不肯來，你相公若然果有此說，你卽就說我說的，英雄做事，只要自家血性上行得過，不必定做腐儒腔調，况微服過宋聖人之處，患難未嘗無權，我在此等候，不可看做等閒。」小舟道：「小姐分付，小的都知道了。」因忙忙走了回去，到床前候鐵公子睡醒呻吟之間，又看看無人在面前，遂低低喚醒將水小姐說縣尊不是好意之言，一一說與鐵公子知道，鐵公子聽完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忽想道：「是了，我鐵中玉爲何一時就懷懼至此？」心下勃然大怒，就要掙起來，到縣裏去說。小舟因將冰心小姐恐別下毒手，已備轎子，接相公去養病之話說了一遍。鐵公子聽了，又歡喜起來道：「水小姐慮事，怎如此周密，但他是個孤女，我又是個少年男子，又有前日這番嫌疑，便死於奸人之手，也不便去住。」小舟聽了，因又將水小姐叫轉去分付之言，細細說了，喜的是鐵公子心花都開。因說道：「這水小姐也不是個女子，聽他說的話，竟是個大豪傑了，我就去也不妨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獨修和尚又捧了一鍾藥來，對小舟說：「太爺說再吃了這一鍾，瀉便止了。」小舟接了道：「多謝師父，等我慢慢扶起相公吃罷。」獨修道：「喫過藥再吃粥罷。」說罷就去了，小舟見和尚去了，遂將藥傾在後面溝裏，鐵公子因忿

恨道：「原來我的病都是這禿奴做的手脚。」捱到天晚，小舟見了一乘小煖轎已在寺門外歇着，又有兩個家人與小舟打了照會，小舟遂走進去，悄悄與鐵公子說知。鐵公子此時實實走不起來，恐負了水小姐一番美情，只得強抖精神，掙將起來，恰恰湊巧。這一會院中無人，小舟因極力攙扶出來，到了院外。兩個家人又相幫攙了上轎，竟抬到水滸府中，小舟見轎子去了，方纔回進內，尋見管門的和尚說道：「鐵相公偶遇見一個年家接去養病房內的行李，可叫獨修和尚收好，改日來取。」說罷，依然趕上轎子同走。走到半路，水小姐早又着兩個家人，打了一對燈籠來接。鐵公子坐在轎子，見四圍轎幔遮得沿沿穩穩的，下面裊裊鋪得溫溫軟軟的，身體十分爽快，又見燈籠來接，知水小姐十分用情，不勝感激，不一時到了，水小姐竟吩咐擡入大廳上，方叫歇下。此時堂中燈火點得雪亮相似，冰心小姐立在廳右，叫兩個家人媳婦與兩個丫環，好生攙扶鐵相公出轎，到東邊書房裏去住。鐵公子下了轎，即忙叫小舟拜上小姐，多感美情，奈病體不能為禮，容稍好再叩謝罷。竟隨着僕婦丫環，扶到東書房床上坐下。因掙走幾步，感到愈覺困倦，坐不得一刻，就和衣而睡。此時鐵公子心已安了，又十分暢快，放倒身子，便沉沉睡去。冰心小姐叫丫環送上香茗，并龍眼人參湯，因見鐵公子睡熟，不敢驚動。冰心小姐發賞了轎夫并家人，獨與幾個僕婦丫環，坐在廳上，煎茶湯守候，却叫他小舟半眠半坐在床前，隨時呼喚。鐵公子這一覺，直睡到三更時分，方纔醒來，翻過身來，睜眼看時，只見帳外尚有一枝明燭，照在台上。小舟猶坐在床下，見鐵公子醒來，因走起來問道：「相公這一會身子好些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睡了這許久，腹中覺爽快，你怎麼還不睡？」小舟道：「不獨小的未睡，連小姐內裏并許多嫡婦小姐們，俱在大廳上烹茶煎湯煮粥，伺候相公哩。」鐵公子聽了，着驚道：「怎敢勞小姐如此鄭重？」正說不了，幾個僕婦，幾個丫環，或是茶或是湯或是粥，都一齊送來書房與公子喫。鐵公子因是水瀉，不敢喫茶，人參湯

又恐太補，只將龍眼湯喫了數口，衆丫環苦勸，又吃了半甌子。吃過因說道：『煩你們拜上小姐，說我鐵中玉虎口殘生，多蒙垂救，高誼已足千古，若飲食起居，再勞如此殷勤，便使我坐臥不安矣，快請尊便。』一個丫環叫做冷秀，是冰心小姐貼身伏侍的，因答道：『家小姐說鐵相公的尊恙，皆是爲救家小姐惹出來的，鐵相公一刻不安，家小姐心上一刻放不下。這兩日打聽得鐵相公病勢加添，恐遭陷害，日夜徬徨，飲食俱廢，今幸接得鐵相公到此，料無意外之變，許多憂疑俱已釋然，這些茶湯供給，小事何足爲勞，鐵相公但請寬心靜養，其餘不必介意。』鐵公子道：『我病小姐不安，若是小姐太勞，我又何能安寢，還請兩便爲妙。』冷秀道：『既是鐵相公吩咐，家小姐自當從命，且候鐵公子安寢了，小姐便進去。』鐵公子道：『我就睡。』因叫小舟替他脫去衣服，放下帳子，側耳而臥，錦裯綉褥，軟綿舒適，不啻溫柔鄉裏，神情殊爽。正是

恩有爲恩情有情，自然感激出真誠，若存一點爲雲念，便犯千秋多露行。

衆僕婦丫環看鐵公子睡了，方同出房來，將鐵公子言語說與冰心小姐知道。冰心小姐聽了道：『鐵相公既說話如此清白，料這病也無甚大害。』又吩咐家人，明早去請有名的醫生來看看，又吩咐兩個僕婦，在廳旁打鋪睡了伺候，恐怕一時要茶要水，吩咐停當，方退入閣中去安息。正是

白骨已成魂結草，黃花合得雀酬恩，從來義俠奇男子，靜夜良心敢不捫。

冰心小姐雖然進去安寢，然一心牽掛，到次日天纔微明，就起來吩咐家人，僱請醫生，又吩咐僕婦伺候茶湯，又吩咐小舟叫他莫要說小姐在外照管多時。鐵公子醒了，欲要起來，身子還軟倦，穿了衣服，就在床上盪櫛了，略喫些粥，半眠半坐，又不多時，家人請了個醫生來看，醫生看過道：『脈息平和，原非內病，因飲食喫的不調節，傷了脾胃兩部，以致泄瀉，如今也不必多服藥餌，只須靜養數日，自然平服。第一要戒動氣，第二要戒

煩勞，第三要戒言語，要緊要緊。」因撮了兩貼藥去了。冰心小姐見說病不打緊，便歡歡喜喜料理不題。却說長壽院的獨修和尚聽見管門的說鐵相公去了，叫他看守行李，忽喫驚道：「他去不打緊，但是過公子再三囑咐，叫我留下他，粥飯中下些大黃巴豆之類，將他瀉死，沒有形迹。這四日已瀉到八九分，再一劑藥，包管斷根，再不防他一個病人會走，這也不提防，倘過公子來要人，却怎生處？」想了一夜，沒有計較。到次日絕早，只得報與過公子知道。過公子聽了大怒道：「賊秃你前日報我說，他已瀉倒在床，扒不起來，昨日怎又忽然走得去，還是你走了風奉承他是郡堂的公子，叫他逃去，將我家老爺不看在心上。」獨修和尚跌脚搥胸道：「太爺冤屈殺我，我們和尚家最勢利，怎麼現放着本鄉本土的朝夕護法的老爺不奉承，却又去奉承那別府別縣不相識的公子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這原是縣裏太爺的主意，我也不難爲你，只帶你到縣裏去回話。」遂不由分說，叫從人將獨修帶着，親自來見縣尊，就說和尚放走鐵生。縣尊因叫獨修問道：「你怎麼放走鐵相公？」獨修道：「小僧若要通信放他，何不未病之先，他日日出門喫酒，此時放了他，還可塞責，怎如今他瀉到九死一生之際，到放他去了去惹禍。」老爺差怪我，我實不知怎生逃走。」縣尊想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我且不加罪。但這鐵相公臨去，你可曉得些蹤跡麼？」獨修道：「實實不知蹤跡。」縣尊又問道：「這幾日可有甚朋友與他往來？」獨修道：「並無朋友往來。」縣尊道：「難道一人也無？」獨修道：「只有水府的管家，時時來打聽，却也不會進去見得鐵相公。」縣尊對過公子笑一笑道：「這便是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老父母有何明見？」縣尊道：「這鐵生偶然過此，別無相識，惟與水家小姐有恩，這水家小姐又是個有心的奇女子，見我們留鐵生久住，今又生起病來，只怕我們的計謀，都被他參透了，故時時差人打聽，忽然移去，賢契此時不消說，只到令岳處一問，便有實信。」過公子一想也沉吟道：「老父母所見最明，若果加此，則這水小姐一發可恨矣。我再

三禮求，只是不允，怎奈他一個陌生少年，便窩藏了去。一縣尊道：「賢契此時不消着急，且訪確了再商量。」遂放了和尚，公子辭了回家，叫人去請了水運來。水運一到，過公子就問道：「聞得令姪女那邊，昨夜窩藏一個姓鐵的少年男子在家，不知老大人可知道麼？」水運道：「未知。自從前日搶劫這一番，他怪我不出來救護，甚是不悅於我，我這幾日不曾過去，這些事全不知道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既不知道，敢煩急去一訪。」水運道：「訪問容易，但這個姓鐵的少年男子，可就是在縣堂上救舍姪女回來的後生麼？」過公子道：「正是他。」水運道：「若就是他，我開拜縣尊送他在長壽院中作寓舍姪，爲何藏他？」過公子道：「正爲他在長壽院中害病幾死，昨夜忽然不見了，我想他此處別無相識，不是你姪女藏過，更有何人？」水運道：「若是這等說來，便有幾分是他，待我回去一問便知。」送別了回家，因叫他小兒子推着過去頑耍，要叫他四下尋看，原來這事，冰心小姐原不瞞人，故小兒子走過來，就知道了。忙回家報知，對父親說：「東書房有個後生，在那裏害病睡着哩。」水運知得是真，因開了小門走過來，尋見冰心小姐說道：「這事論起來，我與哥哥久已各立門戶，原不該來管你的閑事，只是開得外面議論紛紛，是你一個叔叔，又不得不來說說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姪女有甚差錯處，外面尚且議論，怎麼親叔叔說不得？但不知叔叔說的是何事？」水運道：「我常常聽見人說：『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』你一個孤女，父親又不在家，又無兄弟同住，怎留他一關外鄉別郡，不知姓名，非親非故的少年男子在家養病，莫說外人要談論，就是我親叔叔，也遮蓋你不來。」冰心小姐說：「姪女聞聖人制禮，不過爲中人而設，原不會縛束君子。昔桓公報玉卑，而晏嬰跪受，所爲禮外又有禮也。卽孟子所謂男女授受不親之禮，恐怕人拘泥小節，傷于大義，故緊接一句道：『嫂溺叔援權也。』又解說一句道：『嫂溺不援是豺狼也。』由這等看起來，固知道聖人制禮，不過要正人心，若人心既正，雖小禮出入亦無妨也，故聖人

有大德不踰閥，小德出入可也之訓。姪女又聞太史公說的好：「緩急人所時有，又聞爲人恩仇不可不明。」故古今俠烈之士，往往斷首刳心而不顯者，蓋欲報恩復仇也。姪女雖一孤弱女子，然私心竊慕之，就如前日，姪女靜聽閨中，未嘗不遵王法，不畏鄉評，而越禮與人授受也。奈何人心險惡，忽遭奸徒串同黨羽，假傳聖旨，將姪女搶劫而去。此時王法何在，鄉評何在，卽至親骨肉又何在？禮所稱男女授受不親者，此姪女向誰人說去！當此九死一生之際，害我者其仇固宜切齒，設有救我者，其恩能不感之入骨耶！這鐵公子若論蹤跡，雖是他鄉外郡，非親非故的少年男子，若論他意氣如雲，肝腸似火，比之本鄉本土至親骨肉，豈不遠一百倍。他與姪女譬如風馬牛不相及，只因路見不平，便挺身縣堂，侃侃爭論，使姪女不死於奸人之手，得以保全名節。還家者，鐵公子之力也。今鐵公子爲救姪女，觸怒奸人，反墜身陷網，被毒垂危，姪女若避小嫌，不去救他，使他一個天地鐘靈的血性男兒，陷死在異鄉，則是姪女存心與豺狼何異，故特地接他來家養病好了，送他還鄉，庶幾恩義兩全。這教做知恩報恩，雖告之天地鬼神，亦於心無愧。甚麼外人敢於議論紛紛，若要叔叔遮蓋，叔叔果忿至親，便當挺身出去，將這些假傳聖旨，搶劫之人查出，首從懲治一番，也爲水門爭氣，莫比他人只畏強袖手，但將這些不關痛癢的太平話，來責備姪女，似乎不近人情，叫姪女如何領受。水運聽了這一篇議論，緊得嚙口無言，呆了半晌，方又說道：「非是我不出力，怎奈我沒前程，力量小做不來。你說的這些話，雖都是大道理，然君子少，小人多，明白少，不明白多，他只說閨中一個女兒，怎留一個少年男子在家，外觀不雅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外觀不過浮雲，何日無之，此心蓋人之本，不可一時少失。姪女只要清白，不受點污，其餘那裏還顧得許多。叔叔慢慢細察，自然知道。」水運自覺沒趣，只得默默走了過去，只因這一走，有分教：瓜田李下明俠女之志，暗室屋漏窺君子之心。不知水運回去，又設何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五夜無欺敢留髡以飲

詩曰：

莫訝腰柔手亦纖，蹙愁戲恨怪眉尖；熱心未盡情冰冷，苦口能聽話密甜。
既已無他應自信，不知有愧又何嫌；若教守定三千禮，縱使潛龍沒處潛。

話說水運一團高興，走過去要拿冰心小姐的錯處，不料轉被小姐說出許多大議論，壓倒他口也開不得，只得默默走了回來，心下暗暗想道：「這丫頭如此能言快語，如何說得他過，除非拿着他些毛病才好。」正想不了，過公子早着人來請，只得走去相見，先將鐵公子果然是姪女兒用計移了來家養病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過公子聽見，不覺大怒道：「這是個閨中弱女，怎留個少年男子在家，老丈人，你是他親叔叔，就該着實責備教訓他纔是。」水運道：「我怎麼不責備他，但他那一張嘴，就是一把快刀，好不會說，我還說不得他一句，他早引古援今，說出無數大道理來，教我沒處開口。」因將冰心小姐之言，細細述了一遍。過公子聽了頓足道：「這不過是養漢撇清之言，怎麼信得他的？」水運道：「信是信他不過，但此時捉不着他的短處，却奈何他不得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昨日成奇對我說，那姓鐵後生，人物到甚是生得清秀，前日在縣尊公堂上，他只因看見你姪女的姿色，故發作縣尊，希圖你姪女兒感激他，以為進身之計，就是你姪女接他來家養病，豈真有報恩報德之意，恐是這些假公之言，正是欲濟其私也。今日一個單男，一個孤女，共居一室，又彼此有恩有情，便是聖賢，恐亦把持不定。」水運道：「只空言揣度，便如何肯服。莫若待我回去，今夜叫個小丫頭，躲到他那邊，看他做些甚事，說些甚話，倘有一點差錯處，被我們拿住，他便強不去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水運因別了回來，推到黃昏，開了小門，叫一個小丫頭閃過去，躲在柴房裏，聽他們說話與做事。那小丫頭聽了半夜，

只等冰心小姐進內去睡了，他又閃了過來，回覆水蓮道：「那個鐵相公病說略好些，還起來不得，只在床上坐，粥食都送到床上去喫。」水蓮問道：「小姐却在那裏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小姐只在大廳上看，衆姐姐們煎藥的煎藥，煮粥的煮粥。」水蓮又問道：「小姐可進房去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小姐不見進房。」水蓮又問道：「那個鐵相公可與小姐說話？」小丫頭道：「並不見說話，只見一個書僮出來侍候傳話，說請小姐安寢，莫要太勞，反覺不安。」水蓮道：「小姐却怎麼樣罵他？」小丫頭道：「小姐却叫衆姐姐對了鐵相公說，小姐已進內去了，實小姐還坐在廳上，只打聽得那相公睡着了，方纔進內裏去了。我見小姐已經進去，沒得打聽，方悄悄走了過來。」水蓮聽了，沉吟道：「這丫頭難道真個冰清玉潔，毫不動心，我不信。」因叫小丫頭第二夜第三夜，一連去打聽三四夜，小丫頭說來說去，並無一語涉私，弄得水蓮沒計，只得回覆過公子道：「我叫一個小丫頭，躲過去打聽了三四夜，惟有恭恭敬敬，主賓相待，並無一點差錯處，舍姪女真真要讓他說得嘴響。」過公子連連搖頭道：「老丈人你這話，只好要跌了。古今能有幾個柳下惠，待我去與縣尊說，叫他出籤，拿一個貼身伏侍的丫環去，只消一撈，包管真情直露，那時莫說令姪女的嘴說不響，只怕連老丈人的嘴，也說不成了。」水蓮道：「冤屈殺我，難道我也瞞你。」據那小丫頭是這樣說，我也在叫猜疑，你怎連我也疑起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你既不瞞我，可再去留心細訪。」水蓮只得去了。過公子隨即來見縣尊，將鐵公子果是水小姐移去養病，并前後之事，說了一遍，要他出籤去拿丫頭來審問。縣尊道：「爲官自有官體，事無大小，必有人告發，然後可以出籤拿人，再無個閑閑事情，尙在曖昧，劈空竟拿之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若不去拿，豈有老父母治化之下，明明容他一男一女，在家淫穢，有傷朝廷名教之理。」縣尊道：「淫穢固傷名教，若未如所說，不淫不穢，豈不又於名教有光，况這水小姐幾番行事，多不可測度，這一個鐵生，又昂藏磊落，胆勇過人，豈可尋常一概而

「過公子道：『這水小姐治晚生爲他費了無數心機，是孝父母所知者，今竟視爲陌路，這鐵生毫無所倚，轉爲入幕之賓，教治晚生怎生氣得他過！』縣尊道：『賢契不須着急，本縣有一個門子，叫做單祐，專會搬牆走壁，鑽穴隙牆，竟爲本縣知道了，正要革役，治他之罪。今賢契既有此不明不白之事，待本縣寬他之罪，叫他暗暗一窺，真淫之情，便可立決矣。』過公子道：『若果如此，使他醜不能遮，則深感老父母用情矣。』縣尊因差人叫帶單祐到來，縣尊點點頭，叫他跪近而前，吩咐道：『你的過犯，本該革役責罰的，今有一事差你，你若訪得明白，我就恕你不究了。』單祐連連磕頭道：『既蒙大恩開釋，倘有差遺，敢不盡心。』縣尊道：『南門裏水侍郎老爺府裏，你認得麼？』單祐道：『小的認得。』縣尊道：『他家小姐，留了個鐵公子在家養病，不知何爲，還是爲私，你可去窺探個明白來回我，我便恕你前罪，倘訪不的確，或朦朧欺蔽，別生事端，則你也莫想活了。』單祐又連連磕頭道：『小的怎敢。』縣尊因叫差人放了單祐去了。正是

青天不觀覆盆下，廚中方知炙心。莫道鑽窺非美事，不然何以別貞淫。

過公子見縣尊差了單祐去打聽，因辭謝了回家去候信不題。却說單祐領了縣主之命，不敢怠慢，悄悄走到水府，前後看明的確，捱到人靜之時，便使本事揀僻靜處，扒了進去，悄悄窺到大廳上，只見大廳上小姐自立在那裏分付人收拾，他又悄悄從廳背後屏門上，輕輕扒到正樓高頭，縮做一團蹲下，却窺視下面，只見水小姐叫家人們在大廳上的正中間，上垂下一挂珠簾，將東西隔做兩半，東半邊簾子之外，設了一席酒，高高點着一對明燈，是不上二公座的，西半邊簾內，也設了一席酒，却不點燈火，水小姐自坐陪的。西邊簾裏黑暗，去之不見，東邊簾外明亮，却看不見西邊簾裏，又在東西簾前各鋪下一張紅毡單，以俟拜見之用。又叫兩個家人在東邊

伺候，又叫兩個僕婦，立在簾中，兩邊傳命，內外斟酒上菜，但見了環，諸色打點停當，方叫小舟，請相公出來。原來鐵公子本是個硬漢子，只因被泄藥病倒，故又撐不來，今靜養了五六日，又得水小姐藥餌斟酌，飲食之調和，不覺精神漸漸健旺起來，與舊相似。冰心小姐以爲所謀得遂，滿心歡喜，故治酒與起病鐵公子見請，忙走出房，看見冰心小姐垂簾設席，井井有條，不獨心下感激，又十分起敬，因立在東邊紅毡上，叫僕婦傳話，請小姐拜謝。僕婦還未及答應，只聽得簾內冰心小姐早朗朗的說道：「賤妾水冰心，多蒙公子雲天高誼，從虎口救出，其洪恩不殊天地父母，况又在公堂之上，親承垂論，本不當作此虛假防嫌，但念家嚴遠戍邊庭，公子與賤妾，又皆未有室家，正在嫌疑之際，今屈公子下榻於此，又適居指示之地，萬不得已，設此世法周旋，聊以代雲長之明燭，乞公十勿哂勿罪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姐處身涉世，經權並用，待人接物，情理交孚，屈指古今，聞閣之秀，從來未有。卽如我鐵中玉，陷於奸術，惟待斃耳，設使小姐于此時，無燭照之明，則不知救無潛之術，則不能救無自信之心，則不敢救。惟小姐獨具千古靈心，俠胆卓識，遠謀然不動聲色，出我鐵中玉於湯火之中，而鬼神莫測，真是令。劇孟寒心，朱家袖手，故至我垂死之身，得全生於此，大恩厚德，實無以報。請小姐台座，受我鐵中玉一拜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惟妾受公子之恩，故致公子被奸人之害，今幸公子萬安，止可減妾罪一二，何敢言德。妾正有一拜，拜謝公子。」說完，兩人隔着簾子，各拜了四禮，方纔起來。冰心小姐就滿斟一杯，叫丫環送到公子席上，請公子坐下。鐵公子也斟了一杯，叫丫環捧入簾內，回敬冰心小姐。二人坐下，飲不到三巡，冰心小姐就問道：「前日公子到此，不知原爲何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學生到此，原無正事，只因在京中，爲家父受屈下獄，一時憤怒，打入大夫侯養開堂禁地，救出搶去女子，證明其罪，朝廷將大夫侯上問三年，結此一仇，家父恐有他變，故命我遊學以避之。不期遊到此處，又觸怒了這個賤壤知縣，他要害我性命，却虧小姐救

了，又害我不得，只怕他倒要被我害了。我明日就打上堂去，問他一個爲民父母，受朝廷大俸大祿，不爲民伸冤理屈，怎反爲權門不肖，做鷹犬以陷人，先羞辱他一場，叫士民恥笑，然後去見撫台，要撫台參他拿問，以洩我胸中之憤。撫台與家父同年，料必允從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論縣尊設謀害人，也不爲虧。他前日拿在公堂之上，公子擲放一番，殊覺損威也。未免懷恨，況日當今「勢利」二字，爲居官小人常態，他見家嚴被謫，又過學士有人闡之傳，故不得不逢迎其子耳。但念他燈窗煩苦，科甲艱難，今一旦參之，泄憤未免亦爲快心之過。况公子初時唐突縣公，蹤跡近於粗豪，庇護妾身，行事又涉乎苟且，彼風塵俗眼，豈知英雄作用，別出尋常。願公子姑置不較，論彼久自察知公子與妾磨不磷涅不淄，自應愧悔其妄耳。」鐵公子聽了，幡然正色道：「我鐵中玉一向憑着公心，是非敢作敢爲，遂以千秋俠烈，自命不肯讓人。今聞小姐高論，始知我鐵中玉從前所爲，皆血氣之勇，非仁義之勇。惟我以血氣交人，故人亦以反害加我，回思縣公之加害，實我血氣所自取耳。今蒙小姐嘉誨，誓當折節受教，決不敢再逞狂奴故態矣。何幸如之。由此想來，水小姐不獨是鐵中玉之恩人，實又是我鐵中玉之良師。」說到快處，斟滿而飲。冰心小姐道：「公子義俠出之天性，或操或縱，全無成心。天地之量，不過如此。賤妾芻蕘，有何裨益。殷殷勸勉者，不過欲爲縣主謝過耳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鐵中玉既承小姐開示，自當忘情於縣公，但還有一說，只怕縣公長疑顧忌，轉不能忘情於我。他雖不能忘情於我，却又無法奈何于我，勢必至污穢小姐，以誣我之罪。雖以小姐白璧無瑕，何異乎青蠅日集，亦可增耳。今鐵中玉居此，與青蠅何異乎？幸蒙調護，賤恙霍然，賤體已痊。明日即當一行長往，以絕小人讒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賤妾與公子，于禮原不應相接。今犯嫌疑，移公子下榻者，以公子恩深病重勢危也。今既平復，則去留一聽公子，妾何敢強留。強留雖不敢，然決之明日，亦覺太促，請以三日爲期，則恩與義兼盡矣。不識公子以爲然否？」鐵公

子道：『小姐斟酌合宜，敢不聽從。』說罷，衆丫環送酒，鐵相公又飲數杯，微有酒意，心下欣暢，因說道：『我鐵中玉遠人也，肺腑隱衷，本不當穢陳於小姐之前，然明鏡高懸，又不敢失照，因不避瑣瑣，念我鐵中玉行年二十，賴父母蔭庇，所奉明師良友，亦爲不少，然從無一人能發快論微言，足服我鐵中玉之心，今不知何幸無意中得逢小姐，凡我意中，皆在小姐言下，真所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小姐也，若能朝夕左右，以聞所未聞，固大願也，然惟男女有別，不敢輕情明日，又將馳去，是舍大道而入迷途，無限疑慮，切頗有請，不識可敢言否？』水小姐道：『問道于盲，雖公子未能免諍，然聖人不廢芻蕘之探詢也，况公子之疑義，定有妙理，幸不惜下詢，以廣孤陋。』鐵公子道：『我鐵中玉此來，原爲游學，竊念游無定所，學無定師，又聞操舟利南，馳馬利北，我鐵中玉孟浪風塵，茫無所主，究竟不知該何游何學，知我無如小姐，萬乞教之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游莫廣於天下，然天下總不出於家庭，學莫尊於聖賢，聖賢亦不於至性。昌黎云：『使世無孔子，則韓愈不當在弟子之列。』此亦特至性能充耳。如公子之至性，挾以無私，使世無孔子，又誰敢列公子於弟子哉？吾願公子無舍近求遠，信人而不自信，與其奔走訪求，不若歸而理會，况尊大人現貴而都憲，足以典型，京師又天子帝都，弘開文物，公子卽承箕裘世業，羽儀廊廟，亦未爲不美，何必踽踽涼涼，向天涯海角，以博不求知之譽哉？若曰避仇，妾則以爲修身不慎，道路皆仇，何所避之，不識公子以爲何如？』鐵公子聽了，不覺喜動顏色，忙離席深深打一恭道：『小姐妙論，足開茅塞，使我鐵中玉從來疑慮，皆釋然矣，美惠多矣。』衆丫環見鐵公子談論暢快，忙捧上大觥，鐵公子接了，也不推辭，竟欣然而飲，飲乾，因又說道：『小姐深閨麗質，二八芳年，胸中怎有如許大學問，揣情度理，皆老師宿儒不能道隻字者，真山川秀氣所獨鍾也，敬服敬服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閨中孩亦嚶語，焉知學問，冒昧陳之，不過少展兒愛，公子譽之過情，令人赧顏汗下。』二人說得投機，公子又連飲數杯，頗有微醺，恐

情失禮，因起身辭謝。冰心小姐亦不再留，因說道：「本應再奉幾杯，但恐玉體初安，過於煩勞，轉爲不美。」因教拿燈送入書房去安歇，這一席酒，飲有一個更次，說了有千言萬語，彼此相親相愛，不啻至交密友，就喫到酣然之際，也並無一字及於私情，真個是

白璧無瑕稱至寶，青蓮不染發奇香。若教墮入琴心去，雖說風流名教傷。

冰心小姐叫丫環看鐵公子睡了，又吩咐衆人收拾了酒席，然後退出後樓去安寢不題。却說單祐伏在正樑上，將鐵公子與冰心小姐做的事情，都看得明白，說的言語，都聽得詳細，只待人都散盡，方攙扒了下來，又走到矮牆邊，依然扒了出來，回家安歇了一夜，到次日清晨，即到縣裏來回話。縣尊叫到後堂，細細盤問，這單祐將怎生進去怎生伏在樑上的，冰心小姐又怎生在中廳垂下一掛珠簾，簾外又怎生設着一席酒，却請那鐵公子坐，點着一對明燭，照得雪亮。簾內又怎生設有一席酒，却不點燭，遮得黑暗暗的，却是不亮。到自坐簾內外又怎生各設一條毡毯，你謝我，我謝你，對拜了四拜，方纔坐席。喫酒中間，又怎生說起那鐵公子這場大病，都是老爺害他，又說老爺害他不死，只怕老爺到他害死哩。縣尊聽了大驚道：「他也說要怎樣害我？」單祐道：「他說都院大人是他父親的同年，他先要打上老爺堂來了，老爺爲民父母，怎不伸冤理枉，却只爲權門做鷹犬，先羞辱老爺一場，叫士民恥笑，然後去見都院大人，動本參革老爺拿問。」縣尊聽了，連忙跌脚道：「這却怎了！」就要吩咐衙役，去收投文告牌，只說老爺今日不坐堂了。單祐道：「老爺且不要慌，那鐵公子今日不來了。」縣尊又問道：「爲何又不來了？」單祐道：「虧了那水小姐再三解勸，說老爺害鐵公子，皆因鐵公子挺撞了老爺起的釁端，也單怪老爺不得，又說他們英雄豪傑，做事光明正大，老爺一個俗吏，如何得知。又說老爺見水老爺被誦，又見過老爺推陞入閣勢利，過公子亦是小人一流，不足與較量。又說鐵公子救他，

他又救鐵公子，兩下蹤跡，易使人疑。誰人肯信是爲公而不爲私？又說道：「此時老爺訪知我們是冰清玉潔，自然要愧悔，又說老爺是一個進士，也不容易，若輕輕壞了，未免可惜。那鐵公子聽了，道他說得是甚是歡喜，故罷息了這個念頭。」縣尊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這水小姐是個好人，却是我前日還好好的叫轎子送了他回去。」因又問道：「又還說些甚麼，可有幾句句挑言語麼？」單祐道：「先兩人講一會學問，又說一會聖賢，你道我說的好，我道你講的妙，彼此皆有味。一面吃酒，一面又說，說了有一個更次，足有千言萬語，小的說不得許多，句句聽了，却都是恭恭敬敬，並無半個邪淫之字，一點勾挑之意，真真是個魯男子與柳下惠出世了。」縣尊聽了，沉吟不信道：「一個如花的少年女子，一個似玉的少年男子，靜夜同居一室，又相對飲，他又都是心靈性巧，有恩有情之人，難道就毫不動心，竟造到聖賢田地，莫非你爲他遮瞞？」單祐道：「小的與他二人，又非親非故，又未得他的賄賂，怎肯爲他隱瞞，誤老爺之事？」縣尊問明是實，也自歡喜，因嘆息道：「誰說古今又不相及，若是這等看來，這公子竟是個負血性，奇男子了。這水小姐竟是個講道學的奇女子了。我若有氣力都該稱揚旌表纔是。」因饒了單祐的責放他去了。又暗想道：「論起做官來，勢利二字雖是少不得，若遇這樣關風化的烈男俠女，也不該一例看承。况這水小姐也是侍郎之女，這鐵中玉又乃都憲之兒，怎麼一時糊塗，要害起他來，倘或果然惱了，叫撫公參上一本，那時再尋過學士挽回就遲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我一個科甲進士，聲名不小，也該做些好事，與人稱頌，若只管隨波逐浪，豈不自誤？」又想道：「這水小姐背後到惜我的進士，到望我改悔，我怎到不自惜，到不改悔？」又想道：「要改悔就要從他二人身上改悔。我想威中玉英雄度量豪傑襟懷，昂昂藏藏，若非水小姐也無人配得他來；這水小姐靈心慧性，如鳳如鸞，若非鐵公子也無人對得他來，我莫若改過腔來，到成全了他二人的好事，不獨可以遮蓋從前，轉可算我做知縣的一場義舉。」

正算計定了主意，忽過公子來討信，縣尊就將單祐所說的言語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因勸道：「這水小姐賢契莫要將他看作閨閣嬌柔女子，本縣看他處心行事，竟是一個綽綽的大豪傑，斷不肯等閑失身。我勸賢契到不如息了這個念頭，再別求罷。」過公子聽見鐵公子與水小姐毫釐不苟，又見縣尊侃侃辭他，心下也知道萬萬難成，呆了半晌，只得去了。知縣見過公子去了，因悄悄差人去打聽鐵公子可曾出門，確實幾時回去，另有一番算計。只因這一算有分教，磨而愈堅，涅而愈淄，不知更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一言有觸不俟駕而行

詩曰：無蒂無根誰是誰，全憑義俠唱追隨；皮毛指摘衆人識，肝胆針投賢者爲。

風雨惡聲花掩耳，烟雲長古月攢眉；若教圓鑿持方柄，千古何曾有入時。

話說縣尊自從叫單祐潛窺明白了鐵公子與水小姐的行事，知他一個是烈男，一個是俠女，心下十分敬重，便時時向人稱揚。在他人聽了，嗟嘆一番，也就罷了，惟有水連聞之是實，便暗暗想道：「我攬掇姪女嫁過公子，原也不是真爲過公，不過是要嫁出門，我便好承受他的家私。如今過公子之事，想來萬萬不能成了，却喜他又與鐵公子往來的稠密，雖說彼此敬重，沒有苟且之心，我想他止不過是要避嫌疑，心裏未嘗不暗暗指望。我若將婚姻之事，湊趣去攬掇他，他定然歡喜，倘或攬掇成了，這家私怕不是我的了。」算計定當，因開了小門，又走過來尋見冰心小如，因說道：「俗語常言：『鼓不打不響，鑼不撞不鳴。』又言：『十日瞎眼，九日自明。』你前日留了這鐵公子在家養病，莫說外人，連我也有些怪你，誰知你們真金不怕火，禮則禮，情則情，全無一毫苟且之心，到如今才訪知了，方纔敬服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男女交接，原無此理，只因鐵公子因救

姪女之禍，而反自禍其身，此心不安，故勢不得已，略去禮，而救其實禍，聖人網常之外，別行權宜，正慮此也。今幸鐵公子自己安了，竊心庶無所爲。至於禮則禮情則情，不過交接之常，原非奇特之行，何足起敬？」水蓮道：「這事也莫要看輕了，魯男子柳下惠能有幾個？這都罷了，只是我做叔子的，有一件事，要與你商量，實是一團好意，你莫要疑心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凡事皆有情理，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則不敢強行，叔叔既是好意，姪女緣何疑心，且請問叔叔說的是何事？」水蓮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，男大當婚，女大須嫁，姪女年雖不多，也要算做及笄之時，若是哥哥在家，自有他做主張，今又不幸被謫邊庭，不知幾時回來，再沒個只管將你耽擱之理。前日過公子這段親事，只因他屢屢來求，難於拒絕，故我勸姪女嫁他，今看見姪女所行之事，心靈性巧，有胆量有俠氣，又不背情禮，真要算做個聖媛淑女。這過公子雖然出自富貴，然不過執殮行藏，怎生對得姪女來？莫說過公子對你不過，就是漂遍天下，若要少年有此才學，可以掄元奪魁，也還容易，若要具英雄胆量，負豪傑襟懷，而又年少才高，其機鋒作用，真可與姪女針芥相投，只怕這樣人一時也尋不出來。說便是這等說，却妙在天生人不錯，生一個孟光定，生一個梁鴻，今天既生了姪女，這等義俠閨秀，忽不知不覺，又那裏撞出這個鐵公子來，這鐵公子年又少，才又高，人物又清俊，又具英雄胆量，又負豪傑襟懷，豈非天特特生來與姪女作對？你二人此時正在局中，不思知恩報恩，在血性道義上去做夫婚姻二字，自不肯肯，然我做叔子的，事外觀之，感想報恩，不過一時，婚姻配合，却乃人生一世之事，安可當面錯過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天心最難揣度，當以人生所遇爲主。天生孔子不爲君而師，天生明妃不配帝而遠嫁單子，皆人生所遇，豈能自主？」鐵公子人品才調，非不可然，但所遇在感恩知己之間，去婚姻之道甚遠。」水蓮道：「感恩知己，正可爲婚姻何轉遠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媒妁通言，父母定命，而後男女相接，婚姻之禮也。今不幸患難中，草草相見於公堂，又不幸疾病

中，姪女迎居於書室，或恩則有之，知己則有之，所稱才子好逑，當不如是。」水運道：「這是你前日說的，嫂溺叔援權也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行權不過一時，未有嫂溺已援，而不溺復援者；況且凡事皆可用權，惟婚姻爲人倫風化之始，當正始正終，決無用權之理。」水運道：「正終是不消說，就是今日事始，雖說相見出於患難，匆匆草草，然你二人毫無苟且人盡知之也，未爲不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始之無苟且，賴終之不婚姻，方明白到底；若到底成全，則始之無苟且，誰則信之，此乃一生名節大關頭，斷乎不可望叔叔諒之。」水運見姪女說不入耳，因發急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說的話到像個迂腐老儒，我如今也不與你講了，待我出去與鐵公子商量。這鐵公子是你心腹之人，倘若肯了，難道怕你不肯？」說完走了出來，要見鐵公子。此時鐵公子正在書房中靜養，小舟傳說間壁住的水二爺要見相公，鐵公子因走出來相見，分賓主坐定。水運先開口道：「連日有事未暇，今高賢下榻於此，有失親近。」鐵公子道：「緣病體初痊，尙未進謁，爲罪。」水運道：「我學生特來見鐵先生者，因有一事相議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不知何事？」水運道：「不是別事，就是舍姪女的婚事。」鐵公子因聽見姪女婚事四字，就變了顏色，說道：「老丈失言矣。學生外人，凡事皆可賜教，怎麼令姪女婚事也對學生講？」水運道：「舍姪女婚事，本不當向鐵先生求教，只因舍姪女前日爲過公子搶去爲婚，賴鐵光生鼎力救回，故爾談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前日是路見不平，一時觸怒而爲，原出無心，今日老丈特向學生而言，便是有心了。莫非見學生寄寓於此，以爲有甚不肖苟且之心，故此相誦學生，就立刻行矣，免勞賜教。」水運見鐵公子發急，因寬慰說道：「鐵先生不必勸怒，學生到是一團好意，且請少坐，且待我說完，便知其意彼此有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吾聞君子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聽，老丈不必說了。老丈雖是好意，但我鐵中玉的性情與老丈過別，只怕老丈的好意，在我學生聽中，或者轉以爲惡意，只速去便了，好意惡意，我都不聞。」因立起身，對着管

門伺候的家人說道：『煩你多多拜上小姐，說我鐵中玉感激之私，已識千古，今惡聲入耳，也不敢面辭。』又叫出小舟，往外便走。水運忙來趕鐵公子，已走出門去遠了。水運甚是沒趣，又不好復進來見冰心小姐，只說道：『這後生怎麼樣一個蠢性子，也不像個好嬌客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就默默的走了過去。正是

只道諛言欣所喜，誰知轉變做羞恥，若非天賦老面皮，痛削如何當得起。

却說冰心小姐見叔叔出廳去見鐵公子，早知鐵公子必然留他不住，便也不留。但慮他行程蕭疎，因取了十餘兩零碎銀子，又收拾了行李之類，叫一個家人叫做水用，暗暗先在門外等候，送與他作路費。且却像不知不聞的一般。正是

蠢頑皆事後，靈慧獨機先。有智何妨女，多才不論年。

却說鐵公子怪水運言不入耳，遂出門帶了小舟，一徑走到長壽院，自立在寺前，却叫小舟進去，問和尚要行李。獨修聽見鐵公子在寺外，忙走出來，連連打恭，要邀進去吃茶，因說道：『前日不知因甚事故，得罪相公，忽然移去縣裏，太爺說我接待不周，被他百般難爲，又叫我到各處尋訪，今幸相公到此，若再放去，明日太爺知道我和尙就該死了。』鐵公子道：『前事我倒不題了，你還要說怎麼！今與你說明了罷，寺內決不進去了，茶是決不吃了，知縣是決不見了，快快取出行李來還我，我立刻就要行。』獨修道：『行李已交付小管家了，但相公要去，就怪殺小僧，也不敢放，必求相公少停一刻。』鐵公子大怒道：『你這和尚，也忒懶賴，難道青天白日，定要騙我進寺去謀害，你莫要倚着知縣勢力爲惡，我明日與都院大人說知，叫你的這和尚竟當不起。』正說着，忽縣裏兩個差人趕來，要請鐵相公到縣裏去。『原來這鮑知縣自從改悔過來，知道鐵公子是個有義氣的男兒，要結交他，時刻差人在水家打聽他的消息。差人見他今日忽然出門，忙報與知縣，故知縣隨

即差人來請鐵公子見請轉大笑起來說道：「我又不是你歷城縣人，又不少歷城縣的錢糧，你太爺只管來尋我做甚麼？莫非前日謀我不死，今日又來請去補眼？」差人却沒的回答，却只是不放。鐵公子被逼得性起，正要動粗，忽聽衆人喊道：「太爺自來了。」原來鮑知縣料想差人請鐵公子不來，因自騎了一匹馬，又隨帶了一匹馬，飛跑而來，將人到了面前，忙跳下來，對着鐵公子深深打恭道：「我鮑梓風塵下吏，有眼無珠，一時昏慣，不識賢豪，多取罪戾，今方省悟，台兄乃不欺屋漏之君子，不勝愧悔，故敢特請到縣，以謝前愆，并申後感。」鐵公子聽見縣尊說話，侃侃烈烈，不似前腔拖泥帶水，便轉了一念，並答禮道：「我學生決不說言，數日前尚多欲求於老先生，因受一知己之教，教以反己功夫，故不敢復造公堂，不謂老先生勢利中人，忽忽作此英雄本色語，真不可解，莫非假此逢迎，別有深謀以相加麼？」縣尊道：「一之爲甚，豈可再乎？莫說老長兄教過高誼，我學生感銘不盡，就是水小姐良言勸勉，也不敢忘。」鐵公子吃驚道：「老先生爲何一時就通靈起來，大奇大奇！」縣尊道：「既蒙原諒，敢求到敝衙，尚有一言求教。」鐵公子見縣尊舉止言辭，與前大不相同，便不推辭，竟同上馬，並轡而行。到了縣中，纔坐定，就問道：「老先生有何見諭，乞卽賜教，學生還要長行。」縣尊道：「且請問老長兄，今日爲何突然要行，有如此之急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行期本意向欲稍緩一二日，以明眷懷，今忽有人進不入耳之言，相如有如速駕，故立刻行矣。」縣尊道：「人爲何人言爲何言，並乞教之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人卽水小姐之叔，言卽水小姐婚姻之言。」縣尊道：「其人雖非其言，則是老長兄爲何不入耳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不瞞老先生說，我學生與水小姐相遇，雖出無心，而相見後，義肝烈胆，冷眼熱腸，實實彼此面照，若不相親，而如有所失，故略處男女之嫌，而以知己相接，此千古英雄豪傑之所爲，難以告之世俗。今忽言及婚姻，則視我學生與水小姐爲何人也，毋亦以鑽穴相窺相待者乎，此其言豈入耳哉？故我學生言未畢，而卽

拂袖行矣。『縣尊道：』婚姻之言，亦有二說，台兄亦不可執一。』鐵公子道：『怎有二說？』縣尊道：『若以鑽偷相視，借婚姻而故作譏嘲，此則不可；倘真心念河洲君子之難得，憐窈窕淑女之不易逢，而欲彰關雎雅化，桃天盛風，則又何爲不可，而避之如仇哉？卽我學生今日屈台兄到縣者，久知黃金饋賂，不足動君子之心，聲色宴會，難以留豪傑之駕，亦以曖昧不欺，乃男女之大節，天然湊合，實古今之奇緣。在台兄處事，毫不沾滯，固君子之用心，在我學生旁觀，若不成全，亦斧柯之大罪，故今日特特請者爲此耳。萬望台兄消去前面成心，庶不失後來佳耦。』鐵公子聽了，拂然歎息道：『老先生爲何也出此言！人倫二字，是亂雜不得的，既認君臣，豈能復爲朋友？我學生與水小姐，旣在患難中已爲良友，安可復言夫妻？若覩顏旣爲之，則從前親疎，皆矯情矣，如何使得？』縣尊道：『台兄英雄，說此腐儒之語，若必欲如腐儒固執，則前日就不該到水家去養病了。若曰養病，可所無欺自信，今日人皆盡信其無欺，而何必避嫌，不敢結此絲羅，是前後自相矛盾也。吾甚不知。』鐵公子道：『事在危急，不可得避，而必欲避之，以自明君子，病其礙而不忍爲，至於事無緊要，又嫌疑未消，可以避之，而乃自恃無私，必犯不避之嫌，以自耀，不幾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耶？不知老先生何德於學生，而何仇於學生，而區區以此相挽也？』縣尊道：『本縣落落一官，幾乎隨波逐流，今幸聞台兄討罪督過之言，使學生畏而悔之，又幸聞水小姐寬恕從前之言，使學生感而謝之。因思勢利中原有失足之時，名教中又未嘗無快心之境，何岌岌舍君子而與小人作緣，以自誤耶？故特心改悔之端在，勉圖後功，或可以補前過耳。因見台兄行藏磊落，正大光明，不獨有行文人，實可當聖門賢士，又見水小姐靈心慧性，俏胆才奇，雖然一閨閣淑女，實不愧巔眉男子，今忽此地相逢，未必老天無意。本縣若不見不聞，便也罷了，今台兄與水小姐公堂正大，暗室光明，皆本縣親見親聞，若不兩爲撮合，使千古好逑，當面錯過，則何以爲民父母哉？此乃本縣政聲風化之大端，

不敢不勉力爲之，至於報德私情，又其餘耳。」鐵公子聽了大笑道：「老先生如此說來，一發大差了。你要崇你的政聲，却怎陷學生於不義？」縣尊也笑道：「若說陷兄不義，這事便要直窮到底矣。台兄既怕陷身不義，則爲義去可知矣。若水小姐始終計却過公子，不失名節，又於台兄知恩報恩，顯出真心，有何不義而至陷兄？」鐵公子說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凡婚姻之道，皆父母爲之，豈兒女所自主哉？今學生之父，母安在，而水小姐之父，母又安在，而徒以才貌爲憑，遇合爲幸，遂謂婚姻之義舉，不知此等之義舉，只合奉之過公子，非學生名教中人所敢承也。」遂立起身來要行。縣尊道：「此舉義與不義，此時也難辨，只是終不能成，則不義終能成之則義，台兄切須記之。至日後有驗，方知我學生乃改悔後真心好義，不是一時之所好也。既決意要行，料難強留，欲勸一食，恐怕兄以前轍爲疑，欲申寸敬，又恐台兄以貨財見斥，故逡巡不敢，倘有天緣冀希一會，以盡其餘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賜教多矣，惟此二語，深知我心，多感多感。」因別了出來，帶了小舟攜着行李，徑出東門而去。正是：

性無假借誰遷就，心有權衡獨往來，可嘆世難容直道，又生無妄作奇災。

鐵公子一時任性走出東門，不曾檢點盤纏，見小舟要僱牲口，心下正費躊躇。忽水家家人水用走到面前，說道：「鐵相公怎此時纔來？」家小姐吩咐小的在此候了半日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姐叫我候我做甚麼？」水用道：「家小姐因見二老爺出外，會鐵相公，知道他言語粗俗，必然要觸怒鐵相公，必然鐵相公就要行，家小姐又不便留，但恐怕匆匆草草，盤纏未曾打點，故叫小的送了些路費并小菜在此。」鐵公子聽了大喜道：「你家小姐不獨用情可感，只這一片慧心，凡事件件先知種種周備，真令人敬服。」水用道：「小的回去，梅公可有甚言語吩咐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與你家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恩深難言，欲言情又無情可言，只託你多多

拜上小姐，說我鐵中玉去後，只望小姐再勿以我爲念，便深感不朽矣。」水用因取出十兩銀子并菜果付與小舟，納下鐵公子有了盤纏，遂叫小舟僱了一匹驢兒，竟望東鎮一路而來。不料出門遲了，又在縣中就擱了半日，走不上三十餘里，天就晚了，到東鎮還有二三里，趕驢的死也不肯去了，鐵公子只得下了驢子步行。又不上得里許，剛轉過一帶林子，忽見一個後生男子，肩着一個包袱，領着一個少年女人，身穿青布服，頭上搭着包袱，慌慌張張的跑來，忽撞着鐵公子，十分着驚，就要往林子裏去走。鐵公子看見有些異怪，因大喝一聲道：「你拐帶了人家婦人，要往那裏走？」那婦人着這一驚，便呆了走不動，只立着叫饒命。那後生着了忙，便撇了婦人，去下包袱，沒命的要跑去。鐵公子因趕上捉住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可實說了我便放你。」那後生被捉慌了，因跪在地下，連連磕頭道：「相公饒命，我實說來。這女子是前面東鎮上李太公的妾，叫做桃枝，他嫌李太公老了，不願跟他，故央我領他出來，暫時躲避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等你是個拐子了。」那後生道：「小的叫做宣銀。」鐵公子又問道：「是真麼？」宣銀道：「老爺饒命，怎敢說謊。」鐵公子想了想道：「既是真情，饒你去罷。」因放了手，宣銀扒起，早沒命的跑去了。鐵公子因復轉身來，問那婦人道：「你可爲東鎮上李太公的妾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正是李太公的妾。」鐵公子又問道：「你可叫做桃枝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正叫做桃枝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是被拐出來的了，不必着驚，我是順路就送你回去可好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既被人拐出來，若送回去，只道是有心逃去，那裏辨得清白，相公若有用處，便跟隨相公去罷。」鐵公子笑一笑道：「你既要跟隨，且到前邊去算計。」因叫小舟連包袱都替他拿了要同多。那婦人沒奈何，也只得跟了來。又走不上里餘，只見前面一陣人，飛一般趕將來，趕到面前，看見那婦人跟着一個少年同走，便一聲齊道：「快來好了，拿着了。」衆人聽見，遂一齊將三人圍住，一面就叫人飛報李太公。鐵公子道：「你們不必

囉皂，我是方纔路上撞見，正同了送來。」衆人亂嚷道：「不知你們送來還是拐去，且到鎮上去講。」大家圍繞着，又行不上半里，只見又是一陣人，許多火把，照得雪亮，却是李太公聞知親自趕來，看見鐵公子人物俊秀，年紀又後生，他的妻又跟着他走，氣得渾身都是發怔，也不問個明白，照着鐵公子胸脯，就是一拳頭。口裏亂罵道：「是那裏來个禽娘賊子，拐騙我的愛妾，我這個老性命與你拼了罷！」鐵公子忙用手托開，說道：「你這老人家也忒性急，也不問個青紅皂白，便這等胡爲。你的妾是被別人拐去，是我撞見，替你送轉來的，怎不謝我，到轉唐突？」李太公氣做一團，亂嚷亂跳道：「是那個拐他，還我一個人來，在那裏撞着，是那個看見？」因用手指着那婦人道：「這不是我的妾？」又用手指着小舟拿的包袱道：「這不是我家的東西明明的人賊，獲你這禽娘賊，還要賴到那裏去？」鐵公子看見李太公急得沒法，轉笑將起來道：「你不須着急，妾已在此，自然有個明白。」衆人對李太公道：「這等時候，黑天黑地，在半路上也說不出甚麼來，且回到鎮上，稟了鎮爺，用起刑具，便自然招出真情。」李太公只得依了大家，遂扯扯拉拉，一齊擁回鎮上，來見鎮守。這鎮守是個差委的吏員巡檢，巴不得有事，聽見說是有人拐帶了李太公的人口，曉得李太公是鎮上財主，未免動了愁心，看做一件大事，遂齊齊整整，帶上紗帽，穿起圓領，叫軍士排衙，坐起堂來。衆人擁到堂前，李太公先跪下稟道：「小老兒叫做李自取，我這個妾，叫做桃枝，今忽然門戶不閉，被人拐去，小老兒央人分頭去趕，幸得趕着了。」因用手指着鐵公子道：「却是這個不知姓名的男子，帶着桃枝逃走，人賊俱獲在此，求爺嚴辦。」鎮守叫帶過那個拐子來。衆人將鐵公子擁到面前，叫他跪下，鐵公子笑一笑道：「他不跪我也罷了，怎到叫我去跪他？」鎮守聽了，滿心大怒，欲要發作，因看見鐵公子人物軒昂，不像個卑下之人，只得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這等大模大樣？」鐵公子道：「這裏又不是吏部堂上，怎叫我報脚色，你莫怪我大模大樣，只可憐。」

你自家出身小了。『鎮守聽了，一發觸起怒來，因說道：『你就有些來歷，今已犯了拐帶人口之罪，只怕也逃不去了。』鐵公子道：『這婦人你怎見得是我拐帶？』鎮守道：『李家不見了妾，你却帶着他走，不是你拐，却是誰拐？』鐵公子道：『與我同走就是拐，這等說起家，柳下惠竟是古今第一個拐子了。你這樣不明道理的，是那個瞎子叫你在這做鎮守，可笑之甚。』鎮守被鐵公子幾句這樣言語，覺越急了，因說道：『你能言快語，想是個積年的拐子了。你欺我官小，敢如此放肆，我明日只解你到上憲去看你有本事再放肆麼？』鐵公子道：『上司莫不是皇帝？』鎮守道：『是皇帝不是皇帝，你去見自知。』因又對李太公道：『你這老兒，老大年紀，還討少年女子作妾，自然惹出事來。』又將桃枝叫到面前一看，年紀雖則三十餘歲，却是個搽脂扑粉的材料，因問道：『你還是同人逃走，還是被人拐去？』桃枝低了頭不做聲。鎮守道：『我此時且不動刑，解到上司拶起來，怕你不說。』又分付李太公道：『將這起人犯，你可好好帶去看守，我明日替你出文書，親是解到上司去，你的冤屈，自然伸理。』李太公推辭不得，只得將鐵公子都擁了到家。因見鐵公子將鎮守挺撞，不知是個甚人，不敢怠慢，因開了一間上房請他住，又擺出飯來，請他吃了，欲要將桃枝叫進去，又恐怕沒了對證，不成拐帶，只得也送到上房來同住。只因這一住，有分教，能碎白壁而失身破斧，已逃天下而疑竊皮冠。不知解到上司，又作何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虛捏鬼哄佳人正月佳人噴飲

詞曰：大人曰毀，小人謂之捏。鬼既莫瞞天，又難蔽口，空費花唇油嘴舌。明眸如水，一當前，已透肺肝腦髓。何苦無端，舍此靈明，置身傀儡，右調踏行沙。

話說鐵公子被李太公胡廝賴纏住了，又被鎮守裝模作樣，瑣瑣碎碎，心下又好惱又好笑。到了李老兒家，見拿出酒飯來，也不管好歹，吃得醺醺的，叫小舟鋪開行李，竟沉沉的睡去。此時是十四五，正是月圓，鐵公子一覺醒來，開眼看時，只見月光照入紗窗，那個桃枝妾，竟坐在他頭旁邊，將他身體輕輕摩弄。鐵公子一時急燥起來，因用手推開道：「婦人家須惜廉恥，莫要胡爲。」因側轉身向裏依舊睡去。那桃枝妾討了沒趣，要走開又舍不得，只坐了一會，竟連衣服在腳頭睡了。原來李太公雖妾關在房裏，却放心不下，又悄悄躲在房門外竊聽，聽見鐵公子羞辱他，心下方明白道：「原來都是這淫婦生心，這個少年到是好人，冤屈了他。」到了天明，就要放他開交，怎奈鎮守不會得錢，又被鐵公子挺撞了一番，死命出了文書，定要申到道裏去。李太公拗他不過，只得又央了許多人，同擁到道裏來。不期這日正是道尊壽日，府縣屬官俱來慶賀，此時尚未開門，衆官都在外面等候。忽見一夥人擁了鐵公子與桃枝妾來，說是姦情拐帶，各各盡教去看，看見鐵公子人物秀美，不像個拐子，因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爲何拐他？」鐵公子全不答應。又問桃枝，可是這個人拐你？桃枝因夜裏被鐵公子羞倒，有了氣，沒處出，便一口咬定道：「正是他拐我。」一個個官問他，都如此說。鎮守以爲確然，着實得意。候道尊開門，解進去請功。正在快活，忽歷城縣的鮑知縣也來了，纔下轎，就看見一夥人同着鐵公子與一個婦人在內，因大驚問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鎮守恐怕人答應錯了話，忙上前稟道：「這個不知姓名的少年男子，拐帶了請李自取的妾逃走，當被衆人趕到半路，捉住人贓現獲，故本鎮解到道爺這裏來請功。」鮑知縣聽了大怒道：「胡說。這是鐵都堂的公子鐵相公，他在本縣，本縣爲媒，要將水侍郎老爺的千金小姐嫁他爲妻，他因未得父母，不肯應承，反抵死走了，來你這地方，甚麼村姑田婦，冤他拐帶。」鎮守見說是鐵都堂的公子，先軟了一半，因推說道：「這不干本鎮事，都是李自取來報的，又是這婦人供稱的。」鮑知

縣因叫家人請鐵相公來同坐下，因問道：「台兄行後，爲何忽遇此事？」鐵公子就將林子邊遇見一個後生與此婦人同走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鮑知縣道：「只可惜那個後生不曾曉得他的姓名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已問知了，就是這李自取的外甥，叫做宣銀。」鮑知縣聽了，就叫帶進那老兒與婦人來，因罵道：「你這老奴才，這大年紀，不知死活，却娶這樣後生婦人作妾，已不該了，又不知防嫌，讓他跟人逃走，却冤賴路人拐帶，當得何罪？」李太公道：「小老兒不是冤他，小妾不見了，却跟了他同走，許多人公同捉獲，昨夜到鎮，况妾口中又已供明是他，怎爲冤他。」鮑知縣又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老奴才，自家的外甥宣銀與這婦人，久已通奸，昨日乘空逃走，幸撞見鐵相公，替你捉回人來，你不知感激，怎到恩將仇報？」李太公聽見縣尊說宣銀來，方醒悟道：「原來是這小賊種拐他，怪道日日走來，油嘴滑舌的哄我。」因連連磕頭道：「不消說了，老爺真是神明。」鮑知縣就要出簽來拿宣銀，李太公又連連磕頭求道：「本該求老爺拿他來治罪，但他的父親已死，小的女兒寧居，止他一人，求老爺開恩，小的以後，只不容他上門便了。」鮑知縣又要將桃枝擲起來，李太公不好開口，虧得鐵公子解勸道：「這個桃枝是老兒的性命，宣銀既不究，這桃枝也饒了他罷。」鮑知縣道：「這樣不良之婦，敗壞風俗，就拶死也不爲過，既鐵相公說造化了他，趕出去罷，不便究了。」李太公與桃枝忙磕頭謝了，出去鎮守，又進來再三請罪，鮑知縣也斥說了幾句，打發去了，然後對鐵公子道：「昨日要留台兄小酌，因台兄前疑未釋，執意要行，我學生心甚歉然，今幸這些鄉人代弟留駕，又得相逢，不識台兄肯忘情快飲，以暢高懷否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昨因前之成心未化，故悻悻欲去，今蒙老先生高誼如雲，柔情似水，使我鐵中玉有如飲醇，莫說款留難揮之，斥之亦不忍去矣。」鮑知縣聽了大喜，因分付備酒，候慶賀過道，尊回來痛飲，正是。

樸糊世事候多變，真至交情久自深，若問老天顛倒意，大都假此煉人心。

話說鮑知縣賀過道尊出來，就在寓處設酒與鐵公子對飲。前回雖也曾請過，不過是客套應酬，不甚浹洽。這番已成了知己，你一杯我一盞，頗覺欣然。二人吃到半醉之間，無所不言，言到水小姐，鮑知縣再三勸勉，該成此親。鐵公子道：「知己相對，怎敢違心謊言。我學生初在公庭，看見水小姐亭亭似玉，灼灼如花，雖在情激之時，而私心幾不能自恆，及至長壽院住下，雖說偶然相見，過而不留，然寸心中實是未能忘情，就是這一場大病起於飲食不慎，却也因神魂恍惚所致。不期病到昏憤之時，蒙彼移去調治，細想他殷勤周至之意，上不帶父母下無此子孫，又且一舉一動，有情有禮，遂令人將一腔愛慕之私變而為感激之誠，故至今不敢復萌一苟且之念。設有言及婚姻二字者，真覺心震骨驚，宛若負熱瀆之罪於神明，故老先生言一番，而令學生身心一番不安也。非敢故作矯情，以博名高。」鮑知縣聽了嘆息道：「據台兄說來，這水小姐真凜若神明之不敢犯矣。自我學生論來，除非這水小姐今生不嫁人便可也。若他父親回時，畢竟還要行人倫婚姻之禮，則舍台兄這樣豪傑，避嫌而不嫁，却別選良緣，豈不更褻神明乎？台兄與水小姐君子也，此正在感恩誠敬之時，自不及此，我學生目擊你二人義俠如是，若不成全，則是見義不為也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在老先生或別有妙處，在我學生，只覺惕然不敢。」二人談論快心，直吃到酩酊方住，就同在寓處宿了。次日鮑知縣有公事要回城，鐵公子也要行，就忙忙作別。臨別時，鮑知縣取了十二兩程儀相贈道：「我學生還有一言奉勸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願領大教。」鮑知縣道：「功名二字，雖於直人品無加然，當今之世，紹續書香，亦不可少，與其無益而浪游，何如拾青紫之芥，此就榮名之為愈乎？」鐵公子聽罷欣然道：「謹領大教。」遂別了先行。正是

矛盾冰同於綢繆漆與膠，寸心聊一轉，道路已深遙。

這邊鮑知縣回縣不題，却說鐵公子別過知縣，依舊僱了一匹驢子回去，一路上思量道：「這鮑知縣初見

時，何等作惡，到如今又何等用情，人能改過，便恨他不得。」又暗想道：「這水小姐若論他瘦弱如春柳之纖，嫵媚若海棠之美，使西施王嬙也比他不過。况聞他三番妙智，幾乎將過公子氣死，便是陳平六出奇計，也不過如此，就是倉猝遇難，又能嚇倒縣尹，既至縣庭，又能侃侃談論，謂無才辨識，則安能如此。卽我之受毒成病，若非他具一雙明眼，何能看破？卽使看破，若無英雄之力量，焉能移得我回去？就是能移我回去，若無水小姐這樣真心熱烈，義骨俠腸，出於情入於禮義，不墮入邪淫，就是我臨出門，因他叔子一言，竟不別而行，在他人必定惱了他，偏打點盤纏，殷勤相贈，籌算明白，不差毫髮者，真要算做當今第一奇女子也。我想古來稱美婦人，至於西施卓文君止矣，然西施卓文君皆無貞節之行，至於孟光無鹽，流芳名教，却又不過一醜婦人，若水小姐真河洲之好逑，宜君子之展轉反側，以求之者也。若求而得之，真可謂享人間之禮矣，但可惜我鐵中玉生來無福，與他生同時，又年相配，又人品才智相同，又彼此極相愛重，偏偏的遇得不巧，偏遇在患難之中，公堂之上，不媒灼而交言，無禮義而自接，竟成了義俠豪舉，去鐘鼓之樂，琴瑟之好，大相懸絕。若已成義俠，而再議婚姻，不幾此義俠而俱失乎？我若啓口，不獨他人譏誚，卽水小姐亦且薄視我矣，烏乎可也。今惟有拿定主意，終做個感恩知己之人，便兩心無愧也。」又想道：「他不獨持己精明，就是爲遊學避仇發的議論，亦大有可想，卽勸我續箕裘世業，不必踽踽涼涼，以走天涯，此數語，真中我之病根。我鐵中玉若不博得科第功名，只以此義俠遊遊，使名滿天下，亦是浪子，終爲水小姐所笑矣。我且回去，趁着後年鄉會之期，勉成了父母教子之望，然後做官不做官，待我遊俠，豈不是比今日與人爭長競短，又高了一層？」主意定了，遂一徑竟回大名府，正是

言過還在耳，事棄尙驚心，同一相思意，相思無此深。

按下鐵公子回家不題。却說水小姐自從差水用送盤纏路費與鐵公子去了半日，未見回言，心下又恐怕奸人所算，十分躊躇。又等到日中，水用方回來報說道：「鐵相公此時方出城來，惟銀子小菜已交付鐵相公與小舟收了。冰心小姐道：『鐵相公臨行，可有甚言語吩咐？』水用道：『鐵相公只說，他與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深難言，欲言情又無情可言，只叫我多多拜上小姐，別後再不可以他爲念就是了。』冰心小姐聽了，默然不語，因打發水用去了。暗自想道：『他爲我結仇，身臨不測，今幸安然而去，也可完我一樁心事。但只慮過公子與叔子水運相濟爲惡，不肯忘情，未免要留一番心機相對。却喜得水運傷觸了鐵公子，不辭而去，自有幾分沒趣，好幾日不走過來。忽這一日笑欣欣走過來，尋見冰心小姐說道：『賢姪女，你知道一件奇事麼？』水小姐道：『姪女靜處閨中，外面奇事，如何得知？』水運道：『前日那個姓鐵的，我只道他是個好人，還勸姪女嫁他，到是我還有些主意，不肯輕易聽從，若是聽從了，誤了你的終身，却怎了？你且猜那姓鐵的是甚等樣人？』冰心小姐道：『他的家世，姪女如何得知？看他舉止行藏，自是個義俠男兒。』水運聽了，打跌道：『是個義俠男兒！姪女一向最有眼力，今日爲何走了？』冰心小姐道：『不是義俠男兒，却是甚人？』水運道：『原來是個積年拐子，前日裝病，住在那裏，不知要打仗做甚伎倆，還是姪女的大造化，虧我言語來得尖利，他看見不是頭路，下不得手，故假作悻悻而去。誰知瓦罐不離損傷，彼纔到東鎮上，就弄出事來了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弄出甚樣事來？』水運道：『東鎮上一個大戶人家，有個愛妾，不知他有甚手段，人不知鬼不覺，就拐了出來逃走。不料那大戶人家養的閒漢甚多，分頭一起，竟趕上捉住了，先早打個半死，方送到鎮守衙門。他若知機識竅，求來鎮守，或者打幾下，放了他也未可知。誰料他蠢不過到此田地，要充大頭鬼，反把鎮守撞了幾句，鎮守惱了，竟將他解了道裏去了。都說道這一去，拐帶情真，一個徒弟是穩的了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叔叔

如何得知？」水運道：「前日鮑知縣去與道尊慶壽，跟去的衙役，那一個不看見，紛紛亂傳，我所以知道。」冰心小姐聽了冷笑道：「莫說鐵公子做了拐子，便是曾參真真殺人，却也與我何干？」水運道：「可知道與你何干，偶然是這等閒論，人生面不熟，實實難看，若要訪才，還是知根識本的穩當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論起鐵公子之事，與姪女無干，也不該置辨。但是叔叔說人生面不熟，實實難看，此語實諷諷姪女眼力不好，看錯了鐵公子。叔叔若諷諷姪女看錯了他人，姪女可以無辨，但恐姪女看錯了鐵公子，這鐵公子是個少年，曾在縣尊公堂上，以義俠解姪女之危，姪女又會以義俠接他來家養病，救他人之命，若鐵公子果是個積年拐子，則鐵公子與姪女這番舉動，不是義俠，是私情矣。且莫說鐵公子一生名節，亦被叔叔醜詆盡矣，安可無辨？」水運聽了道：「你说的话，又好惱又好笑，這姓鐵的與我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我毀謗他做甚麼。他做拐子，拐人家婦人，你在閨中，自不知道，縣前跟班的那個不傳說，怎麼怪起我來。姪女若要辨說，是一時失眼，錯看了他，實實出於無心，這還使得，若說要辨他，不是拐子，只怕便跳到黃河裏，也洗不清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要辨正，要辨鐵公子不是拐子，是小人謗他，方見姪女眼力不差，若論姪女有心無心，這又不必辨了。」水運道：「賢姪女也太執性，一個拐子，已有人看見的明明白白，還有甚麼辨得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說有人看見，姪女莫說不看見，就是聞也不會聞之，實實沒有辨處。但姪女據理詳情，這鐵公子決非拐子，縱有這影響，不是訛傳，定見其中別有緣故。若說他真正是做拐子，姪女情願將這兩隻眼睛，挖出輸與叔叔。」水運道：「拐的甚麼大戶人家愛幸，也有入送到鎮守鎮守又送了道尊的衙門去的，諒非訛傳，又且人賊現現，有甚緣故，你到此田地還要替他入品，真叫做溺愛不明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姪女此時辨來，叔叔自然不信，但叔叔也不必過於認真，且再去一訪，便自明白。」水運道：「不訪也是個拐子，再訪也是個拐子，姪女執意要訪，

我就再訪訪，也不差甚麼，不過止差得半日工夫。這也罷了，但姪女既據理詳情，就知他不是個拐子，且請問姪女所據的是那一段理，所詳的是那一種情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情理二字，最精最妙，看破了，便明明白白，看不破，便糊塗到底，豈容易對着不知情理之人，辯得明白，叔叔既問，又不敢不說。姪女所據之理，乃邪正之理，大凡舉止言語，得理之正者，其人必不邪，姪女看鐵公子在公堂至於私室，身所行無非禮義，口所言無非倫常，非賦性得理之正者，安能如此，賦性既得理之正，而謂其做邪人拐子，此必無之事也。姪女所詳之情，大都情用於公者，必不用於私，姪女見鐵公子自相見至，則去披髮纓冠而往救者，皆冷眼絕不論乎親疎，履危犯難而不惜者，皆熱腸，何曾因乎愛惡，非得情之公者，必不能如此，用情既公而謂其後拐子私事，此又必無之事也。故姪女看得明，拿得定，雖生不變者，據叔叔說得千真萬實，則是天地生人之性情，皆不靈矣，則是聖賢之名教，皆假設矣，決不然矣。且俗說耳聞是虛，眼觀是真，叔叔此時，且不要過於取笑姪女，請再去一訪，如訪得的的確確，果是拐子，一毫不差，那時再來取笑姪女，却也未遲，何以將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」水蓮笑一笑道：「姪女既要討沒趣到底，我便去訪個確據來看，姪女再有何說。」冰心小姐笑道：「叔叔莫要訪問沒趣不來了。」水蓮說罷，就走了出來，一路暗想道：「這丫頭怎樣拿得穩，莫非真是這些人傳說差了我，便到縣前，再去訪問訪問。」遂一徑走到縣前，見了熟衙役便問：「也有說果然見一個拐子同一婦人，拴在那裏，是有的，也有說那少年不是拐子的，皆說得糊糊塗塗，只到落後，聞着一個貼身的門子，方才知道詳細，是李大戶誤認就是鐵公子拐他，虧鮑太爺審出情由，方得明白。水蓮聽了，因心下吃驚道：「這丫頭真要算做奇女子了。我已信得真真的，他偏有膽氣咬釘嚼鐵，便說沒有，情願挖出眼睛與我打賭，臨出門又說我，只怕訪得沒趣不來了，我起先那等譏諷他，此時真真沒臉去見他。」躊躇了半晌，因想道：「且去與過公子商量一

商量，再作去處。」因走到過公子家裏，將前後之情，說了一遍。過公子道：「老丈人不必太老實了，如今的事，死的還要說做活的，沒的還要說做有的，說道鐵生有這一番，便添上幾句，替他裝點裝點，也不叫做全說說了。」水蓮道：「誰怕說謊，只是如沒有說謊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要說謊的何難，只消編他幾句歌兒，說是人傳的，拿去與他看，便是一個證見，有與無誰來對證。」水蓮道：「此計甚妙。只是這歌兒，叫誰編好？」過公子道：「除了我能學高才的過公子，再看誰人會編。」水蓮道：「公子肯自編，自然是絕妙了，就請編了寫出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編到不打緊，只好念與你聽，要寫却是寫不出。」水蓮道：「你且念與我聽了再處。」過公子因想了一想念道：

好笑鐵家子，假裝做公子，一口大帽子，滿身虛套子，充做老獸子，哄騙癡女子，看破了底子，原來是拐子，頸項縛繩子，屁股打板子，上近穿窰子，下類叫化子，這樣不肖子，辱沒了老子，可憐吳孟子的的閨中子，誤將流氓子，認做魯男子，這樣裝幌子，其實苦惱子，最恨是瞎子，奈何沒珠子，都是少年子，事急無君子，狗盜大樣子，雞奸小樣子，若要稱之子，早嫁過公子。

過公子念完，水蓮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編得妙，編得妙，只是結尾兩句太露象，恐怕動疑，去了罷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任他動疑，這兩句是要緊，少不得的。」水蓮道：「不去也罷，要寫出來，拿與他看，方像真的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要寫也不難。」因叫一個識字的家人來，口念着叫他寫出，交與水蓮道：「老丈人先拿去與他看，且將他驕矜之氣挫一挫，他肯了便罷，倘畢竟裝樣作模，目今山東新按院已點出了，是我老父的門生，等他到了，我也不去求親，竟央他做個硬主婚，說水侍郎無子，將我贅了入去，看他再有甚法躲避。」水蓮着驚道：「若是公子贅入去，這分家私，就是公子承受了，我們空頂着水家族分名頭，便都無想頭了，公子莫若還是娶了。」

來爲便。『過公子笑道：『老丈人也忒認真，我入贅之說，不過只要成親，成親之後，自然娶回。我過家愁沒產業，却肯貪你們的家，替水家做子孫。』水運聽了，方歡喜道：『是我多疑了，且等我拿這歌兒與他看看，若他看見了，氣倒心動了，我再將後面按院主婚之事，與他說明，便不怕他不肯了。』過公子聽了大喜道：『快去快來，我專候佳音。』水運因拿了歌兒，走回家去見冰心小姐。只因這一見有分教，金愈煉愈堅，節愈愈勵，不知冰心小姐又有何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假認真參按院 反令按院吃驚

詞曰：雷聲空大，只有虛心人怕；仰既無慚，俯亦不愧，安坐何驚何訝。向人行詐，又誰知霹靂自當頭下，到得斯時不思求加，只思求罷。右調柳梢青。

話說水運拿了過公子編誚鐵公子的歌兒，竟走回來，見冰心小姐說道：『我原不要去打聽，還好替這姓鐵的藏拙，姪女定要我去打聽，却打聽出不好來了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有甚不好？』水運道：『我未去打聽，雖傳聞說他是拐子，尚在虛虛實實之間，今打聽了回來，現有確據，將他的行頭都搬盡了，莫說他出醜，連我們因前此之一番都帶累的不好看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有甚確據？』水運道：『我走到縣前一覷，不知是甚好事之人，竟將鐵公子做拐子之事，編成一篇歌句，滿牆上都貼的是，我說你又不信，只得揭了一張來與你看一看，便知道這姓鐵的爲人了。』因將歌句取出，遞與冰心小姐。冰心小姐接過手內，打開一看，不覺失笑道：『恭喜叔叔，幾時讀起書來，忽又能詩能文了。』水運道：『你叔叔瞞得別人，怎瞞得你，我幾時又曾做起詩文來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既不是叔叔做的，一定就是過公子的大筆了。』水運跌跌脚道：『姪女莫要冤屈人過』

公平雖說是個才子，却與你叔叔是一樣的學問，莫說大筆，便小筆也是拿不動的，怎麼冤他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筆雖拿不動，嘴却會說。」水蓮道：「過公子與這姓鐵的，有甚冤仇，却勞心費力，特特編這詩句謗他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過公子雖與鐵公子無仇，不至於謗他，然胸中還知道有個鐵公子，別個人連鐵公子也未必認得，爲何到做詩歌謗他，一發無味了。」姪女雖然是個閨中弱女，這些俚言，斷斷不能鼓勵，勸他不要枉費心機。」水蓮見冰心小姐說得透澈，不敢再辯，只說道：「這且擱過一邊，只是還有一件事，要通知姪女，不可看做等閒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又有何事？」水蓮道：「也不是別事，總是過公子屬意於你，不能忘情，近因府縣官小做不得主，故暫時攔起，昨聞得新點的按院叫做濁瀛，就是過學士最相好的門生，過公子只候他下馬，就要託他主婚，強費了入來，你父親又在邊庭，沒個消息，我又是個白衣人，你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家，何如敵得他過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御史代天巡狩，是爲一方申冤理枉，若受師命，強要主婚亂倫，則不是代天狩行，乃是代天作惡了。朝廷三尺法凜凜然，誰敢犯之，叔父但請放心，姪女斷然不懼。」水蓮笑道：「今日在叔子面前說大話，自然不懼，只怕到了御史面前，威嚴之下，那時動起刑來，只怕又要畏懼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雖說刑罰濫則君子懼，然未嘗因甘懼，而遂不爲君子，既爲君子，自有立身行己的大節義，莫說御史，便見天子，也不肯辱身，叔叔何若畏却小人勢利中弄心術。」水蓮道：「勢利二字，任古今英雄豪傑也跳不出，何獨加之小人，我就認做勢利小人，只怕還是勢利的小人討些便宜。」冰心小姐又笑道：「既是勢利討便宜，且請問叔叔討得便宜安在？」水蓮道：「賢姪女莫要笑我，我做叔叔的勢利了半生，雖不會討得便宜，却也不會吃虧，只怕賢姪女不勢利，就要吃虧了，到中間莫要怪做叔叔的，不與你先說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，『夏蟲不可言冰，螻蛄不知春秋。』各人冷煖，各人自知，叔叔請自爲便，姪女便知有禮義名節，不知有禍福，何須叔叔

代爲過慮。水蓮見冰心小姐說得斬釘截鐵，知道勸化不勸，便轉洋洋說道：「我下此苦口是好意，姪女不聽，我甚着急。」因走了出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毀謗鐵公子是拐子，他偏不信，我把御史嚇他，他也不怕，真也沒法，今日哥哥又充軍去，歸家無日，難道這分家私與他一個女兒佔住罷了。若果按院到了，必須挑動過公子，真真興起訟來，將他弄得七顛八倒，那時應了我的言語，我方好於中取事。」因復走來，見過公子說道：「我這個姪女兒，算也可惡，他一見了詩歌，就曉得是公子編成的，決然不信是真。講到後面，我將按院主婚入贅嚇他，他到說得好，他說：「按院若是個正人，自不爲他們做鷹犬。若是個沒氣力之人，既肯爲學士的公子做使主婚，見了我侍郎小姐奉承，還沒工夫，又安敢作惡，你可與過姐夫說，叫他將這妄想心打斷了罷。」你到氣得他過麼？」過公子聽了，大怒道：「他既是這等說，此時也不必講，且待老馮來時，先通一信，看他還是護我，將拜相學士老師的公子，還是護你充軍侍郎的小姐？」水蓮道：「公子若是丟得開，便不消受此這寡氣，親家來往，與他說了寡嘴罷了，若是畢竟放他不下，除非等按院來，下一個毒手，將他拿縛得定，就便任他乖巧，也只得從順。若只這等與他口鬪，他如何就肯？」過公子道：「老丈人且請回，候新按院到了，便見手段。」二人算計定了，遂別去。果然過了兩月，新按院馮瀛到了，過公子就出境遠遠相迎，及到任行香後，又備盛禮恭賀按院政事稍暇，就沽酒相請。馮按院因他是老師的公子，只得來趕席，飲到上燈時，馮按院見過公子，意甚殷勤，因說道：「本院初到，尙未及分俸轉，過承世兄厚愛，世兄若有所教，自然領諾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老恩台大人，風威霜厲，遠邇肅然，治晚生怎敢以私相干，只有一件切己之事，要求恩台大人作主。」馮按院問道：「世兄有甚切己之事？」過公子道：「家大人一身許國，不遵治家，故治晚生至今尙草草衾裯，未受桃天正室。」馮按院聽了驚訝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難道聘也未聘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正爲聘了，如今在此悔慚。」馮按院

笑道：「這也奇了，以老師台門鼎望，赫赫巖巖，又且世兄青年英俊，誰不願結絲蘿，這聘的是甚麼人家？反要賴？」過公子道：「就是兵部水侍郎的小姐。」馮按院道：「這是水居一了，他今已謫戍邊庭，家中更有何人作主，更要悔賴？」過公子道：「他家令堂已故了，並無別人，便是小姐自己作主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他一女子，如何悔賴？想是前起聘定，他不知道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前起聘定，即使未知，治晚生又自央人爲媒，行過大禮到他家去，他俱收了，難道也不知道？」及到臨娶，便千難萬阻，百般悔賴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世兄何不與府縣說明，叫他撮合？」過公子道：「也曾煩府縣周旋，他看得府縣甚輕，竟藐視不理，故萬不得已，敢求老恩台大人，鐵面之威，爲治晚生少平其間，驕橫之氣，使治晚生得成差替之好，則感老恩台大人之佳意不淺矣。至於其他，萬萬不敢再瀆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此乃善事，本院當與世兄成全，但恐媒妁不足重，或行聘收不明白，說得未定，一時突然去娶，就不便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媒妁就是鮑父母，行聘也是鮑父母去的，聘禮到他家，他又親在任上，就是他親叔子水運代受的，人人皆知，怎敢誑瀆老恩台大人？」馮按院道：「既有知縣爲媒，又行過聘禮，這就無說了。本院明日，就發牌批准去娶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娶時恐他不肯上轎，又有他變，但求批准，治晚生去入贅，他就辭不得了。」馮按院點頭應承，歡歡喜喜，飲了幾杯，方纔別去。過了兩日，馮按院果然發下一張牌到歷城縣來，牌上寫着：

察院示：照得婚姻，乃人倫風化之首，不可違時。據稱過學士公子過三員，與水侍郎小姐水氏，已結秦晉，係該縣爲媒，敦行大禮，姻既已訂，理宜完娶，爲念水官遠任，入贅爲宜，仰該縣傳諭二姓，即擇吉期，速成嘉禮，毋使標梅逾期，以傷桃夭雅化。限一月成婚，繳如遲取罪，未便。

鮑知縣接了牌，細細看明，知是過公子倚着按院是門生，弄的手脚，欲要稟明，又恐過公子怪他，欲不稟明，

又怕按院偏護，將水小姐看輕，弄出事來，轉怪他不實說，只得暗暗申了一角文書，上去稟道：

本縣爲媒，行聘雖實有之，然皆過生員與水氏之叔水運所爲，而水氏似無許可之意，故至今未成。茲奉憲委傳諭，理合奉行，但慮水氏心貞志烈，且變端百出，本縣往諭，恐恃官女驕矜不遜，有傷

憲體，特此稟明，伏乞察照施行。

馮按院見了大怒道：「我一個按院之威，難道就不能行於一女子。」因又發一牌與鮑知縣道：

察院又示：照得水氏既無許可，則前日該縣爲誰爲媒行禮，不自相矛盾乎？宜速往諭，且水氏乃罪官之

女，安敢驕矜，倘有不遜，卽拿赴院，判問定罪，毋違！

鮑知縣又接了第二張憲牌，見詞語甚厲，便顧不得是非曲直，只得打執事，先見過公子，傳諭按君之意，過公子滿心歡喜，不消說得。然後到水侍郎家裏，到門下竟自走進大廳來，叫來人傳話，說本縣鮑老爺奉馮按院老爺憲委，有事要見小姐，來人入去報知，冰心小姐就心知是前日說的話發作了，因帶了兩個侍婢，走到廳後，垂下簾立着，叫家人傳稟道：「家小姐已在簾內聽命，不知馮按院老爺有何事故，求老爺吩咐。」鮑知縣因對着簾內說道：「也非別事，原是過公子要求小姐姻事，一向託本縣爲媒行聘，只因小姐不從，故此攔起。今新來的按台馮老大人是過學士門生，故過公子去求他主婚，也不深知就裏，因發下一張牌到本縣，命本縣傳諭二姓，速速擇吉成親，以敦風化，限在一月內繳牌，故本縣只得奉行。這已傳諭過公子，過公子喜之不勝，故本縣又來傳諭小姐，乞小姐凜遵憲命，早早打點。」冰心小姐隔簾答應道：「婚姻嘉禮，豈敢固辭，但無父命，難以自專，尙望父母大人代爲一請。」鮑知縣道：「本縣初奉命時，已先申文，代小姐稟過，不意按台又發下一牌，連本縣俱加督責，詞語甚厲，故不敢不來。諭知小姐，或從或不從，小姐當熟思行之，本縣也不敢

相強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按院牌上有何厲語？求賜一觀。」鮑知縣遂叫禮房取出二牌，交與家人侍妾傳入。冰心小姐細細看了，因說道：「賤妾若辭過府之姻，非有所擇也，只因家大人遠戍，若自專主，異日家大人歸時，責妾妄行，則無以謝過。今按君既有此二牌治罪，赫赫炎炎，雖強暴不敢違，况賤妾弱女，焉敢上抗？則從不爲私媿矣。但恐絲羅結後，此二牌繳去，或按院任滿後，又將何爲據？不幾仍妾自主乎？敢乞父母大人稟過按君，留此二牌爲後驗，則可問今日妾之迫於勢，是公而非私矣。」鮑知縣道：「小姐所慮甚遠，容本縣再申文稟過按院，自有定奪。」二牌且權留小姐處。說罷，就起身回縣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水小姐我還打算始終成全了鐵公子，做一樁美舉。且他前番在過公子面上，千不肯萬不肯，到今日但要留牌票，使容易肯了，真不可解。到底是按院勢力大。」水小姐既已應承，却無可如何，只得依他所說，做了一張文書，申到按院。馮按院看了大笑道：「前日鮑知縣說此女性烈，怎見我牌票便不烈了。」因批回道：

據稟稱水氏以才奉親命，不敢專主，請留牌以自表誠，孝義可嘉，但芳時不可失，宜速合卷，以成雅化，卽留前二牌爲據可也。

鮑知縣見按院批准，隨又親來報知小姐。臨出門又叮囑道：「今日按台批允，則此事非過公子之事，乃按台之事了，卽游移改口不得。小姐須急急打點，候過公子擇了吉期，再來通報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事在按君，賤妾怎敢改口？但恐按君想過意來，轉要改口。」鮑知縣道：「按台連出二牌，成全此事，他怎到反要改口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也定不得，但接君既不改口，賤妾雖欲改口，亦不能矣。」鮑知縣叮囑明白，因辭了出來，又去報知過公子，叫他選擇吉期，以便合卷。過公子見說冰心小姐應承，不喜自勝，忙忙打點不題。正是

莫認桃天使好逑，須知和應始離鳩，世間多少河州鳥，不是鴛鴦不並頭。

却說馮按院見水小姐婚事，虧他勢力促成，使過公子感激，也自歡喜。又過了數日，馮按院正開門放告，忽擁擠了一二百人入來，俱手執詞狀，伏在丹墀之下。馮按院吩咐收了詞狀，發放出去，聽候掛牌。衆人便都一擁去盡，獨剩下一個少年女子，跪着不去。左右吆喝出去，這女子立起身，轉走上數步，仍復跪下，口稱犯女有犯上之罪，不敢逃死，請先畢命於此，以申國治，以彰憲體。因在袖中取出一把雪亮的尖刀，拿在手裏，就要自刺馮按院在公座上突然看見，着了一驚，忙叫人止住問道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？甚冤情可細訴明，本院替你申理不必性急。」那女子因說道：「犯女乃原任兵部侍郎，今邊戍罪臣水居一之女王水氏，今年一十七歲，不幸慈母早亡，嚴親遠戍，煢煢小女，靜守閨中，正茹荼飲血之時，豈敢議及婚姻？不意奸人過其祖，百計營謀，前施毒手，幾柔弱不能保守，今倚着師生勢，復逞狼心，欲使無瑕白辱，痛遭點污。泣思家嚴雖謫，猶係大夫之後，犯女雖微，尙屬閨閣之餘，禮義所出名教攸關，焉肯上無父母之命，下無媒妁之言，而長強暴之威，以致失身喪節，然若強暴強橫，不溫探丸劫奪之雄，尙可却避自全，今竟假朝庭恩寵，御史威權，公然牌催票勒，置禮義名教如弁髦，一時聲勢赫赫，使閨中弱女，魂飛膽碎，設欲從正守貞，勢必人亡家破，然一死事小，辱身罪大，萬不得已，於某年某月某日，瀝血明冤，遣家奴走闕下，擊登聞鼓上陳矣。但閨中細女，不識忌諱，一時情詞激烈，未免有所干犯，自知罪在不赦，故俯伏台前，甘心畢命。」說罷，又舉刀欲刺。馮按院初聽見說過，公子許多奸心，尙不在念，後聽到遣家奴走闕下，擊登聞鼓上陳，便着了忙，又見他舉刀欲刺，急吩咐一個小門子下來搶住，因說道：「此事竟有許多原故，叫本院如何得知？且問你前日歷城縣鮑知縣稟稱是他爲媒行聘，你怎麼說下無媒妁之言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鮑父母所爲之媒，所行之聘，乃是犯女叔父水運之女，今已娶去爲室，久矣，豈有一媒一聘娶二女之理？」馮按院道：「原來已娶過一個了。既是這等說，你就該具詞來稟明了，怎

麼就輕易上本？冰心小姐道：「若犯女具詞可以稟明，則大人之憲牌不應早出，據過公子之言而專行矣。若不上本，則沉冤何由而白？」馮按院道：「婚姻田土乃府縣事，怎敢擅瀆朝廷，莫非你本上別捏虛詞，明日行下來，畢竟罪何所歸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怎敢虛詞，現有副本在此，敢求電覽。」因在懷中取出呈上，馮按院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着：

原任兵部侍郎，卽今遣戍罪臣水居一犯女水冰心謹奏。爲按臣諂師媚權，覓牌狼吏，強逼大臣幼女，無媒苟合，大傷風化事。竊惟朝廷政治，名教爲尊，男女人倫，婚姻媒妁，往來說合，必憑媒妁之言，可否從違，一聽父母之命。卽媒妁成言，父母有命，亦必需大禮行聘，三星照室，方迎之子于歸。從未聞男父在朝，未有遣媒之舉，女父遣邊，全無允諾之辭，而按臣入境，一事未舉，先卽連遣虎牌，立勒犯女無媒苟合，欲圖諂師媚權，以報私恩，如馮瀛者也。犯女柔順，何犯上抗計，惟有剝頸憲牌，以全名教，但恐冤沉莫雪，怨鬱之氣，蒸爲災異，以傷聖化，故時遣家奴水用，蹈萬死擊登聞鼓，上聞伏望皇仁，垂情凌虐，威逼慘死之苦。勅戒按臣，小有公道，則犯女雖死，而情同犯女者，或可少偷生於萬一。臨奏不勝幽明感憤之至。

馮按院纔看得中一句諂師媚權，早驚出一身冷汗，再細細看去，忽然不覺滿身都燥起來，急看完，又不覺勃然大怒，欲要發作，又見水小姐持利刃，特擲之聲，只要刺死，倘刺死了，一時沒解，再四躊躇，只得將一腔惡氣，按納下去，轉將好言勸諭道：「本院初至，一時不明，被過公子蒙蔽，只道婚姻有的，故諄諄促成，原是好意，不知今無父母之命，到是本院差了。小姐請回，安心靜處，本院既有告示，禁約士惡強婚，但所上的本章，還須趕轉，不要張揚爲妙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大人寬宥，犯女焉敢多求，但已遣家奴，長行三日矣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三日無妨。」因立刻差了一個能幹家人，問了水小姐整人的姓名形狀，發了火牌，限他星夜趕回，立刻去了。

然後水小姐謝了出來，悄悄上了一乘小轎回家，真說過公子與水運全然不曉，就是鮑知縣一時也還不知。過公子還高高興興，擇了一個好日子，通知水運。水運因走了家來說道：「姪女恭喜，過公子入贅，有了吉日了。」冰心小姐笑一笑道：「叔叔可知這個吉期，還是今世，還是來生？」水運道：「賢姪女莫要取笑，做叔叔的便與你取笑兩句，也還罷了，按院代天巡狩，宰生殺之權，只怕是取笑不得的哩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猶父也，姪女安敢取笑。今日的按院，與往日的按院不同，便取笑他也不妨。」水運道：「既是取笑他，不妨前日他兩張牌倒下來，就該取笑他一場，爲何又收了他的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取了他牌票，焉知不是取笑？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家人進來說道：「按院老爺差人在外面，送了一張告示來，要見小姐。」冰心小姐故意沉吟道：「是甚告示送來？」水運道：「料無他故，不過催你早早做親，待我先出去看看，若沒甚要緊，你就不消出來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水運因走了出來，與差官見過，就問道：「馮老爺又有何事，勞尊兄下顧，莫不是催結花燭？」差人道：「倒不是催結花燭，老爺分付說：『老爺初下車，公事煩多，未及細察，昨纔訪知水老爺戌出在外，水小姐尚係弱女，獨自守家，從未受聘，恐有強暴之徒，妄思謀娶，特送一張告示在此，禁約地方。』因叫跟的人將一張告示，遞與水運。水運接在手中，心中大吃一驚，暗想道：『這是那裏說起！』心下雖如此想，口中却說不出，只得請差人坐下，便拿了進來，與冰心小姐看道：「按院送這張告示來，不知爲甚，你可念一遍與我聽。」冰心小姐因展開細細念道：

按院示：照得原任兵部侍郎水宦京官，正是被道邊庭，尙有弱女，未經受聘，守貞於家，殊屬孤危，仰該府該縣，時加存恤，如有強暴之徒，非禮相干，著地方並家屬，即時赴院稟明，立拿究治，不貸。

冰心小姐念完，笑一笑道：「這樣嚇鬼的東西，要他何用？但他既送來，要算一團美意，怎可拂他。」因取出

二兩一個大包封送差人，二錢一個小封賞隨，遞與水運，叫他出來打發。水運聽見念完，竟呆了開不得口，接了封兒，只得出來，送了差人去了，復進來說道：「賢姪女到被你說着了，這按院真曲折不同，前日出那樣緊急催婚的牌票，怎今日忽出這樣禁約的告示來，殊不可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有甚難了，解初下馬時，只道姪女柔弱易欺，故硬主婚，去奉承過公子，今訪知姪女的辣手，恐怕害他做官不成，故又轉過臉來，奉承姪女。」水運道：「哥哥又不在家，你有甚麼手段害他，他這等怕你？」冰心小姐笑道：「叔叔此時不必過問，緩兩日自然知道。」水運滿肚皮狐疑，只得走了出來，暗暗報知過公子，說按院又發告示之事。過公子不信道：「那有此等事。」水運道：「我非哄你，你急急去打聽，是甚麼緣故？」過公子見水運說：「是真話，方纔有急，忙乘了轎子，去見按院，前日去見時，任是事忙，也邀入相見，這日開居後堂，只推有事不見。過公子沒法，到次日又去，一連去了三四日，總回不見，心下焦燥道：『怎麼老馮也就變了，他若這等情形，我明日寫信通知父親，看他這御史做得穩不穩。』只因這一急有分教，小人逞醜烈女傳芳，不知過公子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十一回 熱心腸放不下千里難赴

詞曰：謾道無關，一片身心都被管；急急奔時，猶恐他嫌緩。豈有拘繫，總是情長短；非兜攬，此中冷暖，舍我其誰管。其右調點絳脣。

話說過公子見馮按院不爲他催親，轉出告示與水小姐，禁止媒娶，心上不服，連連來見馮御史，只是不見，十分着急，又摸不着頭路，只得來見鮑知縣，訪問消息，就說馮御史反出告示之事。鮑知縣聽了，也自驚訝道：「這是爲何？」因沉吟道：「一定是水小姐弄甚神通，將按院壓倒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他父親又不在家，一個

少年女子。又不出閨門，有甚神通弄得。鮑知縣道：「兄不要把水小姐看做等閒，他雖是一個小女子，却有千古大英雄之志量。前日本縣持牌票去說時，他一口不違，就都依了，我就疑他胸中別有主見，後來我却回覆他，曾又叮囑他，莫要改口，他就說我不改口，只怕按君倒要改口，今日按台果然改口，莫非他弄的神通，賢契到該去按君衙門前訪問定有緣故。」過公子只得別了縣尊，仍到按院衙門前打聽，若水小姐在按院堂上，有此一番舉動，衙役皆知，就該訪出，只因按台怕出醜，吩咐不得張揚，故過公子打聽不出。悶悶的過了二十餘日，忽見按院大人來請，只道有好意，慌忙去見他。到了後堂，相見過，馮按院就先開口說道：「本院爲世兄，因初到不知就裏，幾乎惹出一場大禍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以按台之重，成治下一女子婚姻，縱有些差池，恐也無甚大禍，爲何老恩台大人，出乎反乎？」馮按院道：「本院也只認這水小姐是治下一女子，故行牌彈壓他，使他俯首聽命，不敢強辭。誰知這水小姐爲人，甚是利害，竟是個大才大智之人，諳到時略不動聲色，但滿口應承，却悄悄自做了一道本，暗暗差一個家奴，進京去擊登聞鼓，參劾本院，你道利害不利害。」過公子聽了，吃驚道：「他一個少年女子，難道這等大膽，只怕還是謊說，以求苟免。且請問老恩台大人，何以得知？」馮按院道：「他參劾本院，還不爲大膽，他偏有膽氣，親自送奏本來與本院看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老恩臺大人，就該扯碎他的本章，懲治他個盡情，他自然不敢了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他妙在將正本先遣人進京二日，然後來見本院，欲要重治他，他的正本已去了。倘明日本准時，朝廷要人，却將奈何！不獨本院處治他，他却轉手持利刃，欲自刺，將以死來挾制本院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就是他的本上了，老恩臺大人辨一本，未必就辨他不過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世兄不會見他的本章，他竟將本院參倒了，竟無從去辨。倘此本若是准了他的，不獨本院有罪，連世兄與老師却都有些不便，故本院不得已，只得出告示安慰，他方說出家奴姓名形狀，許我差人星夜趕回前

日兄累累賜顧。本院不敢接見者，恐怕本趕不回，耳目昭彰，愈加談論。今幸本院趕回了，故特請世兄來看。方知本院不是出乎歹意，蓋不得已也。」因取了水小姐的本章，送與過公子看。過公子看了，雖不深知其情，然看見諂師媚權等語，也自覺寒心道：「這了頭怎無忌憚至此，真正實在可惡。難道就是怎等罷了，其實氣他不過，還望老恩臺大人看家父之面，爲治晚生另作一斧柯之想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世兄若說別事，無不領教。至於水小姐只段姻緣，說來也有些不合，本院勸世兄到不如冷了這個念頭罷，只管勉強去求，恐怕終要弄出事來，我看這女子舉動莫測，不是一個好惹的。」過公子見按院推辭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辭了出來。心不甘服，因尋心腹成奇，與他商量，遂將他的本章，大意念與他聽道：「這了頭告諂師媚權，連父親也參在裏面，你道惡也不惡。」成奇道：「他本章雖惡，然推他苦死推托之情，却不是嫌公子無才無貌，但只見男女皆無父命。若婚姻論正禮，他也說得不差。我想這段姻緣，決難強求。公子若必要成親，除非棄他。此時父親貶謫，老爺又不日拜相，速趕人進京，與老爺說知此情，求老爺做主遣人到戌所去求親，你想那水侍郎在此落難之時，無有不從，倘他父親從了，便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方大喜道：「有理有理，現一條大路不走，却怎走小路。如今就寫家書，去與父親說。但是書中寫不盡這些委曲家裏這些人，又都沒用，必得兄爲我走一遭，在老父面前，見景生情，撮合成了方妙。」成奇道：「公子喜事，既委命於我，安敢辭勞，就去就去。」過公子大喜道：「得兄此去，吾事濟矣。」因懇懇切切寫了一封家書，與父親，又取了盤川，叫一個老人家，同成奇進京去了。正是

滿樹尋花花不見，又從樹底覓根。
誰知春在鄰家好，蝶鬧蜂忙總是差。
按下成奇與家人進京去求親不題。却說鐵公子自山東歸到大名府家裏，時時佩服小姐之恩，將俠烈之

氣漸次消除了，只以讀書求取功名爲念。一日在邸報上看見父親鐵都院有本告病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心下着急，又帶着小舟騎了四馬，忙忙進京去探望。將到京師，忽見一人騎着一匹驢子在前面走，鐵公子馬快趕過他的驢子，因回頭一看，却認得是水家的家人水用。因着驚問道：「你是水管家耶，爲何到此？」水用抬頭看見是鐵公子，慌忙跳下驢來說道：「正要來見鐵相公。」鐵公子聽了驚訝道：「你要來見我做甚麼？」只得也勒住馬，跳了下來。又問道：「你來的端的是爲老爺的事，還是爲小姐的事？」水用道：「是爲小姐的事。」鐵公子又吃一驚道：「小姐又爲甚事，莫非還是過公子作惡？」水用道：「正爲過公子作惡，這遭作得更惡，所以家小姐急了，叫我進京擊登聞鼓上本，又恐怕我沒用，叫我來尋見相公，要求指點指點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上本容易，且問你過公子怎生作惡，就至於上本？」水用道：「前番是過公子自家謀爲，識見淺短，故小姐隨機應變，俱搪塞過了。誰知新來的按院是過老爺門生，死爲他出力，竟倒下二張憲牌到縣裏來，勒逼着月成親，如何拘得他過家小姐，故不得已，方纔寫了一道本章參他，叫我來尋相公指引，今日造化，恰好撞着，須求鐵相公作速領小舟去，路上要使用的小人俱帶在此。」鐵公子聽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那個御史，敢如此胡爲？」水用道：「按院姓馮，鐵公子道：『一定是馮瀛，這賊壞了小姐，既有本，自然參得他痛快。這不打緊，也不消擊鼓，送到通政司，他登時進上候批下來，等我再與禮科抄參幾道，看這賊壞的官，可做得穩。』」水用道：「若得鐵相公如此用情，自然好了。」鐵公子說罷，因跨上馬道：「路上說話不便，我的馬快先去，你可隨後趕到都察院私衙裏來，我叫小舟在衙前接你。」水用答應了，鐵公子就將馬加一鞭，就似飛的去了。不多時到了私衙，原來鐵御史告病不准，門前依舊熱鬧，鐵公子忙進衙拜見了父母，知道是朝廷有大議，要都察院主張，到該告病辭免，沒有甚大事，故放了心。就分付小舟在衙前等候，水用直等到晚，并不見來。鐵公

子猜想水小姐既分咐他託我上本，怎隱不來，莫非他驢子慢，到得遲尋下處歇了，明早必來見我。到了次早，又叫小舟到衙前守候，直守到午後，也不見來。鐵公子疑惑道：「莫非他又遇着有力量的熟人，替他上了，故不來見我。」只得差了一個能事的承差，叫他去通政司訪問，可有兵部水侍郎的小姐差人上本。承差訪問了來回覆道：「並沒有。」鐵公子委決不下，又叫人到午門外打聽，今日可有人擊鼓上本。又回道：「沒有。」鐵公子一發動疑，暗暗思忖道：「他分明說要央我上本，爲何竟不見來，莫非他行事張揚，被按院耳目心腹聽知，將他暗害了，或者是一時得了暴病睡倒了。」一霎時就有千思萬想，再也不想不到是水用將到城門，忽被馮按院的承差趕了轉去。又叫人到各處去找尋，一連尋了三五日，並無蹤影。鐵公子着了急，暗想道：「水小姐此事，若是上本准了，倒下處去，便不怕按君了，今本又不上，按君威勢他一個女子，任是能幹，如何拘得他過，況他父親又被貶謫，歷城一縣，都是奉承過公子的，除了我不去救他，再有誰人肯爲他出力。」古語云：「士爲知己者死。」水小姐於我鐵中玉，可謂知己之出類拔萃者矣，我若不知，還可謝責，今明明已知，而不去助他一臂，是鬚眉男子不及一紅顏女子，不幾負知己乎。」主意定了，即辭了父母，只說仍回家讀書，却悄悄連馬也不騎，但僱了一匹驢子騎着，仍只帶了小舟，星夜到山東歷城縣來，要爲水小姐出力。一路上思量道：「若論賊壞如此生惡，就該打上堂去，辱他一番，與他個沒體面，方覺暢意。只他是個代天巡狩的御史，我若如此，他上一本，說我凌辱欽差，他到轉有詞了，那時就到御前辯難他的理長，我的理短，雖也不怕他，但我見水小姐折服強暴，往往不勤聲色。我若勤起粗來，他未免又要笑我，是血氣用事的了。莫若先去見小姐，只將馮按院的兩張勒婚虎牌拿了進京，叫父親上本參他，詔師媚權，逼勒大臣幼女，無媒苟合，看他怎生樣解救。」正是

熱心雖一片，中有萬千思，不到相安處，徬徨無已時。

鐵公子主意定了，遂在路不敢少停，不數日就趕到歷城縣，尋一個下處，安放了行李，叫先舟看守，遂自走到水侍郎家裏來。到了門前，却靜悄悄不見一人出來，只得走進大門，也不看見一人出入，只得又走進二門來，雖也不見有人出入，却見門傍有一張告示挂在壁上。近前一看，却是馮按院出的。心下想道：「這賊壞既連出二張，限日成婚，怎又出告示催逼？」正好拿他去做個指實，一邊想一邊看去，却原來不是催婚，到是禁人強娶的。看完了，心下又驚又喜道：「這却令人不解，前日水用明明對我說，按院連出二牌催婚，故水小姐事急上本，為何今日轉掛着禁強娶的告示在此，莫非是水小姐行了賄賂，故反過臉來，再不然是水侍郎復了官，故不敢妄爲。」再想不出，欲要進去問明，又想道：「他一個幼女，我又非親非故，若他被遭了強娶，思難，我進去問聲還不妨，他如今門上貼着這樣平平安安的告示，我若進去訪問，便涉假公濟私之嫌了，又斷乎不可，且到外面去細訪，或者有人知道也。可知。」因走了出來，不期剛走出大門，忽撞見水蓮在門前走過，彼此看見，俱各認得，只得上前施禮。水蓮暗想道：「他向日悻悻而去，今日爲何又來，想是也着了魔。」因問道：「鐵先生幾時來的，曾見過舍姪女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今日纔來，並不敢驚動令姪女。」水蓮道：「既不見舍姪女，又爲何到此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學生在京，曾聞得馮按院擅作威逼，連出二牌，限一月要逼令姪女出嫁，因思女子之嫁，父命之關，御史何事，私心竊爲不平，故不遠千里而來，欲爲令姪女少助一臂，適在門內，見馮按君有示，禁人強娶，此乃居官善政，乃知是在京之傳聞者誤也，故決然而反耳。」水蓮聽了大笑道：「鐵先生可謂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矣，雖屬高義，也只覺舉動太輕了。此話便是這等說，然既已遠遠到此，還須略略少停，待學生說與舍姪女，使他們知感出來，再拜謝拜謝方不負此一番跋涉。」鐵公子道：「

學生之來，原不全是爲人，不過要平自心之不平耳。今自心之不平已平，又何必人之知感，又何必人之拜謝。說罷，將手一舉道：「老夫請了。」竟揚長而去。水運還要與他說話，見他竟一拱而別，心下十分不快，因想道：「這小畜生，怎還是這等無狀，怎生要擺佈他一場方暢快。」想了半晌，並無計策，因又想道：「還須與過公子去商量方好。」因先叫了一個小廝，悄悄趕上鐵公子，跟了去打聽他的下處，然後一逕走來，尋見過公子，將撞見鐵公子情事細細說了一遍。過公子聽了，跌足道：「這畜生又想要來奪我婚姻了，殊可痛恨。我實管饒他不過，拚着費些情面，要與他做一場。」水運道：「這一場却怎生與他做？」過公子道：「明日尋見他，借些事故，與他私鬧一番，然後將他告在馮按院處，怕老馮不應承。」水運搖頭道：「此計不妙，我聞得這姓鐵的父親做都察院，我想都察院是按院的堂官，這馮按院就十分要爲公子，却也不可難爲堂官的兒子。」過公子聽了，吃驚道：「是呀，我到不曾想着，此却如之奈何！」水運道：「我想起來，如今且不必動大干戈，只小耍他一場，先弄得他顛三倒四，再打得他頭破血出，却又沒處叫屈，便也般的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得能如此，方能少出我氣，且問計將安出？」水運道：「這姓鐵的雖然嘴硬，然年紀小小的，我窺他來意，未必不專致在我姪女兒身上。方纔被我撞破了，沒奈何只得說這些好話兒，遮掩遮掩，我想他心上，不知怎生樣思量。一見哩，公子如今莫若將計就計，叫一個童子去請他，只說水小姐差來的，說今早知他到門，恐人多不便出來相見，約他今晚定更時，在後花園門口一會，有要緊的話說，那姓鐵的便是神仙，也猜不出是假的。等他來時，公子却暗暗埋伏下幾個好漢，打得他頭青眼腫，却到那裏去訴苦。你道此計好不好？」過公子聽了，喜得滿面都是笑，因替道：「好一計，百發百中，且打他一頓，報個信與他，使他知歷城縣豪傑是惹不得的。」叫出一個乖巧會說的童子來，將訴說的言說，細細吩咐明白，叫他如此如此，那童子果然乖巧，一一領會。正盼

咐完，恰好水運叫去打聽下處的小廝也來了，因叫他領到鐵公子下處來。此時鐵公子因馮按院出告示的緣故，不知其詳，放心不下，遂走到縣前，要見鮑知縣，問個明白，不料鮑知縣有公務出門，不在縣中，只得仍轉走回來。水家廝看見，忙指與童子道：「這走來的正是鐵相公。」童子認得了，却讓鐵公子走進下處，他即隨後跟了進來，低低叫一聲鐵相公，又到那裏去來，小廝候久了，鐵公子回頭看時，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，因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，候我做甚麼？」那童子不就說話，先舉眼四下一看見，沒有人方走近鐵公子身邊，低低說道：「小的是水小姐差來的。」鐵公子驚訝道：「水小姐他家有管家水用等，爲何不差來，却怎叫你來？你且說差你來見我有甚話說？」童子道：「小姐要差水用來，因說訴不便，故差小的來，小的是小姐貼身伏侍的，可以傳達心事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有甚麼心事要你傳達？」童子說：「小姐說『早間蒙鐵相公光顧，已有人看見要出來相會，一來衆人屬目，不便談心，二來被人看見，又要論是非，三來鐵相公又未曾扣門升堂，差人留見，又恐涉私非禮，只得隱忍住了。』」然感激鐵相公遠來一片好心，必要當面一謝。」故悄悄差小的來見鐵相公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你可回去對小姐說，說我鐵挺生雖爲小姐不平而來，不過盡我之心，却非要見小姐之面。小姐縱有感我之心，却無見我謝我之理，蓋男女與朋友不同耳。」童子道：「小姐豈不知男女無相見之禮，但說是前番已會相見過，今日鐵相公又爲小姐遠遠而來，反避嫌不見，轉是矯情了。欲令請相見，又恐閒人論短論長，要費分辯，莫若請鐵相公定更時分，悄悄到後花園門首去一會，人不知鬼不覺，實爲兩便。」望鐵公子不要推辭，以負小姐之心。」鐵公子聽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胡說這些話，從那裏說起，莫非你家小姐喪心病狂麼？」童子道：「家小姐是一團美意，怎麼鐵相公到惱此來？」鐵公子一頭怒，一頭想道：「水小姐是禮法持身，何等謹慎，怎麼說此非禮之言，難道相隔不久，就變做兩截人，此中定然有詐。」因一手將童

子捉住又一手指着童子的臉要打道：「你這小奴才，有多大本領，怎敢將美人局來哄騙我鐵相公。那水小姐乃當今的女中豪傑，你怎敢造此邪穢之言來污他；我鐵相公是一個皎皎錚錚的漢子，你怎敢捏此淫蕩之言來誘我。我想這些言語，你一個小小孩子，也造作不出，定有人主使，可實說是誰家的小廝，這些言語是誰教你的，我便饒你，你若半字含糊，我就帶你到縣中，叫縣主老爺將你這小奴才活活打死。」童子正說得有枝有葉，忽被鐵相公一把捉住，只恨恨要打，嚇得他魂都不在，身上又見鐵相公將他隱情都先說破，更加慌張。初還強辯一兩句道：「我實是水小姐差來的，這些話實是在水小姐告我說的。」後被鐵相公兜嘴兩個巴掌，打慌了，只得直說道：「我實是過公子的童子，這些話都是水老相公教的，實實不干小的之事，求鐵相公饒了我罷。」鐵相公聽了，方哈哈大笑道：「魑魅魍魎，怎敢在青天之下弄伎倆。」因放了手，放起小童道：「你既直說了，饒你去罷。你可對水家老奴才說我鐵相公是個烈丈夫，水小姐是個奇女子，所行所為，非義即俠，豈小人所能得知，叫他不要只管自討苦吃，饒你去罷。」童子得脫了身，那裏還敢做聲，因將袖子掩臉，一路跑了回去。此時水運遠同過公子坐着等信，忽見童子垂頭喪氣，走了回來，不勝驚訝。過公子忙問道：「你如何這等模樣？」童子因吃了苦，看見家主，不覺眼淚落了下來道：「這都是水老相公害我。」水運道：「我叫你去充作水家的人，傳水小姐的說話，他自然歡喜，你怎到說我害你？」童子道：「水老相公你也忒將那鐵公子看輕了。那鐵公子好不利害，兩只眼，看人，比相面的還看得准些。一張嘴，說話論事，就像看見的一般，小的纔走到面前，說是水小姐差來的，那鐵公子就有些疑心，說道：『既是水小姐差來，怎不差那大家人，却叫你来？』小的說我是水小姐貼身伏侍的，故差了我來，那鐵公子早有幾分不信，就放下面孔來問道：『差你來做甚麼？』小的一時沒交動，只得將水老相公差我去說水小姐約他後園相會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」

那鐵相公也忒性急，等不得說完，便大怒起來，將小的一把捉住亂打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小奴才，敢大膽將美人局來哄我鐵相公？那水小姐是個閨中賢淑，怎說此喪心病狂之言，定是誰人詐騙。若不實說，就要送小的到官去究治。」小的再三求饒，他好不利害，決定不放，只等小的說出真情，他方大笑幾聲，饒了小的。臨出門又罵水老相公作魑魅魍魎，叫我傳水老相公不要去將虎口自討苦吃。過公子與水連聽了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呆了半晌。水連忽發狠道：「這小畜生怎如此可惡，我斷乎放他不過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你雖放他不過，却也沒奈何他。」水連道：「不打緊，我還有一計，偏要奈何他一場纔罷。」只因這一計有分教，孽造於人，罪還自受，不知水連更有何計，且聽下回分計。

第十二回 冷眼孔翻得轉一席成仇

詞曰：太子無知，要將布鬚，結契且引魚蝦上，把蛟龍臂。及至傷情，當面難迴避，鬧思議，非他惡意，是我尋惱氣。右調點絳脣。

却說過公子聽見水連說又有甚計算，可以奈何鐵公子，因忙忙問道：「老丈又有甚計？」水連道：「也無甚妙算，但想他既為舍姪女，遠遠而來，原要在舍姪女身上，弄出他破綻來，方纔童子假的被破，故作此嬌態，我於今攛掇我姪女，真使人去請他，看他反作何狀，便可奈何他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沉吟道：「此算好便好，只是他的人，正沒處通，莫要轉替他做了媒人，便不妙了。」水連道：「媒人其實是個媒人，却不是合親的媒人，却是破親的媒人。公子但請放心，我只管妥貼。」因辭了回家，來見冰心小姐道：「賢姪女你果然有些眼力，我於今方服殺你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有甚服我？」水連道：「前日那個鐵相公，人人都傳說是

拐子賢姪女獨看定不是。後來細細訪問，方知果然不是拐子，到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好人。『冰心小姐道：『這是已往之事，叔叔爲何又提起？』水蓮道：『因我今日撞見他，感他有情有義，故此又說起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叔叔偶然撞見，何以便知他有情有義？』水蓮道：『今日我出門，剛走到你門前，忽撞見鐵公子在你們內出來，爰想他他向日我爲你婚姻，只說得一句他就拂然變色而去。今日復來，疑他定懷不良之心，因上前相見，要捉他的破綻，搶白他一場，不期他竟是一個好人，此來到是好意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叔叔怎知他來，却是好意？』水蓮道：『我問他到此何幹，他說在京中聽得人說，馮按院連出二牌，強逼姪女與馮公子成婚，知道非姪女所願，他憤憤不平，故不憚道遠之遠，趕將來要與馮按院作對，因他不知起事根由，故走來要見姪女，問個明白，不期到了門內，看見馮按院出的告示，却是禁止強娶的，與他所聞大不相同，始知是傳言之誤，故連門也不敲，竟歡歡喜喜而去。我見他如此有情有義的舉動，豈不是個好人？』冰心小姐道：『據叔叔今日說來，再回想當日在縣堂救我之事，乃知此生素抱熱腸，不是一時輕舉，姪女感佩敬之，不爲過矣。』水蓮道：『他前日在縣堂救你，你即接他養病，可謂義俠往來兩不相負矣。但他今日遠來，赴你之理，反見無事，竟默然默默而去，絕不自矜，要你知感，則他獨自一段義氣，已包籠姪女於內矣。姪女受他如此護持之高誼，却漠然不知，即今知之，却漠然不所爲意，揆之於義，殊覺失禮，問之於心，未免抱歉。若以兩人之義俠相較，只覺姪女少遜一籌矣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叔叔教訓姪女之言，字字金玉，但姪女一女子，舉動有嫌，雖知感之心，亦只好獨往，獨來於漠然之中，而莫知我者，知耳，豈能割而相示，以尊義俠之名？』水蓮道：『說便是這等說，只覺他數百里奔走之勞，毫無着落，終不舒暢，莫若差人去請他來拜謝，使他知一片熱腸，消受有人，不更快乎？』此時冰心小姐因水用到京，被馮按院趕了回來，後來不上本事情，正無由報知，今見水蓮要差人去請

鐵公子來謝，正合了他的機會，雖明知水蓮是計，遂將機就計，答應道：「聽叔叔說來，甚是合理，姪女只得遵叔叔之命而行，但請他的帖子，却要借叔叔出名。」水蓮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冰心小姐因取出一個請帖來，當面寫了，請他明午小酌，叫水用去請。水蓮道：「不知鐵相公下處在那裏？」水蓮因叫認得的小廝領了去。水用到得下處，恰好鐵公子正在下處躊躇要回去，又不知馮按院出告示的緣由，訪問又不知誰人曉得。忽看見水用走進來，滿心歡喜，因問道：「你前日遇見時，你會說要央我上本。」水蓮道：「不期那日剛遇鐵相公之後，就被馮按院老爺承差趕上，不由分說，趕了回來。路上細細訪問，方知是家小姐，堂將本稿送與馮按院看，他見本內參得他利害，慌了再三央求家小姐，許出告示，禁人強娶。家小姐方說明小姐姓名，相叫。他來趕。小人一時被他趕回，故失了鐵相公之約。不期鐵相公抱此雲天高義，放心不下，又遠遠跋涉而來，家小姐聞之，甚是感激，故差小人來，要請鐵相公到家去拜謝。」因將請帖呈上。鐵公子聽見水用說出緣由，更加歡喜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委曲。我說馮瀛這賊壞，爲何就肯掉轉臉來你家？」水蓮道：「這可作用也。我早聞到你門上，看見告示，就要回去，因不知詳細，故在此尋訪，今你既說明了，我明早准行矣。本該到府拜謝小姐，向日垂救深情，惟嫌疑之際，恐惹是非，故忍而不敢耳。這帖子你可帶回去，小姐的盛意，已心領了，萬萬不能趨教。」水蓮道：「鐵相公舉動光明，家小姐持身正大，况奉屈鐵相公止不過家二老爺相陪，有何嫌疑，請鐵相公去略略盡情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與你家小姐往來本義俠之中，原不在形骸之內，何必區區作世情酬應？你可回去謝聲，斷斷不來。」水用見鐵公子說得斬截，知不可強，只得回家報知冰心小姐與水蓮。冰心小姐聽說不來，反歡喜道：「此生情有爲情，義有爲義，俠有爲俠，怎認得這等分明，真可敬也。」惟水蓮所謀不遂，不歡悅，只得又走來見過公子商量道：「這姓鐵的一個少年人，明明爲貪色，却真真假假，百般哄誘他，不動日日離

說去，却又不去，只怕他暗暗的還有圖謀，公子不可不防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我看此人如鬼如蠅，我一個直人，那裏當得他許多。我在歷城縣，也要算做一個豪傑，他明知我要娶你姪女兒，怎偏偏要走到我縣中來，與你姪女兒歪纏，豈不是明明與我作對頭，你誘他落套，他又偏偏不落套，你哄他上當，他又偏偏不上當，我那裏有許多功夫去防他。莫若明日去拜他，只說是慕他豪傑之名，他沒個不來回拜之禮。等他來回拜之時，拚着設一席酒請他，再邀了張公子、李公子、王公子一班貴人同飲。飲到半酣，將他灌醉，尋些事故，與他爭鬧起來，再伏下幾個有氣力的閒漢，大家一齊上打他一個半死，出出氣，然後告到馮按院處。就是老馮曉得他是堂官之子，要護他，却也難爲我們不得。弄到臨時，做好做醜，做了他去，使他正眼也不敢視我歷城縣的人物，豈不快哉。」水運聽了，歡喜的打跌道：「此計痛快之極，只要公子做得出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我怎做不出。他老子是都堂，我父親是將拜相的學士，那些兒不如他。」水運道：「既公子主意定了，何不今日就去拜他，恐他明日正不知去了。」過公子因叫人寫了一個眷小弟的書，纔全束，坐了一乘大轎，跟着幾個家人，竟抬到下。」來拜鐵公子，鐵公子見了名帖，知是過公子，因鄙其爲人，忙躲開，叫小舟只回不在。過公子下了轎，竟走進寓內，對小舟說了許多殷勤思慕之言，方纔上轎而去。鐵公子暗想道：「我是他的對頭，他來拜我做甚樣，莫非見屢屢算計我不倒，又要設法來害我。」又暗笑道：「你思量要害我，只怕還甚難。但我事已完了，明日要回去，那有閒工夫與他纏糾，只是不見他便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他雖爲人不端，却是學士之子，既招招搖搖來拜一場，我若不去回拜，只道我傲物無禮了。我想他是個酒色公子，定然起得遲，我明日趁早投一帖子就行，拜猶不拜，使他無說，豈不禮智兩全。」算計已定，到了次日，日未出就起來，叫小舟收拾行李，打點起身，自覺轉央一個店上小廝，拿了帖子，來拜過公子，不期過公子已伏下人在下處打聽，一見鐵公子拜早，飛報與過公子，

剛等到鐵公子到門，過公子早衣冠齊楚，笑嘻嘻的迎將出來道：「小弟昨日晉謁，不過聊表仰慕之忱，怎敢又勞兄臺枉顧。」因連連打恭，邀請進去。鐵公子打將一到門，投了名帖便走，忽見過公子直出門迎接，十分殷勤，一團和氣，便放不下臉來，只得投了名帖，兩相揖讓，到了廳上，鐵公子就要施禮，過公子止住道：「此間不便請教。」遂將鐵公子直邀到後廳，方纔施禮序坐，一面獻茶。過公子因說道：「久聞兄臺英雄之名，急思一會，前蒙辱臨敝邑時，卽謀晉謁，而又匆匆發駕，抱恨至今，今幸降臨，又承垂顧，誠爲快事。是請你平原平日之飲，以慰飢渴之懷。」鐵公子茶罷，就立起身來道：「承長兄厚愛，本常領教，只是歸心似箭，今日立刻就要行了，把臂之歡，留待異日可也。」往外就走。過公子攔住道：「相逢不飲，真令風月笑人，任是行急，也要屈留三日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弟實實要行，不是故辭，乞長兄相諒。」說罷，又往外走。過公子一手扯住道：「小弟雖不才，也忝爲官家子弟，兄臺不要看得十分輕了，若果看輕，就不該來枉顧，既蒙枉顧，便要算做賓主，小弟相留，不過少盡賓主之誼耳，非有所求也，不識兄臺何見拒之甚也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蒙長兄殷殷雅愛，小弟亦不忍言去，但已束裝行色匆匆，勢不容緩耳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既是兄臺不以友朋爲情義，決意要行，小弟強留此，自覺惶愧，但只是清晨枵腹而來，又令枵腹而去，弟心實有不安，今亦不敢久留，只求略停片時，少勸一餐，而卽聽驅駕就道，亦不爲遲，庶幾人情兩盡，難道兄臺還不肯見諒。」鐵公子本不欲留，因見過公子深情厚貌，懇懇款款，只得坐下道：「纔進拜，怎便好相擾。」過公子道：「知己相逢，當忘你我，兄臺快士，何故作此套言。」正說未了，只見水運忽走了進來，看見鐵公子，忙施行禮，滿面推笑道：「昨日舍姪女感鐵先生遠來高誼，特託我學生具柬奉屈，少表微忱，不識鐵公子何故見外，苦心辭了，今幸有緣，又得相陪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我學生來殊草草，去復匆匆，於禮原無酬酢，故敬託使者辭謝。今日之來，不過願一識荆也，而蒙過兄卽諄諄款留，因

留恐非禮，欲去恐非情，正在此費躊躇，幸老丈有以教之。『水運道：『古之好朋友，傾慕如故，鐵先生與過舍親，難道就不如古人，乃必拘拘於世俗，如此甚非宜也。』水運說完，過公子大笑道：『還是老丈人說得痛快。』鐵公子見二人互相款留，竟不計前事，只認做好意，便笑一笑坐下，不復言去。不多時，備上酒來，過公子就遜坐，鐵公子道：『原蒙憐賜，飢而授餐，爲何又勞賜酒，恐飲非其時也。』過公子笑道：『慢慢飲去，少不得遇着飲時。』三人俱各大笑，就坐而飲。原來三人與曲藥先生是好友，一拈上手，便津津有味，你一杯我一盞，便不復推辭。飲了多時，鐵公子正有個住手之意，忽左右報王兵部的三公子來了，三人俱各停盃接見。過公子就安坐道：『王兄來得甚好。』因用手指着鐵公子道：『此位鐵兄，豪傑士也，不可不會。』王公子道：『莫非就是打人不平，伏養開堂鐵挺生兄麼？』水運忙答道：『正是正是。』王公子又復來舉手打恭道：『久仰久仰，失敬失敬。』因滿斟了一巨觴，送與鐵公子道：『借過兄之酒，聊表小弟仰慕之私。』鐵公子接了，也斟了一觴回敬道：『小弟粗豪，何足道，兄臺如金如玉，方得文品之正。』彼此交之一連又是三巨觴。鐵公子正要告止，忽左右文報李翰林的二公子來了，四人正要起身相迎，那李公子已走到席前，止住道：『相熟兄弟，不消動身，小弟竟就坐罷。』過公子道：『尚有遠客在此。』鐵公子聽說，只得離席要作禮，那李公子且不作揖，先看鐵公子問道：『好英俊人物，且請長兄尊姓臺號。』鐵公子道：『小弟乃大名鐵中玉。』李公子道：『這等說是鐵都院的長君了。』連連作揖道：『久聞大名，今日有緣幸會。』過公子就邀入坐。鐵公子此時酒已半酣，又想着要行，因辭說道：『李兄纔來，小弟本不該要緊去，只因來得早，叨飲過多，况行色匆匆，不能久留，只得先告別了。』李公子因作色道：『鐵兄也太欺人了，既要行，何不早去，爲何小弟剛到，就一刻也不能留，這是明明欺小弟不足與飲了。』水運道：『鐵先生去是要去久了，實不爲李先生起見，只是李先生纔來一

盃也不共飲，未免促然。方才王先生已有例，對飲過三巨觴，李先生也只照例對飲三觴，三觴飲後去不怪，留不留聽憑主人，却與客無干了。」李公子只回噴作喜道：「水老丈此說，還略略近情。」鐵公子無奈，只得又復坐下，與李公子對飲三巨觴。飲纔完，忽左右又報道：「張吏部的大公子來了。」衆人還未及答應，只見那張公子歪帶着一頂方巾，矇斜着兩眼，色眼糟包着一包麻臉，早吃得醉醺醺，一路叫將進來道：「那一位是鐵兄，既要到我歷城縣來做豪傑，怎不與我一會。」鐵公子正立起身來，打帳與他施禮，見他言語不遜，使立住答應道：「小弟便是鐵挺生，不知兄長要會小弟，有何賜教？」張公子也不爲禮，瞪着眼對鐵公子看了又看，忽大笑道：「我只道鐵兄是七個頭八個膽的好漢子，却原來青青眉目，白白面孔，真無異於女子，想是晉侯後坐了餘事，且慢講，且先較一較酒量，看是如何。」衆人聽了，俱贊美道：「張兄妙論，大得英雄本色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飲酒飲情也，飲興也，飲性也，各有所思，故張旭神聖之傳，僅及三盃，淳于髡鬻珥縱橫，盡乎一夜。而此時之飲，妙態百出，夫未嘗較量多寡以爲雄。」張公子道：「既是飲能百出，安知較量多寡以爲雄，又非飲態中之妙態哉。」且用手扯了鐵公子同坐下，叫左右斟起兩巨觴來，將一觴送與鐵公子，自取一觴在手說道：「朋友飲酒飲心也，我與兄初會面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且請一觴，看是如何。」因舉起觴來一飲而乾，自乾了，遂舉空觴，要照乾鐵公子，鐵公子見他乾得爽快，無奈何也只得勉強吃乾了。張公子見鐵公子吃乾方歡喜道：「這便是個朋友。」一面又叫左右斟起兩觴，鐵公子因辭道：「小弟坐久，叨飲過多，適又陪王兄三觴，李兄三觴，方纔却又陪長兄一觴，賤益有限，實實不能再飲了。」張公子道：「既王李二兄俱是三觴，何獨小弟就祇一觴而止，是欺小弟了。不瞞長兄說，小弟在歷城縣中也要算一個人物，從不受人之欺，豈肯受吾兄之欺哉。」因舉起觴來，又一飲而乾，自乾了，又要照乾鐵公子，鐵公子因來得早，又不曾吃飯，空心酒吃了這

半日，實實有八九醉意，拿了酒杯，只是不吃，因被那張公子催的緊急，轉放下酒杯，隨着眼靠椅子，也不做聲，但把頭搖。張公子看見鐵公子光景不肯吃，便滿面含怒道：「議明對飲，我吃了你如何不吃，莫非你倚強欺我麼？」鐵公子一時醉的身子都軟了，靠着椅子，只是搖頭道：「吃得便吃，吃不得便不吃，有甚麼強，有什麼欺。」張公子聽了，忍不住發怒道：「這杯你敢不吃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不吃便怎麼？」張公子見說不吃，便勃然大怒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只可在大名勢利，怎敢到我山東來裝腔，你不吃我這杯酒，我偏要你吃了去。」因拿起那杯酒來，照着鐵公子夾頭夾臉，只一澆，鐵公子雖然醉了，心中却還明白，聽見張公子罵他小畜生，又被澆了一頭一臉酒，這着一急，急得火星亂迸，因將酒都急醒了，忙跳起身來，將張公子一手扯住，揉了兩揉道：「好大胆的奴才，怎敢到虎頭上來尋死。」張公子被揉急了，便大叫道：「你敢打我麼？」鐵公子便兜嘴一掌道：「打你便怎麼？」王李二公子看見張公子被打，便一齊亂嚷道：「小畜生這是甚麼所在，怎敢打人。」過公子也發話道：「好意留飲，乃敢倚酒撒野，快關門不要走了，且打他個酒醒，再送到察院去治罪。」暗暗把嘴一撇，兩廂早走出七八個大漢，一齊擁到前面，水運假勸道：「不要動粗。」上前來拉鐵公子的手，鐵公子此時酒已急醒了，看見這些光景，已明知結局，轉冷笑一笑道：「一羣瘋狗，怎敢來欺人。」因一手捉住張公子不放，一手將棹子一掀，那些着饌碗盞，打翻一地。水運剛走到身邊，被鐵公子只一推道：「看水小姐面上，饒你一打。」早推跌去有丈餘遠，竟跌倒地上，扒不起來。王李二公子看得勢頭凶惡，不敢上前，只得亂嚷亂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過公子連連指揮衆人，一齊上來，衆人剛就到來，早被鐵公子將張公子，就像捉大夫妻一般，提將起來，只一手掃，張公子那裏拿得提起放倒，撞撞疊疊，只弄得頭暈眼花，連吃的幾杯酒都嘔了出來，滿口叫道：「大家不要動手，有話好講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沒甚話講，只好好送我出去，便萬事干休，若還圍

留，要你人人都死。」張公子連連應承道：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」鐵公子方將張公子放他站穩了，一手提着他步了出來。衆人眼睜睜看着，氣得目瞪口呆，又不敢上前，只好在旁說硬話道：「禁城之內，怎敢如此胡爲！且饒他去，少不得要見個高下。」鐵公子只作不聽聞，提着張公子，直同走出大門之外，方將手放開道：「煩張兄傳語諸兄，我鐵中玉若有寸鐵在手，便是千軍萬馬中，也可出入，何況三四個酒色之徒，十數個挑糞蠢漢，指望要摘猛虎之鬚，何其愚也。我若不念紳官體面，個個手都掃光，腿都打折，我今饒了他們的性命，叫他須朝夕焚香頂禮，以報我大赦之恩，不可不知也。」說罷，將手一舉道：「請了。」竟大踏步回下處來。到得下處，只見小舟行李已打點的端端正正，又見水用牽着一匹馬，也在那裏伺候。鐵公子不知就裏，因問水用道：「你在此做甚？」水用道：「小姐訪知過公子，留鐵相公吃酒，不是好意，定有一場吵鬧。先料定過公子爭鬥，鐵公子不過，必然要吃些虧苦，又料他吃些虧苦，決不肯干休，定然起一場大是非，家小姐恐鐵相公不先防備，竟去了，讓他們造成謗案，那時再辦就遲了。家小姐又訪知按院出巡東昌府，雖此不遠，請鐵相公一回來，即快去面見馮按院，先將過公子惡迹呈明，立了一案，到後任他怎生播弄，便不妨了。故叫小人備馬在此伺候，服侍鐵相公去。」鐵公子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你家小姐怎在鐵中玉面上，如此用情，真令人感激不盡。你家小姐料事，怎如此快爽，用心怎如此精細，真令人嘆服不了。既承小姐教誨，定然不差。」因進下處，吃了午飯，辭了主人，竟上馬帶着水用小舟，來到東昌府，去見馮按院，正是

英俊多餘勇，佳人有情心。因逢知己用，一用一番深。

鐵公子到了東昌府，訪知馮按院正坐衙門，寫了一張呈子，將四公子與水連結黨朋謀陷害之事，細細呈明，要他提疏拿問。走到衙門前，不等投文放告，竟擊起鼓來，擊了鼓，衆衙役就不依衙規，竟扯扯曳曳，擁了進

來到了丹墀，鐵公子尊御史代天巡狩的規矩，只得跪一跪，將呈子送了上去。馮按院在公座上看見鐵公子，已若認得，及接呈子一看，見果是鐵中玉，也不等呈子看完，就走出公座來，一面叫掩門，一面就叫門子請鐵相公起來相見。鐵公子因上堂來，還要再跪，馮按院用手挽住，只以常禮相見。一面看坐待茶，一面就問道：「賢契幾時到此，到此何幹，本院並不知道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晚生到此，不過游學，原無甚事。本不該上瀆，不料無意中忽遭羣奸結黨陷害，幾至喪命，今幸逃脫，情實不甘，故匍匐台前，求老恩台代爲伸雪。」馮按院聽了道：「誰敢大胆陷害賢契，本院自當盡情究治。」因復取呈子細細看完，便蹙着眉頭，只管沉吟道：「原來又是他幾人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鋤奸去惡，憲台事也。憲台鏡宇清肅，無所畏避，何獨躊躇，寬假於此輩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本院不是寬假他們，但因他們尊翁皆當道於朝，處之未免傷筋動骨，殊覺不便。况此輩不過在齊梁錦綉中作無賴，欲警戒之，又不知悛改，欲辱彈章，又實無強梁跋扈之雄，故本院未及前除耳。今既得罪賢契，容本院細思，所以處之者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事既難爲，晚生怎敢要求費老憲台之心。但晚生遠行，今日之事，若不先呈明，一旦行後，恐他們如鬼如蜮，詞轉捏虛，以爲謗毀，則無以解。既老憲台秦鏡已燭其奸，則晚生安心行矣。此呈求老憲台立案可也。」馮按院聽罷大喜道：「深感賢契相諒，乞少留數日，容本院盡情。」鐵公子立刻要行，馮按院知留不住，取了拾貳兩程儀相送，鐵公子辭謝而出。正是

烏臺有法何須執，白眼無情用轉多。

不知鐵公子別後，又將何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出惡言拒聘實增奸險

詞曰：禮樂場中難用狠，况是求婚，須要他心肯，一味蠻纏拿不穩，全靠威風多是衰。君子持身應有本，百歲良緣豈不深思付，若教白璧受人污，甯甘一觸豔粉，右調蝶戀花。

話說鐵公子辭了馮按院出來，就將馮按院話一一對水用說明了，叫他說知小姐，因又說道：「你家的小姐，慧心俏胆，古今實實無二，真令我鐵中玉服終，只因男女有別，不得時時相親，深以為恨耳。然此天所定也，禮所制也，無可奈何。」因將馬匹仍還水用回去，却自僱了一匹蹇驢，仍回大名府去。正是

來因義激輕千里，去馬深情繫一心，慢道驢通不得，瑤琴默默有知音。

按下水用回覆水小姐，鐵公子自回大名府不題。却說過公子邀了三個惡公子，七八個硬漢，只指望痛打鐵公子一場，出了胸中之氣，不料反被鐵公子將酒席掀翻，衆人打得狼狽狼狽，竟自提着張公子送他出門，揚長而去，甚是裝成模樣，大家氣得話都說不出。氣了半晌，還是水連說道：「此事是我們看輕了，氣也無用，也不料這小畜生到有些膂力。」過公子道：「他雖有膂力，却不是衆人打他不過，只因他用手提着張兄，故不敢上前耳。如今張兄脫了身，這事放手不得，待我率性叫他二三十人去打他一頓，然後到按院處告他一狀。」張公子道：「既是過兄叫人去，我也叫二三十人相幫。」王公子李公子也去叫人相幫。一時乘着興，竟聚了百餘人，四公子同水連領着，竟擁到下處來尋鐵公子廝打，及到下處問時，方知鐵公子已去了，大家懊悔互相埋怨水連。過公子道：「不須埋怨他，雖逃去，我有本事告一狀，叫按察拿了他來。」水連道：「他是北直隸的人，又不是屬山東管，就是按院也拿他不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要拿他來也不難，只消我四人共告一狀，說口稱千軍萬馬殺他不過，意在謀反，故屢屢稱雄，打奪四人，欲為聚草屯糧之計，發動按台，要他上本等本上了，我四家再差人進京，稟明各位大人，求他暗暗助力，去鑽下命來拿人，那時他便有萬分膂力，也無用了。」

「大家聽了，俱歡喜道：『此計甚妙。』因叫人寫了一張狀子，四人同出名，又寫水運作見證，約齊了竟同到東昌府來候馮按院，放告日期，竟將狀子投上。馮按院細細看了見證，合着鐵公子前告之事，欲待鐵公子就先告他之事，批明不准，又恐他也有謗他信一面之辭，欲要叫他四人面審，却又恐傷體面，因見水運是見證，就出一根簽，先拿水運赴審。原來水運敢做見證，只倚着四公子勢力，料沒甚辯駁，忽見按院一根簽，單單要他去審，自己又沒有前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滿身上只是抖。差人聞知他是水運，那管他的死活，扯着就走。水運看着四公子嘆急道：『這事怎了？還求四位一齊同進去見見方好，恐怕我獨自進去，沒甚情面。一時言語答應差了，要誤大事。』四公子道：『正該同見。』遂一齊要進去。差人不肯道：『老爺吩咐單拿水運，誰有此大胆，敢帶你衆人進去。』四公子無法，只得立住，因讓差人單帶水運到丹墀下跪稟道：『蒙老爺見差水運拿到。』馮按院叫帶上來，差人遂將水運直帶至公座前跪下。馮按院因問道：『你就是水運麼？』水運戰戰兢兢的答應道：『小的正是水運。』馮按院又問道：『做見證的就是你麼？』水運道：『正是小的。』馮按院又問道：『這做證見是你自情愿做的，還是他四人強你做的？』水運道：『這證見也不是四人強小的做，也不是小的自情愿做，只因鐵中玉謀反之言，是小的親耳聽見，故推辭不得。』馮按院道：『這等說來，鐵中玉謀反是眞了。』水運道：『果然是眞。』馮按院道：『既眞，你且道這鐵中玉說的甚麼謀反之言。』水運道：『這鐵中玉自誇他有手段，若手持寸鐵，縱有千軍萬馬也殺他不過。』馮按院又問道：『這鐵中玉謀反之言，還是你獨自聽見的，還有別人亦聽見的？』水運道：『若是小的獨自聽見的，便是小的冤枉他了，這句話實實與他四人一同聽見的。他四人要做原告，出叫小的做證見。』馮按院道：『是你五人同聽見，定有同謀，却在何處？』水運因不會打點，一時說不出，口裏只管咯咯的打舌花。馮按院看見，忙叫拿來棍來，衆衙役如虎

如狼，吆喝答應一聲，就將一副短夾棍，丟在水蓮面前。水蓮看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面如土色。馮按院又用手將案一拍道：「問你在何處聽見，怎麼不說？」水蓮慌做一團，沒有主意，因直說道：「這鐵中玉謀反之言，實實在過其祖家裏聽見。」馮按院道：「這鐵中玉既是大名府人，為何到得過其祖家裏來？」水蓮道：「這鐵中玉訪知過其祖是官家豪富思量，却奪假作訪拜故到他家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為甚也在那裏？」水蓮道：「這過其祖是小的女婿家，小的常去望望，故此遇見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遇見他二人時，還是吃酒，還是說話，還是廝鬧？」水蓮見按院問的兜搭，一時摸不着頭路，只管延挨不說。馮按院因喝罵道：「這件事本院已明知久矣，你若不實說真情，我就將你這老奴才活活夾死。」水蓮見馮按院喝罵，一發慌了，只得直說道：「小的見他二人時，實是吃酒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可曾同吃？」水蓮道：「小的撞見，也就同吃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這王李張三人，又怎生來的？」水蓮道：「也是無心陸續來的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他三人撞來，可會同吃酒？」水蓮道：「也曾同吃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你五人既好好同吃酒，他怎要謀反，你五人必定也同謀了，為何獨來告他？」水蓮道：「過其祖留鐵中玉吃酒，原是好意，不料鐵中玉吃到酒醉時，却露出本相來，將酒掀翻，抓人亂打，打得衆人跌跌倒倒，故賣嘴說出千軍萬馬殺他不過，此非謀反的言語，還說將四家蕩平做寨費，故四人畏懼，投首到老爺台下，若係同謀，便不敢來出首了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抓人廝打，只怕還是掩飾，彼此果曾交手麼？」水蓮道：「怎不交手，打碎酒席器皿還現在，老爺可以差人去查看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既相打他大名府來，只不過一人，你五家主衆僕多，自然是他被傷了，怎麼到告他謀反？」水蓮道：「這鐵中玉雖止一人，他動起手來，幾十人也打不過他，因他有些本事，又口出大言，故過其祖等四人告他謀反。」馮按院又問道：「這鐵中玉可曾捉獲？」水蓮道：「鐵中玉猛勇絕倫，捉他不住，被他逃走了。」馮按院叫吏部將水

運的口詞，細細錄了，怒罵道：「據你這老奴才供稱，只不過一羣惡少酒後之談，怎就妄言謀反？鐵中玉雖勇，不過一人，豈有一人敢於謀反之理？就是他說千軍萬馬，殺他不過，亦不過賣口逞雄，並非謀反之言。你說鐵中玉逃走，他偏偏有詞，告你們朋謀陷害，怎說逃走？據二詞看來，吃酒是真個，相打是真個，他止一人，你們五人并奴僕一干，則你們謀陷是實，而你們告他謀反毫無可據，明明是虛。本院看過王張李四人，皆貴門公子，怎肯告此慌狀？一定是你這老奴才與鐵中玉有仇，在兩邊挑起事端，又敢來硬做證見，欺瞞本院，情殊可惡。」

將手在筒內拔了六根簽，丟在地下，叫拿下去打衆隸皂聽了，吆喝一聲，就將水運扯下去，拖翻在地，剗去褲子，擎着頭脚，只要行杖，嚇得水運魂都沒了，滿口亂叫道：「天官老爺，看鄉紳體面饒了罷。」馮按院因罵道：「看那個鄉紳體面？」水運道：「小的就是兵部侍郎水居一的胞弟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你既是他胞弟，可知水侍郎還有甚人在家？」水運道：「家兄無子，止有一個親姪女，在家看守，甚是孤危。前蒙老爺大恩，賞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張挂，近日方得安甯，舉家感激不盡。」馮按院道：「這等是真了。你既要求本院饒你，你可實說來，與鐵中玉有甚仇隙，要陷害他？」水運被衆皂隸擎在地下，屁股朝天，正在求生不得之際，那裏還敢說謊，只得實說道：「小的與鐵中玉原無仇隙，只因過其祖要拉小的在內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一則念你是鄉紳子弟，二則看四公子面上，饒了你，快出去，勸四位公子息訟，不要生事。」因叫一個書吏押着水運將原狀與鐵中玉的呈子，并水運口稱的詞，都拿出去與四位公子看。又吩咐道：「你說此狀，老爺不是不行，若行了，審出這樣情由，於四位實有不便。」吩咐完，因喝聲押出去。水運聽見，就像鬼門開放赦一般，跟着書吏跑了出來，看見四公子，只是伸舌道：「這條性命，幾乎送了。馮按院審事，真如明鏡，一毫也瞞他不得，快快去罷。」

四公子看見鐵中玉已先有呈子，盡皆驚駭道：「我們只道害怕逃了去，誰想反先來呈明，真真算能事。」又

才遲害怕，大家十分沒興，只得轉寫一帖子謝了按院，走了回來，各自散去。別人也漸丟開，惟過公子終放心不下，見成奇進京去，久無音信，又差一個的當家人進京去催信，正是：

青繩不至事難憑，黃犬無音側耳聽，難道花心不輕露，牢牢密密護金鈴。

按下過公子又差人進京不題。却說先差去的家人并成奇到了京中，尋見過學士，將過公子的家書呈上。過學士看了，因叫成奇到門房中與他坐了，細細問道：「大公子爲何定要娶這水小姐？這水小姐的父親已充軍到邊去了，恐怕門戶也不相當。」成奇道：「大公子因訪知這水小姐是當今淑女，不但人物端莊，性情靜正，一時無兩，只那一段聰明才幹，任是材智人也算他不過，故大公子立誓要求他爲配。」過學士因笑道：「好癡子，既然要求他爲配，只消與府縣說知，央他爲媒，行聘去娶就是了，何必又要你遠遠進京來見我，又要我遠遠到邊上去求他父親？」成奇道：「大公子怎麼不求府縣正爲求府縣用了百計千方，費了萬千氣力，俱被這水小姐不動聲色，輕輕的躲過，到底娶他不來，莫說府縣壓服他不到，就是新到的馮按院，是老爺的門生，先用情爲大公子連出兩張虎牌，限一月成婚，人盡道再無修改了，不料這水小姐，真是個俏膽潑夫，竟寫了一道本章，叫家人進京擊登聞鼓，參劾馮按院。」過學士聽了驚訝道：「小小女子，怎有這等大膽，難道不怕按院拿他？」成奇道：「莫說他不怕拿，他等上本的家人先去了三日，他偏有胆氣，將參他的副本親自到他堂上，送與馮按院看。馮按院看見參得利害，竟嚇慌了，再三苦苦求他，他方說出上本家人名姓說：『出着差飛馬趕回。馮按院方曉得他是女中豪傑，惹他不得，故後來轉替他出了一張禁人強娶的告示，挂在門前，誰敢問他一問。大公子因見按院也處他不得，故情急了，只得托晚生傳達此情，要老爺求此淑女，以彰爾雅雅化。』」過學士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這水小姐如此聰慧，怪不得癡兒子這等屬意，但這水居一也

是個掘強任性之人，最難說話，雖與我同部同縣，往來却甚疎淡。況他無子，止此一女，未知他屬意何人。若往日求他，他必裝做模樣。今幸他遣戍邊庭，正在患難之際，巴不得有此援引，我去議親，何愁不成？」成奇道：「老爺怎生樣去求？」過學士道：「若論成親之事，原該托一親厚的媒人去，道達其意，講得他心允了，然後定行聘禮。只是他如今充軍在邊，遠離京一二千里，央誰爲媒？若央個小官，却又非禮；若求個大老，大老豈可遠出，況大老中並無一人與他親厚。莫若自寫一封書，再備一副厚禮，就煩成兄去自求罷。」成奇道：「老爺寫書自求，到也捷近，若書中隱隱許他辯白，他貪老爺的勢力，自然依允。倘或畢竟執拗不從，他已問軍，必有那衛所管轄之人，并親臨上司老爺，可再發幾個圖書名帖，與晚生帶着，臨時或勸諭他，或挾制他，不怕他不允。」過學士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因一一打點停當，擇個日子，叫成奇依舊回了兩個得力的家人同去。正是

關雎須要傍河洲，輾轉方成君子求。若是三星不相照，空勞萬里問衾綢。

話說水侍郎在兵部時，因邊關有警，因力薦一員大將，叫做侯孝，叫他領兵去守禦。不期這侯孝是西北人，爲人猛勇耿直，因兵部薦他爲將，竟不曾關會得主帥，竟自出戰，邊帥惱他，暗暗將前後左右的兵將俱撤回，使他獨力無援，苦戰了一日，不曾取勝，因衆口一詞，報他失機，竟拿了下獄。遂連累水侍郎薦舉非人，竟問了充軍。貶到邊庭，水侍郎又爲人穿合，無人救解，只得竟到貶所。一年有餘，雖時時記念女兒，却自身無主，又在數千里之外，只得付之度外，不料這日正閑坐無聊，忽報京中過學士老爺，差人候見。此時水侍郎雖是大臣，被貶體面遠在，然名在軍籍，便不好十分做大，聽見過學士差人，不知爲甚事，卽命相請進來。成奇因帶了兩個家人進去，先送上自己的名帖，說是過學士的門客。水侍郎因賓主見了一禮，進坐侍茶，一面水侍郎就問道：「我學生蒙聖恩貶謫到此，已不齒於朝紳，長兄又素昧生平，不知何故，不憚一二千里之遙，跋涉到此？」

成奇因打一恭道：「晚生下士，怎敢來候見老先生，只因辱在過先生名下，今皆過老先生差委，有事要求老先生，故不惜奔走長途，斗膽上謁。」水侍郎道：「我學生雖與過老先生忝在同鄉，因各有官守，相接轉甚疎闊，自從貶謫到邊，一發有雲泥之隔，不知有何見諭，直勞長兄遠涉到此，莫非朝議以我前罪尚輕，又加以不測之罪麼？」成奇道：「老先生受屈之事，過老先生常說，不久就要爲老先生辨明，非爲此也。所爲者，過老先生大公子，年當授室之時，尙未有佳偶，因訪知老先生愛小姐，乃閨中名秀，又擅林下高風，誠當今之淑女，願以絲蘿上附喬木久矣。不意天緣多阻，老先生復屈於此，不便通媒人，當俟老先生高陞復任，再遣冰人，又恐失桃夭之咏，今過老先生萬不得已，只得修尺楮，并不腆之儀，以代斧柯。」因叫兩個家人，將書札呈上，又打一恭道：「書中所懇，乞老先生俯從。」水侍郎接了書，即拆開一看，看完了，見書中之意，與成奇所說相同，因暗想道：「這過學士在朝爲官，全靠諂媚，非吾輩中人也；他兒子游浪有名，怎可與我女兒作配。况我女兒在家，這過公子既要求他，里巷相接，未有不先求近地，而竟奔波於遠道者，今竟奔被遠道，而不辭者，必近地求之而不得也，我若輕易應承，倘非我女兒所願，其誤非小。」因將書袖了，說道：「婚姻之事，雖說父命主之，經常之道也。然天下事，有經則有權，有常則有變，我學生孤伶弱息，蒙過老先生不鄙，作蘋蘩之採，可謂榮幸矣。今我學生宦京五載，又成邊年餘，前在京已去家千里，今去京則又倍之，則離家之久，去家之遠，可想而知，况我學生無子，止此弱息，雖女猶難，素不會以閨中視之，故產業盡聽其掌管，而議婚一事，久已囑其自擇，此雖未合經常，聊從權變耳。過公子既不以小女爲陋，府尊公祖也，縣尊父母也，舍弟親叔也，何不一絲繫之，兩白迎之，而胡舍諸近，而求諸遠也？」成奇道：「老先生台諭，可謂明見萬里。過公子因夢想好速，恨不能一時，即遂鐘鼓琴瑟之願，故求之公祖，公祖已許和諧，求之父母，父母已允緝，求之親叔，親叔已經納聘，然反覆

再四，而淑女終必以父命爲婚姻之正，故過老先生薰沐遣晚生奔馳以請也。水侍郎聽見說女兒不肯，已知此婚非女兒所願，因說道：「小女必待父命，外祖之命，生也請父命者，固守禮之正也。但我學生待罪於此，是朝廷之罪人，非復家庭之戚矣。且夕生死，且不可測，安敢復問家事？故我學生貶謫年餘，并不敢一字及小女長短者，蓋以臣罪未明也。君命未改也。若當此君命未改，臣罪未明之時，而卽遙遙私圖女兒之婚姻，則是上不奏君之命，下不省其罪也。其罪不更大乎？斷乎不敢。」成奇道：「老先生金玉之言，自是大臣守正，不欺室漏，然禮有貶之輕，而伸之重者。如老先生今日，但曲賜一言，卽成百年秦晉之好，孰重孰輕，卽使在聖主雷霆之下，或亦憐而不問也。」水侍郎道：「兄但知禮可敗，而不知禮之體有不可貶者。譬如今日，我學生在患難之中，而小女幼弱，不能拒大力之推，凡事草草爲之，此亦素患難之常，猶之可也。倘在患難中，而不畏患難，必以父命爲正，此賢女之所爲也。女旣待父之正，則爲父者自不容以不正教其女也。若論婚姻之正，上下有禮，體卑而強尊之謂之褻，體尊而必降之謂之失，以我學生被謫在此，體卑極矣，有勞長兄遠繫赤繩，則我學生以爲僭而不敢當矣。若以我學生昔日曾備員卿貳，亦朝廷侍從之官也，倘若絲蘿下結，卽借鴛鴦爲斧柯之用，亦無不可，何竟不聞，而乃自遣尺書爲析薪之用，不亦大褻乎？長兄試思之，可不可也。」成奇被水侍郎一番議論，說得頓口無言，捱了半晌，因復說道：「晚生寒賤下士，實不識台鼎桃夭大義，但奉過老先生差委而來，不過聊充紅葉青鸞之下塵，原不足爲重輕。設於禮有舛誤，望老先生勉而教之，幸勿以一介非人而誤百年大事。」水侍郎道：「尊兄周旋，亦公善意，但我學生細思此婚，實有名分不妥。」成奇道：「有何不妥？」水侍郎道：「過老先生乃台鼎重望，我學生係沙場戍卒，門戶不相當一也。女無母而孤處於南，父獲罪而遠流於北，音信難通，請命不便二也。我學生不幸門祚衰涼，以女爲子，于歸則嫁，無人贅入，則亂宗祀，婚姻

不便三也。况婚姻未有正憑，兩姓而擇婿，未有不識其面者也。敢煩成兄善爲我辭。」成奇又再三撮合，而水侍郎只是不允，因送成奇到一小庵住下。又議了兩三日，成奇見沒處入頭，只得拿了過學士的名帖，央衛所管轄之官，及親臨上司武弁，或來勸勉，或來挾制，弄得個水侍郎一發惱了，因回成奇道：「我水居一是得罪朝廷，未曾得罪過學士，而過學士何爲苦以聲勢相加我水居一得罪朝廷，不過一身，而小女家居，未曾得罪，爲何苦苦逼婚，煩成兄爲我多多達意，我水居一被謫以來，自身已不望生還久矣，求其提拔，吾所不願，彼縱加毀，吾亦不畏，原禮原書，乞爲我繳上。」成奇無可奈何，只得收拾回京，正是

鐵石體難改，桂蠹性不移，英雄甯一死，決不受人欺。

成奇回到京中，將水侍郎倔強不從之言，細細報知，過學士滿心大怒，因百計思量，要暗害水侍郎。過不得半年，恰值邊上忽又有警，守邊將帥俱被殺傷，一時兵部無人，朝廷着朝臣舉薦，過學士合着機會，因上一本道：「邊關屢失，皆因舊兵部侍郎水居一誤用侯孝失機之所致也。今水居一雖遣戍，實不足盡辜，而侯孝尚繫獄游移，故邊將不肯効力也。懇乞聖明大奮乾斷，勅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，即將侯孝審明定罪，先正典刑，再邀還水居一，一并賜死，須雷靈之下舉薦，不敢任情，而將士感奮，自然効力，而邊關何愁不靖矣。」不日聖旨下了，依擬刑部大理寺都察院，只得奉旨提出侯孝，會審定罪。只因這一審有分教，李白重逢，子儀再世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捨死命救人爲識英雄

詞曰：肉眼無知肉食鄙，醜英雄，認作鶩胎比；不是拘縛具體，定是苛文致其死。自分奇才今已矣，豈

料行刑突爾逢知己，拔起邊庭成大功，始知國事能如此。右調蝶戀花。

話說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，接了聖旨，隨即會同定了審期，在公衙門提出侯孝來同審。這日適值鐵公子又因有事到京中來省親，問道：「母親、父親爲甚公務出門？」石夫人道：「爲審一員失機該殺的大將，這件事已審過一番，今奉旨典刑，不敢耽延，大清晨就去了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孩兒聽得邊關連日有警，正在用人之際，爲何反殺大將？父親不要沒主意，待孩兒去看看。」夫人道：「看看也好，只是此乃朝廷大事，不可多嘴。」鐵公子應諾，因叫長班領到三法司衙門去看。只見那大將侯孝，已奉旨失機該斬，綁了出來，只待午時三刻，便要行刑。鐵公子因分開衆人，將那大將一看，只見那人年紀只好三十上下，生得豹頭環眼，燕頰虎鬚，十分精勇，心下暗驚道：「此將才也，爲何遭此！」因上前問道：「我看將軍堂堂凜凜，自是英雄中人，爲何殺人不過，失了事機？」那大將聽見說他殺人不過，不禁暴聲如雷道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便死就殺，也不爲大事，只是我侯孝兩臂有千觔之力，一身有十八般本事，怎麼說殺人不過，失了甚麼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既未失事，爲何獲此大罪，請道其詳？」那大將道：「罷了，事到如今，說也無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不道也罷，只是目今邊庭正需用，將軍還能力戰否？」那人道：「暫將羈紲，本分內事，有甚不能？」鐵公子聽了，便不再問，竟氣忿忿直衝進三法司堂上來，大聲說道：「三位老大人乃朝廷卿貳大臣，實真心爲國，爲何當此邊庭緊急之秋，國家無人之日，乃循案牘具文，而殺大將，誤國不淺。請問還是爲公乎爲私乎？竊爲三大人不取也。」刑部侍郎王洪與大理寺卿陳吾都察院鐵英三人，因過學士本上，有先正典刑之言，聖上准了，便不敢十分辯駁，雖同擬了一個字，請下令來，心下終有幾分不安。忽見有人嚷上堂來，不覺又驚又喜，又愧又怒，再細看時，却認得是鐵公子，刑部與大理寺不好作威，到是鐵都院先拍案怒罵道：「好大胆的小畜生，這是朝廷的三法司，

乃王章國憲森嚴之地，三大臣奉旨在此審判獄決，你一個書生，怎敢到此狂言法不私親，叫左右拿下。」鐵公子大叫道：「大人差矣。朝廷擊聞鼓，尚許諸人直言無隱，怎出生入死之地，不容人伸冤。」鐵都院道：「你是侯孝甚人，爲他伸冤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孩兒素不識侯孝，怎爲他伸冤，但念人材難得，乃爲朝廷的大將伸冤。」鐵都院道：「朝廷的大將，生殺自在朝廷，關你何事，却如此胡爲。快與我擊下。」衙役見都院吩咐，只得上來拿，刑部與大理寺都搖頭道：「且慢。」因將鐵公子喚到公座前，好言撫慰道：「賢契熱腸直性，雖未爲不是，但國有國法，官有官禮，獄有獄例，自難一味鹵莽而行。就是這侯孝失機一案，已繫獄經年，水居一兵部又爲他誦戍，則當其時論其非，而議其過者不一人矣。豈至今日過犯尚存，而官突然辯其無罪，此國法官禮，獄情之所必無也。設有議輕之奏，尙不敢擅減重條，况過學士彈章請斬，而聖明已依擬，則問官誰敢立異爲之請命哉，勢不可也。」鐵公子聽了，悒然長嘆道：「二大人之言，皆庸碌之臣，貪位慕祿保身家之言也，豈真心王室，以國事爲家事者所忍出哉？倘國法官體獄情，必應如此，則一下吏爲之有餘，何必老大人爲股肱腹心耶。且請問古稱堯曰宥之三，皋陶曰執之三，此何意也？若果如此，言則都俞吁弗，非盛世君臣也。」王洪陳善聽了，默默無言。鐵都院因說道：「癡兒子無多言，這侯孝一死不能免矣。」鐵公子奮然曰：「英雄豪傑，天生實難，大人奈何不惜，若必斬侯孝，請先斬我鐵中玉。」鐵都院道：「侯孝前之失機，已有明據，斬之不過一驚胎耳，何足爲怪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人不易知，知人不易，侯孝氣骨昂昂，以之守邊，乃萬里長城也，一時將帥，恐無其比。」鐵都院道：「縱使有才，其如有罪何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自古之英雄，往往有罪朝廷，所以有帶罪立功之條，正此意也。」王洪道：「使他必須人保，你敢力保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倘赦侯孝，使之復將，不能成功，先斬我鐵中玉之頭，以謝輕言之罪。」王洪陳善因對鐵都院道：「此乃衆人屬目之地，既是令公子肯挺身力保，則

此番舉動，料不能隱瞞也。若定然不聽，我三人只合據實奏聞，請旨定奪。」鐵都院到此地步，也無可奈何，也只聽從。王洪因喚轉侯孝，依舊下獄，就叫鐵公子面寫一張保狀，着差人帶起，然後三人寫了一本，登時達上。此時邊上正拜本上去，只隔一日，就批下來道：

邊關需人正急，鐵英子鐵中玉，既盛稱侯孝有才，可禦邊患，朕豈不惜。今暫赦前罪，假借原銜外，賜劍一口。凡邊庭有警之處，俱着即日領兵救援破敵，倘能成功，另行陞賞。如再失機，卽着梟示九邊，以儆無能。水居一前薦鐵中玉後保，俱照侯孝功罪一體定其功罪。嗚呼！使其過正，以勗其功，朕所望也。死於法何如死於敵，爾其懋哉。欽此。

聖旨下了，報到獄中，侯孝謝過聖恩，出了獄，且不去料理軍務，先騎着一匹馬，一徑來拜謝鐵公子。二人相見，英雄識英雄，彼此愛慕至喜。鐵公子留飯，侯孝也不推辭，說一回劍術，談一回兵機，二人只痛飲了一日，方別去。到第二日，兵部因邊野乏人，又見期限緊急，一面料理兵馬，一面就催促起身。侯孝只番到邊，雖說帶罪，却是御批，更加賜劍，一時邊帥無人，與他作榷，故得任意施展，不到半年，報了五捷，邊境一時肅清。天子大悅，卽陞總兵。水居一先復了侍郎之職，後因屢擢加陞，尙書鐵中玉力保，特授翰林院待詔。鐵中玉上疏辭免，願就制科。過學士自覺無顏，只得告病不出。正是

冤家初結時，只道估便宜，不料多翻覆，臨頭悔自遲。

却說水居一陞了尙書，欽詔回京，何等榮耀。那些衛所管轄之官，并上司武弁，前爲過學士出力作惡者，盡皆慌了，無不俛首請罪。誰知水尙書肚皮寬大，俱不較量。到了京中，見過聖上，謝了恩，聞知鐵公子在三法司堂上，以死力保侯孝，侯孝方能成功，又訪知前日打入大夫妻養開堂，救出韓愿妻女，既感其恩，又慕其豪傑，

卽到過尙書的任，卽用兩個名帖，來拜鐵都院父子。鐵都院接見，略敘寒暄，水尙書卽欲請鐵公子來相見。鐵都院道：『今秋大比，在西山藏修，故有失迎候。』水尙書道：『我學生此來雖欲拜謝賢契，喬梓提拔之恩，然實慕令公子少年許多英雄作用，欲求一見，以慰平生，奈何無緣，却又不遇。』鐵都院道：『狂妄小子，浪博虛名，我學生尙在爲憂，屢屢嚴切，怎老先生轉過爲垂譽，何敢當也。』水尙書道：『令公子俠烈非狂，真誠無妄，學生非慕其名，正慕其實，故殷殷願見也。』鐵都院道：『下學小子，旣蒙援引，誠厚幸也，自當遣其卜謁。』水尙書道：『倘蒙惠顧，乞先示知，以便掃門恭候。』再三懇約，方纔別去。正是

驅馬明所好，溯洄言願清，殷勤胡若此，總是爲伊人。

鐵都院本意原不欲兒子交接，因水尙書投帖來拜，又再三要見，不可十分過辭，只得差人到西山，報與鐵公子知道，就叫他進城來回拜。鐵公子聞知，因想道：『他來拜我，只爲我保了侯總兵，連他都陞了感謝之意，何必面見。』因吩咐來役道：『你可稟上太爺，就說我說旣要山中讀書，長安城中，乃冠蓋往來之地，那裏應求得許多來，只求老爺一概謝絕爲妙。』來役領命回覆，鐵都院點頭道：『這也說得是。』因自來答拜，見了水尙書卽回說道：『小兒聞老先生賜教，卽要趨承領訓，不期臥病山中，不能如願，獲罪殊深。故我學生特先代爲請荆，稍可步履，卽當走叩。』水尙書道：『古之高人，只許人聞其名，不許人識其面，正今日令公子之謂也，愈令我學生景仰不盡。』說罷，鐵都院辭了出來，水尙書因暗暗道：『我女兒冰心，才貌出衆，聰慧出倫，我常慮尋不出一個佳婿來配他，今日看起這鐵公子來，舉動行事，大是可見，况聞他尙未婚娶，又與他有恩，若舍此人不求，真可謂誤過矣，但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，必須見面方可決疑。』主意定了，卽差人去細細訪問，鐵公子還在西山讀書否，差人回報，果在西山讀書，水尙書因瞞着人到第二日起個絕早，竟是便服，祇騎了一

匹馬，帶了三四個貼身伏侍的長班，悄悄到西山來拜鐵公子。此時鐵公子朝飯初罷，見差役報知水尙書來拜他，打動了水小姐之念，正在那裏癡想道：『天下事奇怪，最料不定，再不料無心中救侯孝，到像有心去救水尙書的一般，設使當日不在縣堂之上，遇見水小姐，今日與水尙書有此機緣，若求他女兒爲婚，未必不允。但既有了這番嫌疑，莫說我不便去求他，就是他來求我，我也不便應承，有傷名教。想將起來，有情轉是無情，有恩轉是無恩，有緣轉是無緣。老天何顛倒若此！』正沉吟間，忽見一長髯老者，方巾野服，走進方丈中來，到了面前，叫了一聲鐵兄，何會面之難也，不禁令人想煞鐵公子。倉卒中不知是誰，因信口答道：『我鐵中玉面皮最冷，老先生想我，定是不曾面會，今既會了，只怕又未必想了。』因迎下來施禮。那老者還禮畢，因執着鐵公子的手，細細端詳道：『未見鐵兄，還是虛想，今既見鐵兄，實實要想了我學生一還京，卽登堂拜謝，不期止謁見尊公，而未得親睹台顏，悵然而返。後蒙尊公許我一會，又慎重自持，不肯枉顧，我學生萬不得已，故悄悄而來，幸勿罪其唐突也。』鐵公子聽了，驚訝道：『這等說來，却就是水老先生了。』水尙書道：『正是學生水居。』因叫長班送上一名帖，鐵公子道：『晚生後學，偶而憐才，實不會爲青天而掃浮雲，何當敢老先生如此鄭重。』水尙書道：『我學生此來，實不爲一身一官而謝提拔，乃慕長兄青年，有此明眼，定識熱腸壯氣，誠當今不易得之英雄，故願一識荊州耳。』鐵公子因連連打恭道：『原來老先生天空海闊，別具千秋，晚生失言矣。』因請坐奉茶，一面叫人備酒留飯，草莫與水尙書對飲。水尙書原有意選才，故諄諄問訊，鐵公子見水尙書借遠而來，破格相待，以爲遇了知己，便傾蓋而談，談一會經史文章，又談一會孫吳韜略，倫常則名教真傳，論治化則經綸實際，莫不津津有味，鑿鑿可行。談了許久，喜得水尙書頭如水點，笑如花開，不住口的贊羨道：『鐵兄高才，殆天授也。』又談了半晌，水尙書忍不住，因對鐵公子道：『我學生有一心事，本不當與兄

面言，因我與兄相與在牝牡驪黃之外，故不復忌諱耳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晚生忝居子姪，老先生有言進而面，甚盛心也。」水尙書道：「學生只生一女，今年一十八歲，若論姿容，不敢誇天下無二。論他聰慧多才，只怕四海之內，除了長兄，也無人堪與作對。此乃學生自誇之言，長兄也未必深信，幸兄因我學生之言，而留心一訪，或果了然不謬，許結絲蘿，應使百兩三星，無愧色，而鐘鼓琴瑟，有正音也。婚姻大事，草草言之，幸長兄勿哂。」鐵公子聽了，竟呆了半晌，方嘆一口氣道：「老天，既生此美對，何又作此惡緣，奈何奈何！」水尙書見鐵公子沉吟嗟嘆，因問道：「長兄莫非已諧佳偶？」鐵公子連連搖頭道：「四海求凰，常鄙文君，非淑女，何處覓相如之配？」水尙書道：「既未結褵，莫非疑小女醜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一有美女，舉國皆知爲孟光，但恨曲徑相逢，非河洲大道，鳩巢鵲奪，恐傷名教，羞耳。坐失好速，已抱終身大恨，今復蒙老先生議及婚姻，更使人遺恨於千秋矣。」水尙書聽見鐵公子說話，隱隱約約，不明不白，因說道：「長兄快士，有何隱情，不妨直述，何故作此微詞？」鐵公子道：「非微詞也，實至情也。老先生歸而詢之，自得其詳矣。」水尙書因離家日久，全未通信，不知女兒近作何狀，又見鐵公子說話，鶻突終有曖昧，不可明言，遂不復問，又說些閒話，吃了飯，方別了回去。正是

來因看衛玠，去爲問羅敷，欲遂室家願，多勞父母圖。

水尙書因別了回來，一路上暗暗道：「這鐵公子果然是個風流英俊，我女兒的婚姻，斷乎放他不得。但他說話模糊，似推又似就，似喜又是憂，不知何故，莫非疑我女兒有甚不端，但我知女兒的端正靜貞，出於性成，非矯強爲之料，沒有非禮之事，只怕還是過學士因求親不遂，布散流言，這都不要管他，我回去且但與他父親定了婚姻之約，任是風波，便不能搖動矣。」主意定了，到私衙擇個好日，即央嫡相好同僚，與鐵都院道達

其意。鐵都院因過學士前，參水尙書，知是過公子求親不遂，起的覺端，由此得知水小姐是出類拔萃的才女子，正想爲鐵公子擇配。忽見水尙書，央人來議親，正合其意，不勝歡喜，遂滿口應承。水尙書見鐵都院應承，恐怕有變，遂忙交拜請酒，又央請同僚催促鐵都院下定。鐵都院與石夫人商量道：「中玉年也不小，若聽他自擇，擇到幾時，況我聞得這水小姐不獨人品端莊，又兼聰慧絕倫，過學士的兒子，百般用計求他，他有本事，百般拒絕，又是個女中豪傑，正好與中玉作配。今水尙書又來催定，乃是一段良緣，萬萬不可錯過。」石夫人道：「這水小姐既有如此賢慧，老爺便拿定主意，竟是爲他定了，也不必去問兒子，若去問他，他又有許多推辭的話。」鐵都院道：「我也這等想。」夫妻商量定當，遂不通知鐵公子，竟自備些禮物，擇了個吉日，央同僚爲媒，下了定後，方着人去與鐵公子賀喜。鐵公子聞知吃了一驚，連忙入城來見父母道：「婚姻大事，名教攸關，欲後正其宗，必先正其始，若不慎其初，草草貪圖才貌，留瑕隙與人談論，便是終身之玷。」鐵都院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水小姐想是容貌不美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若論水小姐的才智，真不動聲色，而有神鬼不測之機，誰說他不佳？」鐵都院道：「既又有才智，想是爲人不端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若論水小姐爲人，真可謂不愧鬼神，不欺暗室，誰說他不端？」鐵都院與石夫人聽了，俱笑起來道：「這水小姐既爲人如此，今又是父母明媒正娶，有甚嫌隙，與人談論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二大人在上，孩兒不敢隱瞞，若論水小姐分開窈窕，孩兒雖寐寤求之，猶恐不得，今天從人願，但恨孩兒與水小姐無緣，遇之於患難之中，而相見不必禮，接之於嫌疑之際，而貞烈每自矢，今日到底能成全，則前日之義俠，皆屬有心，故甯失閨閣之佳偶，不敢作名教之罪人。」遂將前日游學山東，怎生遇見過公子搶劫水小姐，怎生縣堂上救回水小姐，自己怎生害病，又怎生接去養病之由，細說了一遍。鐵都院夫妻愈加歡喜道：「據你這等說起來，則你與水小姐正是有恩有義之俠烈好逑矣。事既大

昭於耳目，又心無愧於夢寐，始患難則患難爲之，終以正則以正爲之，有何嫌疑之可避，若今必避嫌疑，則昔之嫌疑，終洗不清矣。此事經權常變，按之悉合，吾兒無多慮也，快去安心讀書。以俟大小登科，娛我父母之晚景。」鐵公子見父母主意已定，料一時不能挽回，又暗想道：「此事我也不必苦辭，就是我從了，想來水小姐亦必不從，且到臨時，再作區處。」因辭了父母，依舊往西山去讀書。正是

君子喜從名教樂，淑人遠避禽獸聲。守正月老難爲主，待正風流是罪人。

按下鐵公子爲婚事躊躇不題，却說水尙書爲女兒受了鐵公子之定，以爲擇婿得人，甚是歡喜，因念離家日久，又見宦途危險，遂上本告病，辭了回去。朝廷因憐他被謫，受了苦難，再三不允，水尙書一連上了三疏，聖旨方准他。暫假一年，馳驛還鄉，假滿復任。水尙書得了旨，滿心歡喜，急忙收拾回去。這番是奉旨馳驛，甚是榮耀，早有報到歷城縣，報人寫了大紅條子，到水府來，初報復侍郎之職，次報陞尙書，今又報欽假馳驛還鄉。水小姐初聞，恐又是奸人之計，還不深信，後見府縣俱差人來報信，雖是真但不知是甚麼緣故，能得復任，終有幾分疑惑。過了兩日，忽水連走來獻功道：「賢姪女，你道哥哥的官，是怎生樣復任的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正爲不知，在此疑惑。」水連道：「原來就是鐵公子保奏的。」冰心小姐笑道：「此事一發荒唐，鐵公子又不是朝廷大臣，一個書生，怎生保奏？」水連道：「也不是特特保哥哥的，只因哥哥貶官爲薦了一員大將，那大將失了機，故帶累哥哥。前日過公子要娶你，因你告以無父命推辭，他急了，只求他的父親，過學士寫書差人到邊上去求哥哥，不料哥哥又是個不允，他就記了恨，又見邊關有警，他遂上了一本說邊關失事，皆因舉薦非人之罪輕了，因乃請旨要斬哥哥與這員大將。聖旨准了，這日三法司正綁那員大將去斬，恰好鐵公子撞見，看定那員大將是個英雄，因嚷到三法司堂上，以死保他，三法司不得已，只得具疏請命，朝廷准了，就遣那員大

將到邊，帶罪征伐，不期那員大將果然是個英雄，一到邊上，便將敵兵殺退，成了大功。朝廷大喜，遣你父親舉薦得人，故召還復任，又加陞尙書，推起根由，豈不是鐵公子保救的？冰心小姐聽了道：「此話是誰說來，只怕不真。」水運道：「怎麼不真，現有邸報。」冰心小姐因笑說道：「若果是真，他一個做拐子的，敢大胆嚷到三法司堂上去，叔叔就該告他謀反了。」水運聽了，知道是姪女譏諷他，然亦不敢認真，只得認着沒趣，笑說道：「再莫講起，都是這班獸公子帶累我，我如今再不理他們了。」說罷，不勝抱慚而去。冰心小姐暗想道：「這鐵公子與我緣分甚奇，我在陌路中，虧他救了，事已奇了，還說是事有湊巧，怎麼爹爹貶謫邊庭，與他風馬牛不相及，又無意中爲他救了，不更奇了？」又想到：「奇則奇矣，只可惜奇得無味，空有感激之心，斷無合和之理。天心有在，雖不可知，而人事舛錯已如此矣。」一寸心中，日少思慕，正是

烈烈者真性，般般老柔情，調乎情與性，名與教方成。

水小姐在家盼望，又過了些時，忽報水尙書到了，因是欽賜馳驛，府縣官俱出郭郊迎，水運也騎馬出城迎接，熱熱鬧鬧，只到日午方纔到家。冰心小姐迎接進去，父女相見，先述別離愁，後言重見面，不勝之悲，又不勝之喜。只因這一見有分教，喜非常喜，情不近情。不知水尙書與冰心小姐說了些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嚀焉敢過辭

詞曰：關雎君子，桃夭淑女，夫豈不風月，花自生憐，柳應溺愛，定抱好衾襦。誰知妾俠郎心烈，不要到溫柔，寢名食教，吞風吐花，別自造河洲。右調少年遊。

話說水尙書還到家中，看見冰心小姐比前長成更加秀美，十分歡喜。因說道：「爲父的貶邊，歷過了多少

風霜險阻，也不甚愁；今蒙聖恩，受這些榮華富貴，也不甚喜，但見你如此長成，又平安無恙，我心甚慰，又爲你擇了一個佳婿，我亦甚快。」冰心小姐聽見父親說爲他擇了一佳婿，因心有保奏影子，就有幾分疑是鐵公子，因說道：「爹爹近年近耳順，母親又早謝世，又不曾生得哥哥兄弟，膝下只有孩兒一人，已愧不能承繼宗祀，難道還不朝夕侍奉，爹爹怎麼說起擇婿，教孩兒心痛。孩兒雖不孝，斷不忍捨爹爹遠去。」水尙書笑道：「這也難說，任是至孝，也沒有女孩守父母不嫁之理，若是個平常之婿，我也來家與你商量，只因此婿，少年風流，不必言，才華俊秀，不必言，俠烈義氣，不必言，只他那一雙識英雄的明眼，不怕人的大胆，敢担石的硬骨，能言語妙舌，真令人愛殺。我故自做主意，將你許嫁於他。」冰心小姐聽見說話，漸漸知道了，因虛劈一句道：「爹爹論人則然，只怕論禮則不然也。」水尙書雖與鐵都院成了婚姻之約，却因鐵公子前番說話不明，叫他歸說自知，今見女兒又說恐禮不然，恰恰合著，正要問明，因直說道：「我兒，你道此婿是誰，就是鐵都堂之公子鐵中玉也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是別人，還要女兒苦辭，若是鐵公子，便不消孩兒苦辭，自然不可，就是女兒以爲可，鐵公子必以爲不可也，何也，於婚姻之禮有礙也。雖空費了爹爹一番盛心，却免了孩兒一番逆命之罪。」水尙書聽了，着驚道：「這鐵公子既未以琴心相逗，你又不涉多露而行，爲何於婚姻之禮有礙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爹爹不知，有個緣故。」遂將過公一妻娶他，叔叔要擯撥嫁他，并假報喜，搶到縣堂，虧鐵公一撞見，救了回來，及鐵公子被他謀害幾死，孩兒不忍，悄悄的移回養好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孩兒聞男子授受不苟，且也，豈非有礙？」水尙書聽了，更加歡喜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委曲，怪道鐵公子前日說話，模模糊糊。我兒，你隨機應變，避害全身，真女子中所少，愈令人可愛。這鐵公子見義敢爲，毫無沾滯，要算個奇男子，愈令人可敬。」

由此看來，這鐵公子非你也無人配得他來，你非鐵公子也無人配得你過，真是天生美對，况那些患難小嫌，正一男人大節，揆之婚姻嘉禮，不但無礙，而且有光，我兒不消慮，聽我爲之，斷然不差。」正是

女子所避，父之所食，貪避雖異，愛慕一般。

按下水尚書父女議婚不題，却說過公子自成奇回來，報知水侍郎不允之事，恨如切骨。後見父親上本請斬，甚是快活。又聞得被鐵公子救了侯孝成功，轉陞了尚書，愈加憤恨。後又聞水尚書與鐵都院結了親，一發氣得發昏。因與成奇苦苦相告道：「我爲水小姐不知費了多少心力，却被鐵家小畜生衝破，救了去，前日指望騙他來，打一頓出出氣，不料轉被他打了不堪，大家告他，又被他先立了案，轉討個沒趣。這還是我們去尋他惹出來的，也還氣得過，只是這水小姐的親事，我不成也還罷了，怎因我之事，到被他討了趣去，今日竟安穩穩一毫不費氣力，議成親事。我就拚死，也要與他做一場，兄須爲我設個好法。」成奇道：「前日水小姐獨自處居，尚奈他不得，今水居一又陞了尚書回家，一發難算計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陞了尚書，管我不着。」成奇道：「管是管不着，只是要與他作對頭，終須費力。」過公子道：「終不然就是這等罷了不成。」成奇道：「就是不能也難明做，只好暗暗設計打破他的親事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得能打破他的親事，我便心滿意足，且請問計將安山？」成奇道：「我想他大官宦人家，名節甚重，只消將鐵公子在他家養病之事，說得不乾不淨，四下傳聞，再央人說到他耳邊裏，那時他怕醜，或者開交也未可知。他若聽了，全不動意，到急時拚着央一個相好的言官，參他一本，出出氣他也自然罷了。」過公子聽見，方歡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我當日就去見府縣官，散起謠言。」成奇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那府縣都是明知此事的，你去散謠言，不但他不信，只怕還要替他分辨。我聞得府尊不久要去，縣官又行陞了，都不久要去，等他們舊官去了，候新官來，不曉得前邊詳細，公子去污辱

他一場，便自然信了。府縣信了，尙央人參論，便有指實了。過公子聽了，方歡喜道：「我兄方算得如此精詳，原孔明復生也。」成奇道：「不敢欺公子，若不恥下問，還有妙於此者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此是兄騙我，我不信更有妙於此者。」成奇道：「怎的沒有。前日我在京中，見老爺與大夫侯往來甚密，又聞得大夫侯被鐵中玉在他養間堂搜了他的愛妾去，又奏知朝廷，將他幽閉三年，恨這鐵中玉如醋，又聞得這大夫侯幽閉三年，尙未曾生子，又聞他夫人又新死了，公子可稟知老爺，要老爺寫書一封，通知他水小姐之美，再說明是鐵中玉定下的，叫大夫侯用些勢力求娶了去，一可得此美妾，二可洩恨他自然歡喜去做他若做成我們不消費力，豈非妙計。」過公子聽了這番計，只歡喜了跌足。成奇道：「公子且莫歡喜，還有一妙計，率性辱弄他一番，與公子歡喜罷。」過公子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一發要請教了。」成奇道：「我在京中，又聞得仇太監也與老爺相好，又聞得仇太監有一個姪女，生得頗醜陋，還未嫁人，何不一發求老爺寫封書，總承了鐵中玉，也可算我仇將恩報了。」過公子聽了，連聲贊妙道：「此計更妙，便可先行。要老爺寫書不難，只是又要勞兄一行。」成奇道：「公子之事，安敢辭却。」正是

好事不容君子做，陰謀偏是小人多，世情叵測真無法，人事如斯可奈何。

按下過公子與成奇謀寫書進京不題，却說鐵公子在西山讀書，待到秋闈，真是才高如拾芥，輕輕巧巧，中了一名舉人。待到春闈，又輕輕巧巧中了一名進士。殿試二甲，卽選了庶吉士。因前保奏侯考有功，不受待詔，今加一級，陸做編修，十分榮耀。此時鐵中玉已是二十二歲，鐵都院急急要與他完婚，說起水小姐，只是長嘆推辭，欲要另覓，又別無中意之人。恰好水尙書一年假滿，遣行人追促還朝，鐵都院聞知，因寫信與水尙書，要他連小姐都攜進京，以便結婚。水尙書正有此意，因與冰心小姐商量道：「我蒙聖恩欽召，此番進京，不知何

時方得回家，你一個及笄的孤女，留在家中，殊爲不便，莫若遠我進京，朝夕寂寞，也可消遣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孩兒也是如此想，若只管丟在家中，要生孩兒何用。去是願隨爹爹去，只有一事，先要稟明爹爹。」水尙書道：「你有何事，不妨明說。」冰心小姐說：「若到京中，倘有人議鐵公子親事，孩兒却萬萬不能從命。」水尙書聽了，笑道：「我兒這等多慮，且到京中看機緣，再行區處。但家中託誰照官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總其大綱，其餘詳細，令水用夫妻掌管可也。」水尙書一一聽了，因將家業託與水運并水用夫妻，竟領了冰心小姐一同進京而去。正是

父命隱未出，女心已先知，有如春欲至，梅發向南枝。

不月餘，水尙書已到京師，原有田宅居住。上過朝，各官俱來拜謁。鐵都院自拜過，就教鐵中玉來拜，鐵中玉見水尙書是個知己，又有水小姐一脈，也就忙來拜過，但稱晚生，却不認門墻。水尙書看見鐵中玉此時已是翰林，與我女兒真是男才女貌，可稱佳婦佳兒，但他父親前次已會行過定禮，難道他不知道，爲何拜我的名帖，竟不寫門墻，窺他的意思，實與女兒的意思一般。明日做親，只怕還要費周旋。又想到：「我與鐵都堂父母之命已定了，怕他不從，且從容些時，自然妥貼。」過了些時，忽一個親信的堂吏暗暗來稟道：「小的有一親眷，是大夫侯的門客，說大夫侯的夫人死了，又未曾生子，近日有人寄書與他，盛稱老爺的小姐，賢美多才，教他上本求娶，這大夫侯猶恐未真，因教門客訪問，這門客因知小的是老爺的堂吏，故暗暗來問小的。」水尙書聽了，因問道：「你怎生回話？」堂吏道：「小的回他道：『老爺的小姐，已久定與新中翰林鐵爺了。』」他又問可會做親，小的回他道：「親尚未做。」他即去了。有此一段情由，小的不敢不報知老爺。」水尙書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倘若再來問你，你可說做親，只在早晚。」堂吏應諾而去。水尙書因想道：「這大夫侯是個酒色之

徒，爲搶人家女子，閉幽三年了，今不思悔過，又欲胡爲，就是請旨來求親，我已受過人聘，怕是不怕他，只是又要多一番唇舌，又要結一個冤家。莫若與鐵親家說明此意，是早結了親，便省得與他爭論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此事與鐵親家說到容易，只怕與女兒說到有些爲難。」因此到冰心小姐房中，對他說道：「這鐵公子姻事，不是爲父苦來逼你，只因早做一日親，即免一日是非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做親事，有甚麼是非？」水尙書就將堂吏之言，說了一遍道：「你若不與鐵翰林早早的結了親，只管分青紅皂白，苦苦推辭，明日就了他與內臣相好的多，倘若在內裏弄出手腳來，那時再分辯便難了，不可十分任性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不是孩兒任性，禮如此也。方纔堂吏說是有人寄書與大夫侯，爹爹可知這寄書與大夫侯叫他上本娶我的是誰？」水尙書道：「一事我怎得知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孩兒到得知在此。」水尙書道：「你知是誰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孩兒知是過學士。」水尙書道：「你怎知是他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久聞這大夫侯溺情酒色，是個匪人，及見過學士，助子邪謀，亦是匪人，以匪比匪，自然相合。況過學士前番爲子求娶孩兒，爹爹不允，一恨也；後面請斬爹爹，聖上反召回陞官，二恨也；今又聞爹爹將孩兒許鐵家，愈觸其怒，三恨也。有此三恨，故聳動大夫侯與孩兒爲難也，不是他更有何人？」水尙書道：「據爾想來，一毫不錯，但他既下此毒手，我們也須防備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大夫侯若不來尋根兒，便是他造化，他若果信讒上本求親孩兒，有本事代爹爹也上一本，叫他將從前做過事，不幸一齊來。」水尙書道：「我兒雖如此說，但冤家可解不可結，莫若早早的做了親，使他空費了一番心機，強似捷之於市。」父女正商量未了，忽報鐵都院差人請老爺過去，有事相商。水尙書也要見鐵都院，見來請，遂不扮職事，竟騎了一匹馬，悄悄來會鐵都院。鐵都院接着，邀入後堂，吐退衙役，握手低低說道：「今日我學生退朝，剛出東華門，忽撞見仇太監，一把扯着他，說有個姪女兒，要與小兒結親，我學生卽一口就回。」

他已會聘了，他就問聘的是誰家？我學生怕他歪纏，只得直說出是親翁令愛。他因說道：「又不曾做親事，單受聘，也還辭。」容道：「這媒奉求。」他想這個仇太監又不明道理，只倚著內中勢力，往往胡爲，若但以口舌與他相爭，甚是費力。況我學生與親翁，絲蘿已結，何不兩下講明，早早諧了秦晉，也可免許多是非耳。」水尙書道：「原來親翁也愛此累，我學生也有一段緣由。」遂將堂吏傳說大夫侯要請旨求親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鐵都院道：「既彼此俱受此累，一發該乘他未發，早做了親，莫說他生不得風波，就是請了聖旨下來，也無用了。」水尙書道：「早做親固好，只是小女任性，因前受過公子之害時，曾接令郎養病，一番嫌疑於心，只是不安，屢推辭，恐倉卒中不肯就出門。」鐵都院道：「原來令愛與小兒性情一般堅貞，小兒亦爲此嫌，終日推三阻四，怎生區處？」水尙書道：「我想他二人才美非常，非不愛慕而願結絲蘿，所以推辭者，避養病之嫌疑也，所以避嫌疑者，恐傷明教耳。惟其避嫌疑，恐傷名教，此君子所以爲君子，淑女所以爲淑女，則父母國人之所重也。若平居無事，便從容些時，慢慢勸他結親，未爲不可，但恨添此大夫侯與仇太監之事，却從容不得了。只得煩老親翁，與我學生各回去，勸諭二人從權，成此好事，可免從中囉嘈，免日後許多唇舌。令郎與小女，他二人雖說囑強，以理論之，未必不行。」鐵都院道：「老親翁所論，最爲有理，只得如此施行。」二人議定，水尙書別了回家，正是：

花雖並蒂月難圓，野蔓開藤苦必纏，須是兩心無愧怍，始成名教好姻緣。

鐵都院送了水尙書出門，因差人尋了鐵翰林回家，與他商量道：「我爲仇太監之言，正思量要完親事，故請了水先生來計議，不期大夫侯死了夫人，有人傳說他要來續娶水小姐，水先生急了，正來尋我，我也願早完婚，兩家俱如此想，想是姻緣到了，萬萬不可再就我兒，你斷不可仍執前議，撓我之心。」鐵中玉道：「父

親之命，孩兒焉敢不遵。但古聖賢於義之所在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孩兒何獨不然，奈何因此鉅蠱小毒，便匆匆草草，以亂其素心。若說仇太監之事，此不過爲過公子播弄耳，焉能洩我哉。」鐵都院道：「你縱能駕馭，亦當爲水小姐紛解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倘大人必欲如此周旋，須明與水尙書言過，外面但可揚言結親，以絕覬覦之念，而內實避嫌疑，不敢親枕衾也。」鐵都院聽了暗想道：「既揚言做親，則名分定矣，內中之事，且自由他。」因說道：「你所說到也兩全，只得依你。」遂令人揀選吉期要結親。到了次日，忽水尙書寫了一封書來，鐵都院拆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着：

所議之事，歸諭小女，以爲必從，不期小女秉性至烈，只欲避嫌，全不畏禍。今再三苦訓，方許名結絲蘿，以行權而實虛，合盃以守正。弟思絲蘿既已定，名則合盃，終難謝絕矣，只得且聽之，以圖其漸，不識親翁以爲然否？特以請命，幸示之教之，不盡。弟名正具。

鐵都院看完暗喜道：「真是天生一對，得此淑女，可謂家門有幸，亦於名教有光矣。但只是迎娶回來，若不合盃，又要動人議論，莫若竟去做親，閨內合盃不合盃，使無人知覺矣。」因寫書將此意回復水尙書。水尙書見說來就親，免得女兒要嫁，愈加歡喜。兩人同議定，擇了一個大吉之日，因要張揚，使人知道，便請了在朝顯官來喫喜酒。到了這日，大吹大擂，使十分熱鬧。到了黃昏，鐵都院打了都察院執事，中玉打着翰林院的執事，同穿了吉服，坐了大轎，竟到水尙書家來就親。到了門前，水尙書迎入前廳，與衆賓朋親戚相見。相見過，遂留鐵都院在前廳筵宴，就着鐵中玉到後廳，與冰心心姐姐結親。鐵中玉到了後廳，天色已晚，滿廳上垂下珠簾，只見燈輝燭煌，如同白晝，廳旁兩廂房，藏着樂人在內暗奏樂，廳上分東西對設着兩席酒筵，廳下鋪著兩條紅毡，許多侍妾早已擁簇著冰心小姐，立在廳右，見鐵中玉到簾，兩個侍妾忙扯開簾子，請鐵中玉入

去。冰心小姐見鐵中玉進來，毫不作兒女羞澀之態，竟喜孜孜地接著說道：「向蒙君子鴻恩高誼，銘刻於心，只道今生不能致謝，不料天心若有意垂憐，父母忽無心遂願，今陳知感誠厚幸也。請上受賤妻一拜。」鐵中玉在縣看見冰心小姐時，雖說美麗，却穿的是淺淡衣服，今日所見，却金裝玉裹，打扮得與天仙相似，一見了，只覺神魂無主，因答道：「卑人受夫人厚德，不敢齒牙明頤，以辱芳香，惟於夢魂焚神，聊銘感佩，却幸親瞻仙範，正有一拜。」遂各就紅毡對拜了四禮。侍妾吩咐樂人，穩穩奏樂，止拜完樂，二人東西就位對坐，侍妾一面獻茶，因是合盃喜筵，不分賓主，無人定席，一面擺上酒來對飲，飲過三巡，鐵中玉因說道：「卑人陷餘生，蒙夫人垂救，此恩已久相忘，不敢孜孜殷勤。只卑人浪跡浮沉，若非夫人良言指示明白，今日尚不知流落何所。今雖叨一第，不足動心，然夫人培植恩私，時時躍入方寸中，不能去也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臨事何人不獻芻蕘，問途童子亦能指示，第患聽之者難，信之者不易耳。君子之能從，正君子之善所也，賤妾何與焉。若論恩私之隆重，君子施於賤妾者，猶說遊戲縣堂，無大利害，至於侯孝一案，事在法司，所關天子，豈遊戲之所哉。而君子竟談笑爲之，雖義俠出於天生，而雄辯驚人，正言服衆，故能聳動君臣，得以救敗爲功，而令家嚴由此生還也。功莫大焉，雖殺身不足報萬一，何況奉侍箕帚之末，而敢過爲之推辭哉。所以推辭者，因向日養病之嫌，雖君子之心，與賤妾之心無不自，而傳聞之人則不自者多矣。况於今之際，怨者有人，恨者有人，讒者有人，安保無污，安保無謗毀。若遵父命，只貪今日之歡，設有微言，則君子與賤妾，俱在微言中矣，其何以自表。莫若待浮言散盡，再結襦於青天白日之下，庶不以妾之不幸爲君子高風累矣。不知君子以爲然否？」鐵中玉聽罷，連聲俯首道：「卑人之慕夫人，雖大旱雲霓不足論也，每再思一侍教，有如天上。况聞兩大人之命，豈不願寢食河朔苜蓿，而惶懼不敢者，只恐匆匆草草，以我之快心，致夫人之遺恨也。然而兩大人下詢，實遂巡不知所對。今

既夫人之宛轉，實盡我心之委曲，共同此心，自無他議，事歸終吉，或爲今日而言也。」水小姐道：「即今日之舉，亦屬勉強，但欲謝大夫侯仇太監於無言也，不得不出此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卑人料大夫侯仇太監，皆風中牛馬，毫不相及，而忽然作此山鬼伎倆者，自是過氏父子爲之播弄，今播弄不行，惡心豈能遂意，不知又將何爲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妾聞凡事未成可破，將成可奪，今日君子與賤妾，此番舉動已成矣，破之不能，奪之不可，計惟有布散流言，橫加污蔑，便自相乖違耳。妾之不敢卽薦枕衾者，欲使通知白璧至今尙瑩然如故，而青蠅自息矣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夫人妙論，既不失守身之正，又可謝讒口之奸，真可謂才德兼全者也。但思往日養病之事，出入則徑路無媒，居停則男女一室，當此之際，夫人與卑人之無欺無愧，惟有四知，此外則誰爲明誼，設使流言一起，縱知人之以爲莫須有，而執筆者何所據，而敢判其必無，致使良人之子，終屬兩懸，則將奈何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此可無慮也。妾聞天之所生，未有不受天之所成者也，而人事於中阻撓，正以砥礪其操守，而簡鍊其名節也。君子得之，小人喪之，每如此分途焉。譬如君子義氣如雲，肝胆似鐵，爵祿不移，威武不屈，設非天生，當不至此賤妾雖閨娃不足齒，然粗知大義，略諳內儀，亦自負稟於天者，不過冥冥若無作合，則日東月西，何緣相會，柄圓斲方，入於參差，乃相逢陌路，行卽慷慨垂憐，至於患難周旋，妾亦冒嫌不惜，此中天意，已隱隱可知。然那時養病，心雖出於公，而事涉於私，故願留而不敢留，欲親而不敢親，至於今日父母有命，媒妁有言，事既公矣，而心之私猶未白，故已成而終不敢謂成，既合而猶不敢合者，蓋欲操守名節之無愧君子也。此雖實自賤而實成天之所成，君與妾既成天之所成，而天苦轉不相成，則天生君與妾，不既虛乎，斷不然也。但天心微妙，不易濫窺，君子但安俟之，天若監明，兩心自表白也，卽使終不表白，到底於斯，君與妾夫婦爲名，友朋爲實，而朝花月夕，樂此終身，亦未爲非千秋佳話也。」鐵中玉聽了，喜動眉宇，道：「夫人至論，茅塞頓開，使

我鐵中玉自今以後，但修人事，以俟天命，不復敢生疑慮矣。」二人說話投機，先說過公子許多惡意，皆是引君入惡，後說過學士無恨毒情，專是激成功說六國。

合卺如何不合歡，合而不合，合而安，行人識行其中妙，始覺聖人名教寬。

這番鐵中玉與冰心小姐，合而不合，有分教：藤蔓重纏，絲羅再結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美人局歪廝纏實難領教

詞曰：臉兒粉白，眉兒黛綠，便道是佳人不問。紅絲未憑月老，強要朱結陳。豈知燕與鶯兒別，相見不相親。始之不納，終之不爾，羞殺洞房春。右調少年遊。

話說鐵中玉與冰心小姐自成婚之後，雖不能親共枕衾，而一種親愛悅慕之情，比親共枕衾而更密。一住三日，並不出門，水尙書與鐵都院探知，十分歡喜不題。却說大夫侯與仇太監，俱受了過學士的讒言，一個要嫁，一個要娶，許多勢利之舉，都打點得停停當當，聽見鐵中玉與冰心小姐已結了親，便都大驚小怪，以為無法，只得叫人來覆過學士，過學士聽見心愈不服，暗想道：「我卑詞屈理，軟軟求他一番，到討他一場沒趣，我出面自呈，狠狠的參他一番，竟替他反成了大功，此氣如何得出，此恨如何得消，今大夫侯與仇太監指望播弄得他不安，他又安安靜靜結了親，此着棋又下虛了，却將奈何？」因差了許多精細家人，暗暗到水尙書鐵都院兩處，細細訪他過失，有人來說：「鐵翰林不是娶水小姐來家，是就親到水尙書家中去。」又有人來說：「鐵翰林與水小姐雖說做親，却是兩房居住，尚未會同床。」又有人來說：「鐵翰林與冰心小姐恩愛甚深，住了三日，並不出門。」過學士聽了，肚裏甚是躊躇道：「既已結親，為何不娶回家，轉去就親，既已合

登，爲何又不同床；既不同床，爲何又十分恩愛，殊不可解，莫非原爲避大夫侯與仇太監兩頭親事，做的圈套？我想圈套雖由他做，若果未同床，尚可離而爲兩。今要大夫侯去娶水小姐，他深處閨中，弄他出來，甚是費力。鐵翰林日日上朝，只須叫仇太監弄個手脚，哄了他家去，偪勸他與姪女兒結成親，他這邊若果未同床，便自然罷了。』算計停當，遂面拜仇太監，與他細細定計。仇太監滿口應承，這不打緊，若是要謀害鐵翰林性命，便恐礙手礙脚，今但將姪女兒與他結親，是件美事，就是明日皇爺得知了，也不怕他。老先生只管放心，這件事一大半關乎我身上，自然要做的妥貼。只是到那日，要老先生撞來做個媒正，使他就到後來無說。過學士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因見仇太監一力担承，滿心歡喜，遂辭了回來，靜聽好音不題。正是

『這謀不肯伏，奸人有餘惡，只道計萬全，誰知都不著。』

却說鐵中玉爲結婚告了十日假，這日假滿要入朝，冰心小姐終是心靈，因說道：『過學士費了一番心機，設出大夫侯與仇太監兩條計策，今你我雖不動聲色，而默默謝絕，他們的殺機尚未曾發，恐不肯休你。我想大夫侯雖無甚說，終屬庭外臣子，向礙官箴，不敢十分放肆，妾之強求可無慮矣。仇太監係寵倖內臣，焉知禮法，恐尙要胡爲，相公入朝，不可不防。』鐵中玉道：『夫人，燭幾先慮周意外，誠得奸人之肺腑，但我視此輩鼠耳，何足畏也。』冰心小姐道：『此輩何足畏，畏其近於朝廷，不可輕投也。』鐵中玉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『夫人教我良言，敢不留意。』因隨仇太監入朝，朝罷回到東華門外，恰好與仇太監撞着，鐵中玉與他拱手，就要別去，早被仇太監一把扯住道：『鐵先生遇着得甚巧，正要派人到尊府來請。』鐵中玉問道：『我學生雖與老公公同是朝廷臣子，却有內外之別，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』仇太監道：『若是我學生之事，也不敢來煩鐵先生，這是皇爺吩咐，恐怕鐵先生推辭不得。』就要扯著鐵中玉同上馬去。中玉因說道：『就是聖上不旨，也要』

求老公公見教明白，以便奉旨行事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鐵先生你也太多疑，難道一個聖旨敢假傳的？實對你說罷，皇爺有心愛的二軸畫兒，聞知鐵先生詩才最美，要你題一首在上面。」鐵中玉道：「這畫如今在那裏？」仇太監道：「現在我學生家裏，故請回去題了，就要回旨。」鐵中玉因有冰心小姐之言，心雖防他，却聽他口口聖旨，怎敢不去，只得上馬並轡，同到他家。仇太監邀了入去，一面獻茶，一面就吩咐備酒，鐵中玉因辭道：「聖旨既有畫要題，可請出來，以便應詔，至於盛意，斷不敢領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我太監家們，雖不曉得文墨，看見鐵先生只等翰苑高第，到十分敬重，巴不得與你們吃杯酒兒，親近親近。若是無故請你，你也斷不肯來，今日却喜借皇爺聖旨這個便兒，屈留你坐半日，也是緣法。」鐵先生你不必十分把我太監們看輕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內外雖分，同一殿臣，怎敢看輕。既有盛旨，但就領盛情，也須先完正事。」仇太監笑說道：「鐵先生你莫要騙我，你若完了正事，只怕就要走了也罷，我也有個法，聖上是兩軸畫，我先請出一軸來，待鐵先生題了，略吃幾杯，再題那一軸，豈不人情兩盡？」鐵中玉只得應承。仇太監就邀入後廳樓下，叫孩子抬過一張書案來，擺列下文房四寶，自上樓去，雙手捧出一軸畫來，放在案上，叫小太監展開，與鐵中玉看。鐵中玉一看，是古人畫的一幅，磬口蠟梅圖，十分精工，金裝玉裹，果是大內之物，不敢輕視，因磨墨舒毫，題了一首七言律詩在上面。剛剛題完，外面報過學士來拜，仇太監連忙叫請進來。不一時，過學士進來相見，仇太監就說道：「過老先生，你來得恰好，今日我學生奉皇爺聖旨，請鐵先生在此題畫，我學生只道題詩在畫上要半日工夫，因治一杯水酒，留他坐坐，不期鐵先生大才，拿起來就題完了，不知題些甚麼，煩過老先生念與學生聽，待我學生聰明白些，也好回旨。」過學士道：「只個當得。」因走近書案前，細細念與他聽道：

慳慳低斂淡黃衫，緊抱孤芳未許探，
香口倦開剛半掩，芳心欲吐葩猶含。

一枝瘦去容儀病，幾瓣攢來影帶慚，不是畏寒感不放，要留春色占江南。

過學士念完，先自稱贊不已道：「題得妙，題得妙！字字是蠟梅，字字是鬢口，真足令翰苑生輝。」仇太監聽了，也是歡喜道：「過老先生稱贊，自然是妙了。」因叫人將畫收起，擺上酒來。鐵中玉道：「既是聖上還有一軸，何不請出來，一發題完了，再領盛情，使心安了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我看鐵先生大才，題畫甚是容易，且請用一杯潤潤筆。」因邀入席。原來翰林規矩，要分先後品級定坐席。過學士第一席，鐵中玉第二席，仇太監第三席相陪。飲過數巡，仇太監便開口道：「今日皇爺雖是一向知道鐵先生義俠之人，不知才學如何，故要詔題此畫，也因我學生有一美事，要與鐵先生成就，故討了此差來，求鐵先生見允。今日實是天緣，剛剛湊著。」過學士假作不知道道：「且請問老公公有何事要成就鐵兄？」仇太監道：「鼓不打不響，鐘不撞不鳴，我學生既要成就我這段姻緣，只得從實說了。我學生有個姪女兒，生得人物也算美，做十全，更兼性賢淑，今年正是十八歲了，一時揀擇一個好對兒不出。今聞知鐵先生青年高發，尚未曾畢婚，實實有個仰攀之意。前日朝回，撞見尊翁都憲公道，述此意，已蒙見允。昨日奏聞皇爺，要求皇爺一道旨意，做個媒說，皇爺因命我拿這兩軸的梅花畫來與鐵先生題，皇爺曾說梅與媒同音，就以賴梅做了媒人罷，不必另降旨意，使人著見著像，他文人自無知道。今畫已題，不知鐵先生知道麼？」鐵中玉聽了，已知道他的來歷，轉不着急，但說道：「蒙老公公厚情，本不當辭，只恨書生命薄，前已奠雁於水尚書之庭矣，豈有復居甥舌？」仇太監笑道：「這些事鐵先生不要騙我，我訪得明明白白在這裏了。前日你明做的打戲，不過爲水家女兒不肯嫁與大夫侯，央你裝個枕子，怎麼就認真哄起我來？」鐵中玉道：「老公公此說，可謂奇談。別事猶可假，這婚姻大事，乃人倫之首，名教攸關，怎說裝個枕子，難道大禮既行，已交合卷，男又別娶，女又嫁人？」仇太監道：「既不打算別娶別嫁，爲

何父母在堂，不迎娶回來，轉去就親；既已合卺，爲何不同眠同臥，却又分居而住？」鐵中玉道：「不迎歸者，爲水岳無子，不過暫慰其父母離別之懷耳；至所謂同眠不同眠，此乃閨閣之事，老公公何由而知。老公公身依日月，目擊綱常，切不可信他無稽之言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這些話是真是假？我學生也多不管，只是我已奏知皇爺，我這姪女定要嫁與鐵先生的鐵先生，却推託不得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不是推脫，只是從古到今，沒有在廷禮義之臣，娶了一妻，又再娶一妻之理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我學生只嫁一妻，與鐵先生，誰叫鐵先生又要一妻？」鐵中玉道：「我學生只因已先娶一妻在前，故辭後者，若請老公公之一妻，又何辭焉？」仇太監道：「鐵中玉娶妻的前禮，不是這樣論，若娶到家的，方纔算得前，若是外面的閒花野草，雖在前到要算做後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若是閒花野草，莫說論不得前後，連數也不足算。至於卿貳之家，遵父母之命，從媒妁之言，鑼鼓琴瑟，以結絲羅，豈閒花野草之比？老公公失言矣。」仇太監道：「父母之命，既然要遵，難道皇爺之命，到不要遵，莫非你家父母大如皇爺？」鐵中玉見仇太監說話苦纏，因說道：「這婚姻大事，關乎國體，也不是我學生與老公公私目爭論的，縱不敢奏奏朝廷，亦當請幾位禮臣公議，看誰是誰非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這婚姻既爭前後，那有工夫又去尋人理論，若要請禮臣，現今的過老先生一位學士大人在此，難道不是個詩禮之臣，就道問一聲就是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樂文章都是一般，就請教過老先生也使得。」仇太監因急問道：「過老先生，我學生與鐵先生這爭論的言語，他是聽得明明白白的了，誰是誰非，須要求你公判一判，却不許袒護同官。」過學士說：「老公公與鐵黃允不問我學生，我學生也不敢開口，既蒙下問，怎敢袒護。若論起婚姻的禮來，禮中有禮，禮外又有禮，雖召諸廷臣，窮日夜之力，也論不定。若據我學生愚意，切聞王者制禮，又聞禮樂自天子出，既是聖上有命，則禮莫大於此矣，於此禮不遵，而拘古執今，不獨失禮，竟可謂之不臣矣。」仇太監聽了，哈哈大笑。

道：「妙論說得又痛快又斬截，鐵先生再沒得說了。」因叫小太監滿斟了一大杯酒，親起身送與過學士面前，又深打一恭道：「就煩過先生爲個媒兒，與我成就了這樁好事。」過學士忙接了酒，拱仇太監復了位，因回說道：「老公公既奏請過聖上，則拜老公公如命，爲聖上之命也。我學生焉敢不領教。」一面就飲乾了酒，就一面對著鐵中玉道：「老公公這段姻事，既是聖上有命，就是水天老與寅翁先有盟約，只怕也不敢爭論了。鐵寅翁料來推不脫，到不如從直應承了罷，好叫大家歡喜。」鐵中玉聽了，就要發作，因暗暗想道：「一來礙著他口口聖旨，不敢輕毀，二來礙著內臣，是皇帝家人，不便動粗，三來恐身在內應，一時走不出來。」正想提著過學士同走，是條出路，恐發話重了，驚走了他，轉緩緩說道：「就是聖上有命，不敢不遵，也須回去稟明父母，擇吉行聘，再沒學生自應承之理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鐵先生莫要讀得書多，弄得個腐儒，若是爺的旨意看得輕，不便要遵，凡事一聽鐵先生自主也。若是皇爺的聖旨是違拗不得，便當重權行事，不要拘泥。那這庸人迂闊的俗套子，恰好今朝是個黃道吉日，酒席我學生已備了，樂人已在此伺候了，大媒又借重了過老先生，內裏有的是香閨綉閣，何不與舍姪女竟成鸞儷鳳侶，便完了一件百年的大事。若慮尊翁大人怪你不稟明，你說是皇爺的旨意，只得罷了。若說沒妝奩，我學生自當一一補上，決不敢少。」過學士又攛掇道：「此乃仇老公公美意，鐵寅兄若再推辭，便不近人情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要近情須先近禮，我學生今日之來，非爲婚姻，乃仇老公公傳宣聖旨，命微臣題畫，今畫兩軸，纔題得一軸，是聖上正旨，尙未遵完，怎麼議及私事。求老公公且先請出那一軸畫來，待學生應完了正旨，再及其餘也未爲遲。」仇太監道：「這却甚好，只是這軸甚大，在樓上取下來，甚是費力，莫若請鐵先生就上面去題罷。」鐵中玉不知是計，就說道：「上下俱是一般，但隨老公公之便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請鐵先生再用一杯，好請上樓題畫去，且完了一件，又完一件。」鐵中

玉把不得完了聖旨，便好尋脫身之計，因立起身來說道：「題畫要緊，酒是不敢領了。」仇太監只得也立起身來道：「既要題畫，就請上樓。」因舉手拱行。鐵中玉因見過學士也立起身來，因說道：「過老先生也同上去看看。」過學士將要同行，忽被仇太監瞞了一眼，會了意，改口道：「題畫乃鐵寅兄奉旨之事，我學生上去不便，候寅兄題過畫下來，做親學生便好効勞。」鐵中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學生失陪有罪了。」說罷，竟被仇太監哄上樓來，正是

魚防香餌烏防弓，失馬何曾慮塞翁，只道鴻飛天地外，誰知燕阻畫樓東。

鐵中玉被仇太監哄上樓來，腳還未會立穩，仇太監早已縮將下去，兩個小內官早已將兩扇樓門緊閉了。鐵中玉忙將樓中一看，只見滿樓中俱懸紅掛綠，結綵鋪毡，裏的甚是錦繡窩巢，樓正中列着一座錦屏，錦屏中坐着一個女子，那女子打扮得的

珠面宮環宮樣妝，朱脣海闊額山長，國王見慣渾事間，嚇殺劉郎與阮郎。

那女子看見鐵中玉到了樓上，忙立起身來，叫衆侍兒請過去相見。鐵中玉急要迴避，樓門已緊緊閉了，沒法奈何，只得隨了衆侍兒，走上前深深作了一揖，就回過身來立著。那女子自不開口，傍旁一個半老的婦人代他說道：「鐵爺既上樓來結親，便是至親骨肉，一家人不須舍着，請同小姐並坐不妨。」鐵中玉道：「我本院是奉聖旨上樓題畫的，訛說結親。」那婦人道：「皇爺要題的兩軸，俱在樓下，鐵爺爲何不遵旨，在樓下題，却走上樓來？這樓上乃是小姐的臥樓，外人豈容到此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你家公公計策妙是妙，只可惜加在我鐵中玉身上，毫釐無用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鐵爺既來之則安之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你們此計，若誣我撞上樓來，我

是你家老公公口稱聖旨題畫，哄我上樓來的，况且又是青天白日，現有過學士在樓下爲證，自誣不去，若以

這等目所未見美色來迷我，我鐵翰林不獨姓鐵，連心身都是鐵的，比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秉燭達旦的關雲長，還要硬着三分，這些美人計，如何有用？那女子不但不美，原是個拗懶之人，只因初見面，故裝些羞澀，不便開口。後來偷眼看見鐵翰林，水一般的年紀，粉一般的白面，皎皎潔潔，到像一個美人，十分動火，又聽見他說美人計沒用，便着了急，忍不住大怒道：「這官人說話，也太無禮，我們雖宦官家，若論職分也不小，我是他姪女兒，也要算做個小姐，今日奏明皇爺嫁你，也是一個好意，怎麼說是用美人之計，怎麼又說沒用？既說沒用，我們內臣家沒甚名節，拚着一個不識羞，就與你做一處，看是有用沒用。」因吩咐侍妾道：「快與我拖將過來。」衆侍妾答應一聲，便一齊上前說道：「鐵爺聽見麼，快快過去，陪個小心罷，免得我們囉唆。」鐵中玉聽見，又好惱又好笑，只是不作聲。衆侍妾看見鐵翰林不做聲，又見女子發急，只得奔上前來，你推一把，我扯一把，夾七夾八的亂嘈。鐵中玉欲要認真動手，却又見是一班女子，反恐裝村，只得忍耐，因暗想道：「俗語說：『山鬼之伎倆有限，老僧之不睹不聞無窮。』只不理他便了。」因移了一張椅子，遠遠的坐下，任衆侍妾言言語語，他只默然不睬。正是

剛剛無家柔至矣，柔而不屈是真剛，若思何物剛柔並，惟有人間流水當。

鐵中玉正被衆侍妾囉唆，忽仇太監從後樓轉出來，一面將衆侍妾喝道：「貴人面前，怎敢如此放肆。」一面就對鐵中玉道：「鐵先生這段姻緣，已湊到這個田地，料想也推辭不得，不如早早順從了罷，也免得彼此失了和氣。」鐵中玉道：「非是學生不可，於禮不可也。」仇太監道：「怎麼不可？」鐵中玉道：「老公公不看見會典上，有一議，外臣不許與內臣交結，交結且不可，何況聯婚姻？」仇太監道：「這是舊制，既要遵，難道皇爺的新命到不要遵？」鐵中玉道：「就是要遵，也須明奏了聖旨，謝過恩然後遵行。今聖旨不知何處，恩又未

謝過，便要草草結親，這是斷乎不可。望老公原諒。」二人正在樓上爭論，忽兩個小太監慌慌忙忙跪將下來，將仇太監請了下去。原來是侯總兵邊關上又招降了許多敵人，又收了許多進貢的寶物，親解來京朝見。蒙聖上賜宴，因前保舉是鐵中玉，故有旨招翰林鐵中玉陪宴。侍宴官得了旨，忙到鐵衙來召，聞知仇太監邀了去，只得趕至仇太監家裏來尋。看見鐵翰林跟隨的長班並馬，俱在門前伺候，連忙稟仇太監要人。仇太監出來見了，聞知是這些緣故，與過學士兩個氣得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話都說不出來。侍宴官又連連催促，欲仇太監無法奈何，只得叫人開了樓門，放他下來。鐵中玉下便下來，還不知是甚麼緣故，因見侍宴官與長班稟明，方纔曉得，又見侍宴官催促，就要辭出。仇太監滿肚皮不快活，因說道：「陪宴固是聖旨，題畫也是聖旨，怎麼兩軸只題一軸？明日聖上見罪，莫怪我不早說話。」鐵中玉道：「我學生多時催題，老公公匿畫不出，叫學生題甚麼？」這軸畫原在樓下，因要騙鐵中玉上樓，故不取出，及騙鐵中玉上樓，便將這軸畫好好鋪在案上，好入他的罪。今聽鐵中玉說匿畫不出，因用手指道：「現放在書案上，你自不奉旨題寫，却轉說匿畫，幸有過老先生做個見證。」鐵中玉見畫在案上，便不多言，因走近前，展開一看，却畫的一枝半紅半白的梅花，與前邊的馨石梅花，又不相同，磨墨濡毫要題。侍宴官見鐵中玉要題畫，因速速催促道：「題詩要費工夫，侯總兵已將到，恐去遲了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不要緊。」因縱筆一揮，揮完擲筆，將手與過學士一拱道：「不得奉陪了。」竟往外走。仇太監只得送他出門上馬而去。正是

孤行不畏全憑胆，冷臉駭人要有才，胆似子龍重出世，才如李白再生來。

仇太監送了鐵中玉去後，復走進來，叫過學士將此畫題的詩，念與他聽。過學士因念道：

一梅忽作兩重芳，仔細看來覺異常，認作紅顏饒雪色，欲愁白面帶霞光。

莫非淺醉添微暈，敢是初醒薄曉妝；休怪題詩難下筆，枝頭春色費商量。

過學士愈完仇太監雖不深知其妙，但見其下筆敏捷，也就驚倒。因算計道：「這小畜生有如此才筆，那水小姐聞知，也是個才女，怎肯放他？」過學士道：「他不放他，我如何又肯放他？只因將他私邀養病之事，央一個敢言當道的，上他一本，使他必不成全，方遂我意。」只因這一算有分教，鏡愈磨愈亮，泉越汲越清，不知過學士央誰人上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察出隱情方表人情真義俠

詞曰：美惡由來看面皮，誰從心性看妍媸；箇中冰暖身難問，此際酸甜舌不知。

想是做成終日夢，莫須猜出一團疑；願君細細加明察，名教風流信有之。

話說過學士與仇太監算計，攪題畫的聖旨，將鐵中玉騙到樓上，與姪女結親，以為十分得計，不期又被聖旨召去陪候總兵之宴，將一場好事打破了。二人不勝煩惱，重思妙計。過學士想道：「他與水小姐雖傳說未曾同牀，然結親的名聲，人已盡知，今要他另娶另嫁，似覺費力，莫若只就他舊日接回去養病的事體，裝做些私情，央一個有風力的御史，參他一本，說是先奸後娶，有污名教，再求老公公內中弄個手脚，批准禮部行查，再等我到歷城縣叫縣尊查他養病的舊事，出個庚帖，兩下夾攻，他自然怕醜要離開。」仇太監道：「等他離開了，我再請旨意與他結親，難道又好推辭？」二人算計定當，便暗暗行事不題。正是

試問妒何爲，總是心腸壞，明將好事磨，暗暗稱奇怪。

却說鐵中玉幸虧聖旨召去陪候總兵之宴，方得脫身歸家，與父親細說此事，鐵都院道：「因說你與水小

姐既結絲羅，名分已定，我想就是終身不同房，也不得不是夫婦了，爲何不娶來家，完結一案，却合而不同，惹人猜疑。仇太監之事，若不是僥倖遇了聖旨，還要與他苦結冤家，甚是無味，宜速與媳婦商量，早早于歸，以絕覬覦。」鐵中玉領了父命，因到水家來見冰心小姐，將父親的言語，一一說了。冰心小姐道：「妾非不知，既事君子，何惜親抱衾裯，但養病之事，涉於曖昧嫌疑，尙未曾表白。適君又在盛名之下，讒妒俱多，妾又居衆矚之地，指摘不少，若貪旦夕之歡，不留清白之身，以爲表白之地，則是終身無可白之時矣。豈智者所爲？」鐵中玉道：「夫人之慮，有是名節大端，但恐遷延多事，卑人非不知，無以慰父母之心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所防生釁者，並無他人，不過過氏父子耳。彼見君與妾之事已諧矣，其急才急妒，當不俟終日。若要早慰公婆之心，不妨百兩于歸，再結花燭，但衾枕之事，尙望君子少寬其期，以爲名教光。」鐵中玉見冰心小姐肯嫁過去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夫人準情酌理，而得其中，敢不如命。」因告知父母，又稟知岳翁，又請欽天監擇了個大吉之日，重請了滿朝親友，共慶喜事。外人盡道結親，二人實未曾合卺，正是

盡道春來日，花無不吐情，誰知金屋裏，深護牡丹枝。

鐵中玉與冰心小姐重結花燭，過學士打聽得知，心下一發着急，因行了些賄賂，買出一個相好的御史，姓范名諤，叫他參劾鐵翰林一本。那范諤得了賄，因寫一道本章奏道：

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范諤奏爲婚姻曖昧，名教有乖，懇恩察明歸正，以培風化事。竊惟人倫有五，夫婦爲先，大禮三千，婚姻最重，故男女授受不親，家庭內外有別，此王制也。此古禮也。庶民寒族，猶知奉行，從未

有卿貳之家，孤男寡女，有無媒而共處一室，以亂婚姻於始，更未有朝廷之上，司馬憲臣，而有故污聯兩

姓，以亂婚姻於終，如水居一之父女，鐵英之父于潛也。臣職曰官路，凡有所見所聞，皆當入告。臣前過通

衝，偶見有百兩迎親者，迎親乃倫禮之常，何足爲異，所可異者，鼓樂迎來，指視譁笑者滿於路，軒車迎過，議論嗟嘆者夾於道，臣見之下勝駭異。因問爲誰氏婚，乃知爲翰林鐵中玉娶尙書水居一之女儿水冰心也。及詳問其譁笑嗟嘆之故，乃知鐵中玉曾先養病於水冰心之家，而孤男寡女，並處一室，不無曖昧之情。今父母徇私，招搖道路，而縱成之，實有傷於名教，故臣聞之，愈加驚駭，而不敢不入告也。夫婚姻者，百禮之首，婚姻不正，則他禮難稽。臣子蒙羞，則庶民安問伏乞陛下念婚姻而爲風化大關，綱常重典，敕下禮臣，移文該省，行查鐵中玉水冰心當日果否有養病之事，並曖昧等情，一一報部，如行其好，多露之私有所戒，則名教不傷，有係於關雎之化豈淺耶？因事陳情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范御史本到了閣中，閣臣商量道：「閣中往事，何足爲憑？道路風聞，難稱實據。」就要作罷了。當不得仇太監再三來說道：「這事大有關係，怎麼不行？」閣中沒奈何，只得標個該部知道。仇太監看了不像意，候本送到御前，就關會兼筆太監檢出本來與天子看。聖天子看了，因說道：「鐵中玉一個男人，怎麼養病於水冰心女子之家，必有緣故。」因御批個著禮部查明覆奏。命下之日，鐵中玉與水冰心再結花燭已數日矣。一時報到鐵都院吃了一驚，忙走進內室，與孩子媳婦商量道：「這范謬與你何仇，上此一本？」鐵中玉道：「此非范謬之意，乃過學士之意，孩兒與媳婦早已料定，必有此舉，故守身以待之，今果然矣。」鐵都院道：「他既參你，也須辯一本。」鐵中玉道：「辯本自要上了，但此時尙早，且待他行查回來復本時，再辯不遲。」鐵都院道：「遲是不遲，只是聞人參已從無一個不早辯之，若是不辯，人只疑情真，罪當無可辯也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他要參孩兒官箴職守，有甚差池，事關朝廷，便不得不辯他。今參的是孩兒在山東養病之事，必待行查，而後明了其中委曲，可以無辯。若是不明，孩兒就於不明處置辯，此時叫孩兒從那裏辯起？」鐵都院聽了，沉吟道：「這也

說得是，這個范諤是我的屬官，怎敢參我，我須氣他不過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大人不必氣他，自作應須自受耳。」鐵都院見兒子如此說，只得暫且放開，正是

閉時先慮事事到便從容，謗至心原白，差來面不紅。

按下鐵都院父子商量不題。且說禮部接了行查的旨意，不敢怠慢，隨即回來，著山東巡撫去查。過學士見部裏文書行了去，恐下面不照應，忙寫了一封書，與歷城縣新縣尊，求他用情，又寫信與兒子，叫他暗暗行些賄賂，要他在回文中，將無作有，做得安安穩穩，不可遲滯。過公子得了父親的家信，知道范諤參鐵中玉之事，歡喜不盡。趁部文未到，先備了百金，並過學士親筆書來見縣尊。你道這縣尊是誰，原來就是鐵中玉打入養閒堂，救出他妻子來的章佩。因他苦志讀書，也就與鐵中玉同榜中聯捷中了一個三甲進士。鮑知縣行取去後，恰恰點選了他來做知縣。這日接着過公子的百金，並過學士的書，拆開一看，乃知是有旨行查鐵中玉在水家養病之事，叫他裝點私情，必至其罪。章佩看了，暗暗吃驚道：「原來正是我之恩人也，却怎生區處？」又暗想道：「此事正好報恩，但不可與過公子說明，使他防範。」轉將禮物都收下，好好應承過公子，以為得計，不勝歡喜而去。章知縣因叫衆吏到前，細細訪問道：「鐵翰林怎生到水小姐家養病？」方知是過公子搶劫謀害起的禍根。水小姐知恩報恩，所以留他養病。章知縣又問道：「水小姐與那鐵翰林俱是少年，接去養病，可聞知有甚私事？」衆書吏道：「他閑閑中事，外人那裏得知？只因前日的鮑太爺，也因狐疑不決，差了一個門子，叫做單祐，半夜裏潛入在水府窺看，方知這鐵爺與水小姐冰清玉潔，毫不相犯，故鮑老爺後來敬這鐵爺就如神明。」章知縣聽了，也自歡喜道：「原來鐵兄不但義俠過人，而又不欺暗室，如此真可敬也。既移文來查，我若不能為他表白一番，是負知己也。」因暗暗將單祐喚在身邊，又喚了藏壽院的住齋僧獨修和

尚問他是用的甚麼毒藥獨修道：「並非毒藥，過公子恐毒藥死了，明日有形骸，但叫用大黃巴豆將他泄倒了是實。」章知縣問明白伺候了四五日，撫院的文書方到，下來行查。章知縣便將前後事情，細細詳明，申詳上去。撫按因是行查文，不便辯駁，就據申詳，做成回文，回復到部。部裏看了回文，見歷城縣的申詳，竟說得鐵中玉是個祥麟威鳳，水小姐不啻玉潔冰清，其中起釁生端，皆是過公子之罪。部裏受了過學士之囑，原要照回文加罪鐵中玉，今見回文贊不絕口，轉弄得沒法，只得暗暗請過學士去。過學士看了，急得他怒氣冲天，因大罵章佩道：「他是一個新進的小畜生，我寫書送禮囑託他，他到轉爲他表章節行，爲他表章節行也罷，遂將罪過歸於我的兒子身上，這等可惡，斷放他不過。」因求部裏，且將回文暫停，又來見范御史，要他參章知縣新任，不知舊事，受賄妄言，請旨拏問。章養病實情，伏乞批下撫按，再行嚴查報部。仇太監這裏有力，不兩日批准下來，報到山東，撫按見了，喚章知縣去吩咐道：「你也忒認真了。這過學士既有書與你，縱不忍誣枉鐵翰林，爲他表章明白，使彼此無傷，也可謂盡情了，何必又將過公子說壞，觸他之怒，又叫人奏請來拿你，叫本院也無法與你挽回。」章知縣道：「這不是知縣認真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因訪問得合郡人役衆口一詞，鑿鑿有據，只得據實申詳，也非爲鐵翰林表白，亦非有意將過公子說壞。蓋查得鐵中玉與水冰心養疾情由，實因過其祖而起，不得不詳其始末也。倘隱匿不申，或爲他人所參，則罪何所辭？」巡撫笑道：「隱匿縱有罪，尚不知何時不隱匿之罪，今已臨身矣。」章知縣道：「不隱匿而獲罪，則罪非罪，尚可辨也；隱匿而縱不獲罪，則罪爲眞罪，無所逃矣。故不敢偷安一時，貽禍異口。」巡撫道：「你中一個進士，也不容易，亦不必如此太執。莫若另做一道詳文，本院好與你挽回。」章知縣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而委曲之，是欺公了，欺公即欺君了，知縣不敢。」巡撫道：「你既這等慷慨，有旨命問，我也不著人送你，你須速速進京辯罪。」章知縣聽了，忙打一恭道：「是是！」

因將縣印解了下來，交與巡撫，竟自回縣，暗暗帶了單祐與獨修和尚並過學士的書信與禮物，收拾起身進京。

不增不減不繁文，始末根由據實開，看去無非爲朋友，算來原是不欺君。

章知縣到了京中，因有罪不敢朝覲，隨即到刑部聽候審問。刑部見人已拿到，不敢久停，只得坐堂審問道：「這鐵中玉與水冰心養病之事，是在你未任之前，你何所據而申詳得他二人冰清玉潔，莫非有受賄情由？」章知縣道：「知縣雖受任在後，而任前之事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以事在前而推諉者？若果事在隱微，無人知覺，謝曰不知，猶可無罪；乃一詢書吏，而衆口一詞，宣傳其事以爲美談，而知縣明知之，而以爲前任事，謝曰不知，則所稱知縣者，知何事也。」刑部道：「行查者鐵中玉水冰心之事，而波及過其祖何也？」章知縣道：「事有根因，不揣其本，難齊其末。蓋水冰心之移鐵中玉養病者，實感鐵中玉於縣堂救其搶劫生還，而憐其轉自陷於死地也。水冰心之被搶劫到縣堂者，實由過其祖假傳異旨，強娶而然也。鐵中玉之至縣堂者，實由過其祖槍劫水冰心，相遇於道，而爭鬪以至也。過其祖無槍劫水冰心之事，則鐵中玉路人，何由而救水冰心？使鐵中玉不救水冰心，則過其祖與鐵中玉風馬牛，又何故而毒鐵中玉？若過其祖不毒鐵中玉，則水冰心閨女也，安肯冒嫌疑而移鐵中玉於家養病哉？原如此，委如此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不以實報？」刑部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鐵中玉在水冰心家養病，乃曖昧之事，該縣何以知其無私，其中莫非受賄？」章知縣道：「知縣後任原不知，奉命行查，乃知前任知縣鮑梓會遣親信門役單祐前往窺覷，始知二人爲不欺暗室之偉男兒奇女子也。風化所關，安敢不爲表白？」若曰行賄，過學士書一封，過其祖百金現在，知縣不敢隱匿，并當堂交納，呈上呈御覽。」刑部原過學士之託，要加罪章知縣，今被章知縣將前後事並書賄和盤託出，一時沒法，只

得吩咐道：「既有這些委曲，你且出去候旨。」韋知縣方打一拱退出。正是：

醜人不自思，專要出人醜，及至弄出來，醜還自家有。

韋知縣退去不題。却說刑部審問過，見耳目昭彰，料難隱瞞，十分爲過。學士不安，只得會同禮部覆奏一本。天子看見道：「原來鐵中玉養病於水冰心家，有這許多委曲，知恩報恩，這也怪他不得。又看到二人不欺暗室，因說道：『若果如此，又是一個偉男子，誠可嘉也。』」秉筆太監受了仇太監之託，因毀謗道：「此不過是縣臣粉飾之言，未必真實如此。若果真有此事，則鐵中玉水冰心並其父母，聞言久矣，豈不自表何以至今默然？若果當日如此不苟，則後日又何以結爲夫婦？只怕還有欺蔽。」天子聽了，沉吟不語。因批旨道：「鐵中玉與水冰心昔日養病始末，水居一與鐵英後來結親情由，外臣毀譽不一，俱著各自據實奏聞。過其祖會否求親水氏，亦著過隆棟奏聞候旨定奪。」聖旨下了，報到各家。鐵水二家，於心無愧，都各安然。上本復旨，轉是過學士不勝懊悔道：「只指望算計他人，誰知反牽連到自己身上了！」欲待不認，遣成奇到邊上去求，已有形迹，欲待認了，又怕兒子強娶之事，愈加實了。再三與心腹商量，只得認自己求親是有的，兒子求親是無的。因上疏復旨道：

左春坊學士過隆棟，謹奏爲遵旨陳情事。竊以初求窈窕，原思光寵繫類，後日狐綏，豈復敢聯蘿薦臣官坊待罪，忝爲朝廷侍從之臣，有子詩禮業身，亦辱叨翰苑文章之士，年富成立，願有室家，臣一時昏憤，妄采虛聲，誤聞才慧，曾於某年月日，遣人於邊廷戍所，求聘同鄉水居一之女水冰心，欲以爲兒婦，不意既往求之後，疊有穢聞，故中道而掩耳，不識縣臣以今之耳目，何所聞見，而證往日之是非，而且過毀臣，以強娶之名。夫既強娶，則水冰心宜諧琴瑟於微臣之室矣，何復稱紅拂之奔，以爲識英雄於貧賤也。竊

所不解。蒙聖恩下察，並據實奏聞仰天。噫，勿使魴鱓，辱加鱗鳳，則名教有光，而風化無傷矣。不勝待命之至。

過學士本上了，鐵中玉只得也上一本道：

翰林院編修臣鐵中玉，謹奏爲遵旨陳情事。竊以家庭小節，豈敢辱九五萬乘之觀兒女不情，何幸回萬里上天之聽，輪音遽來，足徵風化之不遺闕室是詢，且見綱常之爲重，既蒙昭昭下鑒，敢不瑣瑣以陳。臣於某年月日，遵父命遊學山東，意在思天眞傳，一切公務都損，何心人間聞事。不意將至歷城縣前，突被擁擠多人，奔衝欲倒，因而爭鬪至縣，始知爲過學士隆棟之子過其祖，搶水居一之女王冰心以爲婚之所至也。臣見之不覺大怒，思爲婚姻嘉禮，豈可搶劫而成？縣官迫於不義者，助桀爲虐，因縱水冰心而歸。臣於此時，實不知過其祖爲何人，而水冰心爲何人也，不過路見不平，聊爲一剖之，何嘗知恩於何人，而仇於何人也？孰知仇者竟至毒臣於死，而恩者遂至救臣於生也。臣時陷身於此中，而兩不知也。既生而始知其死臣者爲過其祖，生臣者爲水冰心也。死臣者情雖毒，然臣未死，可置勿問。既知生臣爲水冰心，而後細察水冰心之爲人，始知水冰心冒嫌疑而不諱，爲義女者也；出奇計而不測，爲智女子也；任醫藥而不辭，爲仁女子也；分內外而不苟，爲禮女子也；言始終而不負，爲信女子也；臣感之敬之，尙恐不足報萬一，何敢復有室家之想哉？今之所謂室家者，迫於父命也；岳命也。父命止知尊常，經求淑配，不知臣前之遇，出於後岳命，蓋感臣保侯孝而得白其冤，因思結好，不知水冰心前已行權，後難經正，然屢辭而終不獲辭，蓋岳父誤認臣爲君子，而且臣父深知水冰心爲淑女，而彼此不忍失好，速也。故執大義，而百兩迎來，不復問明燭避嫌之小節矣。雖然兩番花燭，止有虛名，聊以遂父母之心，而二姓之歡，尙未實結，不

欲傷廉恥之性。此係家庭小節，兒女下情，本不當瀆奏，今蒙聖恩下采，謹具實奏聞。不勝悚惶待命之至。
鐵中玉本上了水冰心也上一本道。

翰林院編修鐵中玉妻水冰心，謹奏爲遵旨陳情事。竊以黃金以久鍊爲鋼，白玉以不玷爲潔。臣妾痛生不辰，幼失慈母，嚴父又適違功令，待罪邊戍，焚燹寡居，孤守家庭，自應閉戶飲泣，豈敢妄意婚姻。不期禍遭同鄉學士過隆棟之子過其祖，窺臣妾孤孀，欲思吞占，百計邪誘，臣妾俱正言拒絕，詎意聖世明時，惡胆如天，竟倚父巖巖之勢，蜂擁多人，假傳聖旨，打入內室，搶劫臣妾而去。臣妾於此時身如葉，而命如雞名教不可援，而王法不可問，自惟一死。幸值鐵中玉遊學山東，恰遇強暴，目擊狂蕩，感憤不平，因義激縣主救妾生還。當此之際，不過青天霹靂，自發其聲，何嘗爲妾施恩，而望妾之報也。乃惡自知陽抗理，屈而陰謀施毒，遂令鐵中玉待斃於寺僧之手，而萬無生機。而臣妾既受其恩，苟非豺虎，安忍坐待其死，而不一爲救援也。因用計移歸，而求醫調治，此雖非女子所宜出，然勢在垂危，行權解厄，或亦仁智所不廢也。臣妾敢冒嫌疑而爲之者，自視此心無愧，而此身無玷也。若陌路於始，而婚姻於終，則身心何以自白。故後妾父水居一感鐵中玉之賢，而欲以臣妾待巾櫛，而屢命屢辭者，以此也。卽父命難違，而如今已諧花燭，而兩心猶惕惕不安，必異室而居者，亦以此也。此非矯情也，亦非沽名也。正以鍊黃金之鋼，而保白璧之潔也。至於過其祖強娶之事，搶劫之後，又勒按臣行牌而迫婚，又至戍而逼臣父允嫁，真可謂強橫之至。及今事已不諧，而又買囑言路，妄瀆宸聰，尤可謂父子濟惡而不知自悔也。國法延待，恩威者上出，臣妾何敢仰瀆，蒙恩詔奏，謹據實以聞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水冰心之本上了，鐵都院也上一本道。

都察院副都御史鐵英，謹奏爲遵旨陳情事。臣聞結婚以遵父命爲正，擇婦以得淑女爲賢。婚姻既正，則倫常無愧，而風化有關矣。人言何恤焉？臣待罪副都，官居表率，凡有不正，皆當正之。豈有爲求子婦，而不擇端莊賢淑，以自貽譏者也？臣有子中玉，濫廁詞林，頗知禮義，臣爲擇婦亦已久矣，而不獲宜家。寧虛中饋，近聞兵部尙書水居一，有女水冰心，幽閒自足，莫窺聲色，而窈窕日聞，才智過人，孤處深閨，而能禦強暴。臣屢欲遣子秣駒而無媒，今幸水居一一教遠，爲憐才貌，適欲坦臣子於東牀，兩有同心而結褵，此兩父母之正命也。適植其他，乃臣子中玉，則以爲養病之往，嫌爲辭。臣細詢之，始知公庭遇變，義氣之所爲，閨閣救人，仁心之所激。小人謂之曖昧，正君子謂之光明者也。不獨無嫌，實爲有敬。故三星啓戶，不聽兒女之言，百兩迎歸，竟行父母之命。彼二人雖外從公議，而內尙癡守私貞，此兒女之隱，爲父母者不問之矣。至於人言吹求，或亦謀而不遂，而肆爲譏謔，自難逃明主之精察，臣何敢多喙焉。蒙恩詔奏，謹據實以聞，不勝惶悚待命之至。

鐵都院之本上了，水尙書也上一本道：

兵部尙書臣水居一，謹奏爲自陳情事。竊惟婚姻爲之嘉禮，安可勢求？琴瑟貴乎和諧，豈宜強娶？詩云：「展轉反側，一猶恐不遂其求。何況多人搶劫，有如強盜，高位挾持，無復禮義，宜之子誓死不從，而襄裳遠避也。臣不幸妻亡無子，僅生弱女，擬作後人，雖不敢自稱窈窕，謂之淑人，然四德三從，頗亦聞之。有素安忍當罪，父邊庭遣戍之日，而竟作無媒自嫁之人之理者也。乃過其祖一味冥頑，百般強橫，不復思維，竟作劫奪，一假傳教詔刻之於臣家，二伏莽漢搶劫之於南莊，三鴻張虎噬劫之以御史之威，可謂作惡至矣。若臣女無才，陷於虎口，幾乎不免矣。此猶曰執神膏梁之習，奈何過隆棟爲朝廷重臣，以詩禮侍從朝

廷乃溺愛不明，竟以赫赫巖巖之勢，公然偏臣於戍所。臣若一念畏死，而苟合婚姻，則名教掃地矣。因思臣一身一女之事小，而名教綱常之事大，故正色拒之，因觸其怒，而疏請斬臣矣。孰知侯孝功成，請斬臣，正所以赦臣也。又資劄言官，以爲污讎之圖，又孰知污讎臣女者，正所以表彰臣女也。至所以表彰臣女，疏中已悉，不敢復贅瀆聖聰，然過隆棟父子之爲惡，可謂至矣。蒙恩詔奏，謹據實上聞，伏乞加察而定罪焉。不勝激切待命之室。

五本一齊奏上，只因這一奏有分教，大廷吐色，屋漏生光。不知天子如何降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驗明完穢始成名教成好迷

詞曰：玉虞水火盈庭躋，非不成詩，到豈若敦倫明理，畢竟歸天子聖明照，一察讒言止節義，始知有此。漫道稗官野史，隱括春秋旨。右調桃源憶故人。

話說鐵英父子水居一父女，並過學士五道本，一齊上了，天子看了，因御使殿詔閣臣問道：「這事各奏具在，還當如何處問？」閣臣奏道：「今五奏看來，這過其祖強娶水冰心，以致鐵中玉養病情由，是實實有之，不容辨矣；但強娶而尙未娶，蘇死而尙未死，似可從寬。如鐵中玉犯難救水冰心之事，而自受禍幾不免，應是俠腸水冰心感恩，鐵中玉養病，冒嫌疑而不惜，似爲義舉。然一爲孤男，一爲寡女，同居其宅，正須淫莫辨之時，倘曖昧涉私，則前之義俠，皆付之流水。若果如縣臣所稱，窺探而無欺暗室，則又擅千古風化之美，而流一時名教之光者也。臣等遠無灼見之明，故前下行查之命，行查若此，似無可議；但縣後任，只係耳聞，未經目擊，不足服觀。臣聽這事，一時難以定罪，伏望陛下降旨著舊任縣臣將前事一一奏聞，庶清濁分而彰瘴有所公矣。」

「天子點首稱善。因降旨着舊歷城縣知縣將鐵中玉養病情由據實奏明，不許隱匿誣同。欽此。聖旨下了，登時就傳旨。原來前知縣鮑梓行取到京，已欽選北直隸監察御史，正出巡正定府。見了報，知道鐵中玉與水冰心已結了親，因范諤疏參，故有此命。因滿心歡喜道：『鐵翰林這條親事，我原許與他成就，只因受了此職，奔走東西，故未踐前言。時時在念。近聞他已遵父命，結成此親，我心甚喜。不期今日又有聖旨，命我奏明，正好完我前日之願。』因詳細覆了一本道：

直隸監察御史鮑梓謹奏爲遵旨回奏事：竊以義莫義於救人於危，俠莫俠於臨事不畏，貞莫貞於暗室不欺，烈莫烈於無媒不嫁。臣於某年月日，蒙恩選知歷城縣事，臣雖不才，蒞任之後，每留心名教，以揚朝廷風化之美。適值學士過隆棟有子過其祖，開兵部侍郎今陞尙書水居一之女王水冰心之美，授聘爲妻。托府臣命臣爲媒。臣時爲屬官，不敢逆府臣之命。時水居一被謫，因見水居一之弟水運道達府臣與過其祖求其姪女水冰心之意。水運言之，水冰心者再四，始邀其允。凡民間允親，以庚帖爲主。水運既允，因送庚帖於過宅。孰知水冰心正女也，無父命焉敢自嫁。爲叔水運催逼甚急，水冰心又智女也，因竊寫水運親女之生庚，以爲庚帖，而水運愚不知也。及至于歸，水冰心執庚帖非是不往，而水運事急，因以親女往焉。過其祖以誤受帖，不能有言。此水冰心之一戲。過其祖者，旣而過其祖情不能甘，暗改庚帖，以朝期爲召，欲邀水冰心會親而婚事。又孰知水冰心俠女之俏胆撥天，偏許其往，使之徧請貴戚，大設綺筵，一乘肩輿及門，又使其鵲躍於庭，以爲得計。然後借鼓聲之音，以發其奸狀。突然而反逼之不及，此水冰心二戲。過其祖者也。過其祖心愈恨而謀愈急，因訪知水冰心秋祭於南莊，因伏多人於野，以爲搶劫之計。孰知水冰心奇女也，偏盛其驕輿，招搖而往，招搖而還，以爲搶劫之媒。及其搶劫而歸，衆以一觀爲榮也。

乃啓轎而空無人，惟大小石塊，一黃襖而已。於時喧傳以爲笑，此水冰心三戲過其祖者也。過其祖受此三戲，其情愈迫，因假寫水居一復職之報條，遣多人口稱聖旨往報焉。水冰心聞有聖旨，不敢不出，因墮術中，而羣劫之往。誰知水冰心烈女也，暗攜利刃，往而欲刺焉。適鐵中玉遊學至此，無心恰遇之，怪其唐突，而相闕於道，同結至縣堂而告至。至問出其故，因叱散衆人，而送水冰心歸，欲彼此相安於無事，也不意過其祖快快焉，不得於水，欲甘心於鐵也。因授計寺僧，而鐵中玉病危也。鐵中玉病危，鐵中玉不自知，幸水冰心仁女也，感其救己之恩，不忍坐視其死，因祕計而移之歸，延醫而理其病，且冒嫌疑，而不惜犯物議而凄然，非青天爲身，白日爲心，不敢也。過其祖聞而愈怒焉，因以曖昧污辱之，欲令臣正名教罪之，官風化懲之，臣待罪一縣，則一縣之名教風化，實任其職，臣何敢不問，但思同是男女之情，能淫從此出，貞亦從此出也，何敢不見不聞而盡坐以小人哉？萬不得已，因請善窺探門役單祐，前往窺探之，始知鐵中玉君子也，水冰心淑女也，隔簾以見，不以其情廢飲，異席分飲，又不以矯矯廢情，談者道義論者經權，言事則若山，不啻過於良友，論理則迎機，一點不啻明師，良友並無半語及私，一言不慎，且彼此感激，而有喜心，內外交言，而無愧色，誠古今之名教而全正者也。臣聞見之不勝欣羨，因思白璧不易成，雙明珠應難成對，天旣生鐵中玉之義男兒，又復生水冰心之俠女，夫豈無意！臣因就大意思之，非鐵中玉而水冰心無夫，非水冰心而鐵中玉無婦矣。故以媒自任，而往見鐵中玉，勸其結朱陳之好，以爲名教光。熟知鐵中玉正以持己，禮以潔身，聞臣言怒以爲污辱己，肆曲而行，竟不俟駕，其磨不磷，涅不淄，豪傑之士也。臣卽欲上聞，因臣職卑賤，轉詳轉申，最爲多事，而正不料天意果不虛生，後復因鐵中玉力保侯孝之事，水居一由此赦還，因而辭結朱陳。此雖人事，實天意成全，臣聞之不勝欣快，以爲良緣佳偶，大爲名教吐

色不意御史范諤，不知始末詳細，詳加參劾，致蒙聖恩下詢往事，正遂夙心，臣不勝雀躍，謹將前事一具實奏聞。揆之於義，義莫義於此矣。按之於俠，俠莫俠於此矣。考之貞烈，貞烈莫過於此矣。伏乞聖明鑒察，特加旌異，以爲聖世名教風化之光，臣無任感激待命之至。

鮑梓本上了，天子覽畢，龍顏大悅道：『原來水冰心有如此妙用，真奇女子也。鐵中玉又能不欺暗室，真是天生佳偶，言官安得妄奏？』就要降旨褒美。當不得仇太監通了乘筆太監，要他黨護，乘筆太監因乘間奏道：『鐵中玉與水冰心同居一室，此貞淫大關頭也。今祇憑鮑梓遣下役單祐一窺，即加褒美，設有奸詭情由，豈不辱及朝廷？且奴婢看鐵中玉與水冰心，自上本內說的話大有可疑。』天子道：『有何可疑？』乘筆太監道：『鐵中玉本上說兩番花燭，止有虛名，二姓之歎，尙未實結。』水冰心本上說：『於今已諧花燈，而兩心猶傷，不安，必異室而居者，正以鍊黃金之剛，而保白璧之潔也。』據他二人自誇之言，則今日水冰心猶處子也，恐無其理。倘今日之看來自誇太甚，則前日之譽言，未免不言情也。伏乞皇爺再加詳察。』天子道：『既如此，可將鐵中玉水冰心并諸臣，限明日午朝俱召便殿，彼朕親問。』乘筆承旨傳與閣臣，閣臣即傳於外廷，衆臣聞了，誰敢不遵，因於次日午朝齊集於便殿，正是：

白日方垂燕，浮雲忽蔽焉。豈知雲散盡，依舊見青天。

不一時，天子駕坐便殿，百官朝賀畢，天子先召鐵中玉上殿。鐵中玉因鞠躬而入，拜伏於天。天子看見鐵中玉，少年秀美，心下歡喜，因問道：『向日打了養閒堂，救出韓愿妻女的是你麼？』鐵中玉應道：『正是臣。』天子又問道：『前日力保侯孝的是你麼？』鐵中玉又應道：『正是臣。』天子道：『既二事俱是汝，則汝之胆識，誠可嘉也。然胆識猶才氣之能，如縣臣所稱，養病於水冰心家，而孤男寡女，五夜無欺，則古今之奇行矣，果有

此事麼？鐵中玉道：「此事實有之，然非奇行，男女之禮，應如此也。」天子道：「此事雖有，然已往，無可據矣。且問你本上說，兩番花燭，止有虛名，二姓之歡，尙未結實，此又何故？」鐵中玉奏道：「臣與水冰心因有養病之嫌，義無結親之禮，乃迫於父命，不敢以變而廢常，故勉承之，而兩番花燭也。若花燭夜，而卽結兩姓之歡，則養病之嫌，終身莫辨矣。故臣與水冰心，至今猶分居而寢，非好爲名高，蓋欲籍人之口衆，而待陛下之新命，以爲人倫光耳。」天子聽奏欣然道：「據你所奏，水冰心猶然處子也。」因召水冰心上殿，水冰心聞命卽鞠躬而入，拜伏於地。天子展龍目一看，見水冰心貌疑花瘦，身似柳垂，一嫵媚女子也。因問道：「你就是水冰心麼？」水冰心朗答應道：「臣妾正是水冰心。」天子道：「由縣臣鮑梓本上，稱你三戲過其祖，才智過人，果有此事麼？」水冰心因奏道：「臣妾一女子，焉敢戲弄過其祖？只因臣父待罪邊戍，臣妾一弱女家居，過其祖威逼太甚，避之不得，聊借此脫禍耳。」天子又道：「你既知脫禍，怎不避嫌，却移鐵中玉於家養病？」水冰心道：「欲報人恩，故小嫌不敢避也。」天子又笑道：「當日陌路且不避嫌，今日奉父命成婚，反異室而居，又何必避嫌之甚？」水冰心道：「當日之嫌，一時之嫌也，設有一言，從夫卽白，今日之嫌，終身之嫌也，若不存原體以自明，則今日之良人，卽前日之陌路，剖心莫辨，瀝血難明。今日蒙恩召見，却將何顏以對陛下？」天子聽了大喜道：「若果存原體，則汝二人比梁鴻孟光加一等矣，朕當爲汝明之。」因傳旨命太監四人，引入朝見皇后，就命皇后召宮人驗試水冰心，果原係處女否。四太監領旨，遂將水冰心引了入去。正是：

白璧不開終是璞，黃金未鍊尙疑沙，兩番花燭三番結，始有芳名萬古誇。

四太監引水冰心入後宮去朝見皇后，不多時卽有兩個先來回旨道：「娘娘奉旨，卽着老成宮人試驗水冰心三遍，俱稱實係處女，娘娘甚喜，特留住賜茶，命奴婢回奏。」天子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因對閣臣說道：「鐵中

玉與水冰心已經奉父母之命，兩番花燭，猶然不肯失身，欲以保全名節，以表名教，以美風化，則前之養病五夜無欺，今表明矣，真好速中出類拔萃者也。若非朕召來親問，而聽信浮言，豈不虧此美節奇行？因召過隆棟問道：「汝身爲大臣，不能訓子安分，乃任其三番搶劫，若非水冰心多才善禦，爲其所辱久矣。強梁驕橫，罪已不赦，乃復肆爲毀謗，致自壁受青蠅之玷，又有行賄買囑縣臣，大非法紀。」過隆棟見天子詰責，慌忙無措，只得免冠伏地奏說道：「臣非毀謗，實不知鐵中玉與水冰心有此暗室不欺之美行。」天子又召范諤諤責道：「汝爲御史，當探幽察隱，爲朕表章大化，奈何聽道路浮言，污讒俠烈，朕若誤聽，豈不有傷名教？」范諤諤聞責，驚得汗流浹背，惟伏地叩頭不已。天子又召韋佩嘉獎道：「汝一新進知縣，能持正敢言，不避權貴，且言言得實，事事不誣，誠可嘉也。」因命閣臣擬旨，閣臣因擬旨道：

朕聞人倫以持正爲貴，而持正於臨變之際爲尤貴，節義以不渝爲奇，而不渝於隱財之時爲更奇。水冰心一弱女也，能不動聲色，而三禦強暴，已不尋常矣；又能悄然解人於危病，以報恩，又能安然置身於嫌疑，而無愧其慧心，俏胆明識定力，又誰能及之。其所最不可及者，琴瑟已諧，鐘鼓已樂，而猶然勵堅貞，以自持，表清潔於神明，此誠女子中之以賢聖自待者也。鐵中玉既能出韓愿於虎穴，又能識侯孝於臨刑，義俠勝乎大臣者矣。夫水冰心一案，陌路救援，如至親骨肉，燕居密邇，如畏敬大賓，接談交飲，疏不失情，正視端容，親而不亂，從心所欲，而名教出焉，率性以行，而禮可不沒。至若已繫赤繩，猶不苟合，誠冥冥不墮行之君子也。以鐵中玉之君子，而配水冰心之淑女，真可爲義俠好速矣，朕甚嘉焉！其超進鐵中玉爲學士，水冰心爲夫人，賜黃百兩，綵緞百端，宮袍宮衣各十襲，烏紗鸞冕各一頂，撤御前金蓮鼓樂旌綵迎歸，重結花燭，以爲名教之寵榮。水居一鐵英義教子女，善結婚姻，俱褒進一塔。韋佩申詳無隱，報命不

欺，具見骨鯁之風，任滿欽取重用。鮑梓覆奏詳明，留意人材有素，朕甚嘉焉！過隆棟縱子毀賢，本當重處，姑念經筵田勤，着降三級。范諤奏劾不當，罪俸半年。過其祖三行搶劫，放肆毒謀，謀雖未遂，情實可惡，着該縣痛做一百，少懲其橫。嗚呼！有善弗彰，人情誰勸，有惡勿殫，王法何爲？朕不敢私衆，其共凜特諭。

關臣纔擬完聖諭，水冰心蒙娘娘賜了許多珠翠寶物，著四太監領出見駕謝恩。天子大喜道：「女子守身非偶者，古今尙有之，從未有君子淑女相爲悅慕，已結絲蘿，而猶不肯草草合卺，以防意外之讒，如汝之至清至白者也。今日重結花燭，萬姓觀瞻，殊令名教生輝也。汝歸宜益懋德以彰風化。」鐵中玉、水冰心與衆臣一齊謝過恩，歡聲如雷。待臣得旨，此時合奏的御樂一聲，一聲已吹得悠悠揚揚，撤出金蓮寶燭，一對一對已點得輝煌煌煌，排列的旂幟，一行一行已排的花花綠綠。鐵中玉與水冰心簇擁而歸，十分榮幸。正是：

名花不放不生芳，美玉不磨不生光，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鐵中玉與水冰心迎回到家，先拜過天地，再排香案，謝過聖恩，然後再拜父母，重結花燭，只因這一番是奉聖旨之事，滿城臣民皆轟得二人義夫俠婦，無不交口稱揚。惟過學士被降，又見兒子被責，不勝悔又不勝怒，追究發使之入蔣成奇，盡情處治。范諤被罰十分沒趣。水蓮雖做個漏網之魚，然驚出一場大病，因回心感贊姪女用情，不敢萌邪念。仇太監見皇上如此處分，也不再起邪念。正是：

奸人空自用機心，到底仇深禍亦深，何不回心做君子，自然人敬鬼神欽。

鐵中玉與水冰心這番心迹表明，直如玉潔冰清，毫無愧怍，方歡歡喜喜，真結花燭。這一日在洞房中安排喜宴同飲，從此交謝。鐵中玉謝水冰心，虧他到底守身，掩盡諷人之口。水冰心謝鐵中玉，虧他始終不亂，大服天子之心。飲畢合卺，衆侍妾擁入洞房，只見翠帷停燭，錦帳薰香，良人似玉，淑女如花，共效于飛之樂，後人有

詩贊之曰：

三番花燭始于歸，表正人倫是與非，坐破貞懷惟自信，閉牢心戶許推依。
義將足繫紅絲美，禮作身迎金贖肥，漫道一時風化正，千秋名教有光輝。
鐵中玉與水冰心自結親之後，既美且才，洋而又俠，閩中風雅之事，不一而足。種種俱堪傳世，已註入二集，茲不復贅。